

譯文紹鄭 著侶可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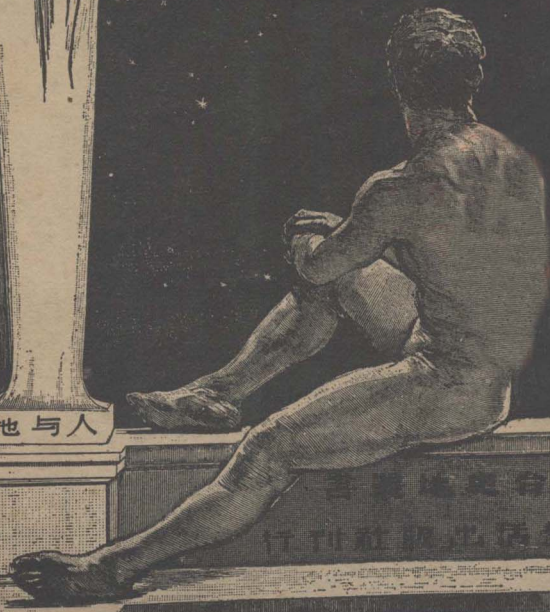
伊蘭尼亞與不達米亞



地与人



地与人



科學出版社發行  
文生出版社發行



綜 合 史 地 叢 書 第 四 冊

伊 蘭 亞 尼 亞 與 不 達 米 亞

鄭 紹 文 譯

哀 利 賽 邵 可 侶 著



第 四 三 六 號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刊

上 海 福 州 路

Elisée Reclus

L' Homme et la Terre

IV

著 侶 可 邵  
譯 文 紹 鄭  
校 剛 克 吳

書 叢 地 史 合 綜  
冊 四 第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伊蘭尼亞與不達米亞

實價大洋六角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印刷所 工讀印製社

上海龍江路二二五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 綜合史地叢書總目錄

- 入與地 (已出 定價六角)
- 社會進化的歷程 (已出 定價四角)
- 社會組織的演進 (已出 定價五角)
- 伊蘭尼亞與不達米亞 (已出 定價六角)
- 腓尼基與巴力斯坦
- 埃及與阿比西尼亞
- 希臘
- 羅馬
- 中國
- 印度與南洋羣島
- 基督教的興起

第二羅馬與喀羅林王朝

騎士與十字軍

歐洲諸國與東方民族

學術復興與宗教改革

殖民地與路易十四

法國大革命

弱小民族與民族解放

勞動國際與二十世紀

歐亞各民族

大不列顛帝國與新世界

世界人口與近代國家

財產與農工商業

科學教育與進步

# 目錄

## 上卷 帕米爾與伊蘭尼亞

### 歷史紀略

- 一 帕米爾與伊蘭尼亞……………九
- 二 雅利安族……………一四
- 三 伊蘭尼亞及其居民……………一八
- 四 百克底阿里山民……………二三
- 五 波斯政治的統一……………二八
- 六 荒漠與耕種地帶……………三〇

七	伊蘭的歷史路線	三三
八	外伊蘭尼亞	四〇
九	錫爾河與阿姆河流域	四四
十	特蘭齊亞與俾路支斯坦	五四
十一	伊蘭人與都蘭人	六三
十二	以欄的歷史	六八
十三	加烏埃的圍裙	七四
十四	古波斯人的文明	七七
十五	火的崇拜	七八
十六	耕種的崇拜	八三
十七	瓊羅斯德與馬斯達教	八五
十八	米底亞人與亞述人的鬥爭	九二



十九	阿卡米尼帝國	九七
二十	波斯人與希臘人	一〇二

下卷 不達米亞

歷史紀略

一	不達米亞盆地	一一一
二	居民與語言	一二八
三	塞姆族的由來	一三四
四	聖山與極樂園	一三六
五	江河及海洋的航行	一四六
六	洪水的故事	一五〇

七	該隱與亞伯	一五六
八	灌溉 住居 工業	一五八
九	巴比倫與磚	一六五
十	天文的觀察	一六八
十一	商業	一七三
十二	書籍與文字	一七四
十三	哈模拉比律	一七九
十四	巴比倫的優勢	一八〇
十五	亞述帝國	一八三
十六	亞述 加拉克 尼尼微	一八五
十七	古代文明的殘跡	一九三

地圖

- 一 五海……………一二
- 二 伊蘭高原的路線……………一一
- 三 自巴比倫至厄克巴塔那的道路……………二七
- 四 亞魯羅巴坦……………三四
- 五 土耳其曼人之地……………四一
- 六 里拉特諸嶺……………四九
- 七 百克得里亞與旁遮普間的山脈……………六〇
- 八 不達米亞盆地……………一一三
- 九 美索不達米亞西面的沙漠……………一二三
- 十 世界的幾個極樂園與巨舟山……………一三九

十一	加爾底亞的傳說	一四二
十二	那爾文運河與米底亞的城牆	一六一
十三	尼尼微與巴爾撒巴	一八八

## 插圖

一	撒爾馬罕的一景	四五
二	灌溉渠	五五
三	比述敦四種文字的碑銘	八七
四	大流士宮殿的浮雕	九一
五	米底亞與波斯的步兵	九三
六	比述敦、帕爾提亞文與波斯文的碑銘	九九
七	背後跟着侍衛的國王	一〇六

八	根據亞述一種浮雕的巴別塔	一三五
九	亞當與夏娃	一四四
十	氣袋筏	一四九
十一	刻在陶土磚上的洪水故事	一五三
十二	魚神	一六六
十三	磚製的巴比倫四合柱	一七〇
十四	四千年前哈謨比律的卷首畫	一七九
十五	亞述軍官的頭	一八七
十六	薩爾恭第二宮殿的重擬圖	一八八
十七	受傷的母獅	一九一



上  
卷



## 歷史紀略

我們還不大知道伊蘭尼亞歷史的起源。這些區域的史前史也不允許我們對遠古時代所發生的事變，作一綜合的陳述。德·毛爾根 (De Morgan) 說，歷史的曙光自無限過去中初次出現於這些國土，約在一萬年前。根據他與德拉庫勃里 (de la Couperie) 的意見，以欄 (Elam) 國的強大，征服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侵入百克得里亞，越過羣山，直達東方的中國，大概已有四十至五十世紀。

我們能真確地知道的最初史事只是伊蘭與巴比倫尼亞、前亞細亞與希臘諸民族間的大衝突；這而且僅是歷史的輪廓，要想指出日期與發現別的東西，還



是冒昧的，待有了能使我們計算各種紀元年數的文獻之後，詳情纔會在我們之前顯現。我們於是見到逐漸增多的固有名詞，屬於同一時代的種種世系與記載。如此巴比倫尼亞在那布那撒(Nabonassar)以後，希臘在奧林比亞紀元成立以後，羅馬在「城的創建」以後，纔有辨別年代的可能。

庫爾(Kur)即我們的居魯士(Cyrus)第一個從伊蘭尼亞傳說中出來，進入世界的意識境域；根據奧柏特的估計，他登上波斯人與米底亞人的寶座，距今(俗曆紀元後一九三〇年)已有二四九〇年，他的即位與各紀元的年代對照如下：

奧柏特紀元後.....	一〇九八二年(見下卷一一九面)
奧林比亞紀元後.....	二一六年
羅馬創建後.....	一九三年
那布那撒紀元後.....	一八七年

俗曆紀元前……………五五九或五六〇年

在今年（一九三〇年）之前……………二四九〇年

但是，就在那個時代，伊蘭尼亞已強大地構成一個國家了，因為牠的國王從他們的高原下來，想取那時分割與爭奪地中海亞洲的諸老帝國為己有。居魯士的繼承者坎比斯（Kambyse）大概於俗曆紀元前五二五年侵略埃及。

阿卡米尼族（Akhéménides）的即位，因有比述敦（Behistoun）的碑銘，是第一個真確地被認為起源於伊蘭的大事。這個王朝在二百年中佔據王位，直至亞歷山大出現於世界的舞台。在歷史的第一個周期中，伊蘭的政治個體終止於馬其頓的侵略。

以下就是根據馬斯柏洛（Maspero）與新近諸著作所編成的伊蘭主要國王在位與若干重要大事的日期：

米底亞王

那布那撒紀元後

奧林比亞紀元後

耶穌紀元前

基阿克索來斯 (Kyaxares) ..... 一四至一六三<sup>年</sup> 一四四至一九二<sup>年</sup> 六三三至五八四<sup>年</sup>

亞斯底阿日 (Astyages) ..... 一六三—一九八 一九二—二二七 五八四—五四九

波斯王

居魯士 (Cyrus) ..... 一九七—二一八 二一六—二四七 五五九—五二九

坎比斯 (Cambyses) ..... 二一八—二二五 二四七—二五四 五二九—五二二

大流士第一 (第一  
個阿卡米尼族) ..... 二二六—二六二 二五五—二九一 五二一—四八五

薛西斯 (Xerxes) ..... 二六二—二八二 二九一—三一四 四八五—四六五

阿塔薛西斯第一 ..... 二八二—三二三 三一—三五二 四六五—四二四

大流士第二 ..... 三二四—三四二 三五三—三七一 四二五—四〇五

阿塔薛西斯第二 ..... 三四二—三八八 三七—四一七 四〇五—三六一

阿塔薛西斯第三 ..... 三八八—四〇九 四一七—四三八 三六一—三三八

大流士第三	四一一—四一七	四四〇—四四六	三三六—三三〇
亞述人佔領蘇薩	一三五或一五一	六四一或六二五	年
加爾開米克 (Karkemich)	一六八	六〇八	
戰役 (埃及人與赫族人)	一七〇	六〇六	
米底亞人佔領尼尼微	一七二	六〇四	
巴比倫人佔領加爾開米克	二二三	五五三	
居魯士佔領厄克巴塔那	二三八	五三八	
居魯士佔領巴比倫	二五五	五二一	
波斯人在印度的征戰	二八六至三二七	四九〇至四四九	
米底亞人戰爭 (波斯人與希臘人)			

古代史的讀者，如在法國可以參考盧佛爾 (Louvre)、季曼 (Guimet) 等博物

院的陳列品

## 一 帕米爾與伊蘭尼亞

地及地上諸民族的敘述，從伊蘭尼亞開始，乍看好像有點武斷似的，實則，有些理由給我們證明，我們這樣做是很合邏輯的；依我們的意思，真正的歷史應先從這個中介的，各類大事由此向着東西兩面展佈的高原着手。

根據除繁撮要的方法，發現較遲的新世界兩大陸，與許多民族尚留於孤立而無凝聚力狀態中的非洲大陸以及只有斷片歷史遺傳給我們的大洋洲諸羣島，自然不能作為研究人類最初歷史的對象。首先應該探討的，就是舊世界這個同時為地理與歷史雙重中心的部分。這裏包着羣山樞紐，羣水發源的高原，帕米

爾(Pamir)與藉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的河之培養而生活的平原，美索不達米亞，其地位之重要是無可異議的。

這兩個在機能上非常不同的地理中心在自東至西的中介地域，顯出彼此的差別，而伊蘭尼亞恰是牠們的自然接合點。帕米爾高原以及依據於此的山脈，在地勢，水的分佈，風的運行與氣候的現象上說，的確為大陸結構的鎖鑰。可是，這種近似數學焦點的區域，根本不利於人，遷徙的民族與旅行家為避免牠皆不得不走長遠的迂途，至於西面，人們因其兩河的關係，能予以「不達米亞」(Potamie)之名的另一中心，則為各民族的會合區與各文明的交互點。如此，兩種地理的單位在西亞細亞形成絕對的差異：前者對於人類是一種「拒極」(pôle répulsif)後者因並行地受着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的河灌溉的結果，則為「引極」(Pôle

Stracati) 是大陸全體的真正心臟。

這個地域一面是大陸區，同時又是沿海區。牠幾乎佔舊世界幾何的中點，牠的四周的海岸不下數千公里；另有五海的前端伸入大陸體，給大陸體帶來海洋的氣候，充足的雨水，繁茂的植物（關於紅海的除外）與交通的方便。這些海即是自然的大路，人種不同，語言各異的種種民族，有的直接在其布一般的水上旅行，有的則循其邊岸前進。地上任何部分都沒有如四圍繞有波斯灣，紅海，地中海，安克星海（Pont-Euxin）●與昔時撒馬底亞（Sarmatie）大海剩餘的裏海（Caspianne）的前亞細亞那樣好的地位。所以，阿那多列亞（Anatolie）與波斯的亞洲；依地理結構的事實看來，早就預定為一面向西方之歐洲散佈，另一面向東方之中國發展的文明發源地了。

● 即黑海，——譯者。



# 地圖一 五海



- 1.地中海 2.黑海 3.裏海 4.印度海 5.紅海 6.亞刺伯  
7.敘利亞 8.不達米亞 9.亞美尼亞 10.阿那多列亞

前亞細亞  
除開美索不達  
米亞的奇妙盆  
地外，尚有一個  
在歷史上也佔  
非常重要位置  
的江河的大流  
域；這就是形態  
遠遠可與雙生  
的底格里斯河  
與幼發拉的河  
對照的，往昔名

藥殺 (Yaxartes) 與烏澹 (Oxus) 今日稱錫爾 (Sir) 與阿姆 (Amu) 的兩大河所經過的地方。

伊蘭尼亞的四邊形區域或真正的所謂波斯，因歷史的雛形都在牠的境內表現，更有特別的重要。在高加索山與黑海彼面展成未經探索之空間的廣大區域，在以黏土片記載歷史的古人的知識中，是不存在的。同樣，羣山之外的東方諸民族也爲人們所不知；未開化的居民孤立地散在隔山的谿谷中，構成許多特異的，彼此不相識的，彼此不願承認有親族關係的有機體。但舊世界的中部，即伊蘭 (Iran) 埃及，前亞，不達米亞，亞刺伯與百克得里亞 (Bactriane) 所在的區域，已是住居世界上的無數人羣，彼此交換思想，發展密切關係，並形成一種初步統一的地方；我們應視牠爲前於希臘羅馬時代數千年的住居國土；牠的代表即是加

爾底亞(Chaldée)傳說中，那些爲共同光榮而集合來建立巴別塔(Tour de Babel)的人民。

## 一一 雅利安族

伊蘭尼亞不但在舊世界的歷史上，是西亞各種已意識到彼此連帶關係的民族的會合點，同時而且是今日領導人類一般思想而其語言大都起源於所謂「雅利安語」(Aryan)的民族向着「東」「西」兩方傾注的中心。歐洲與北印度諸語言的接合線就在此地。這兩種語言的集團，若再加上由歐洲輸入新世界與一切殖民地的歐語，包有十萬萬餘人口，幾佔全球調查所得的人口總數的一半，而這一半又藉雅利安語民族的發展力，不久必更加發達，因爲今日到處都在模倣他們的說話與思想。

以前人們都主張伊蘭尼亞是歐洲諸文明諸人種所共有的唯一搖籃，可是我們的時代已決不是宣傳此種歷史教義的時代了。今日完成於我們眼前的進化，與各種不同的民族，如白種的巴斯克人（Basques）紅種的伊洛葛人（Iroquois）黑種的海地人（Haitiens）採用雅利安方言為常用說話等現象，已指出語言的使用與人種的系統毫無關係，現在那樣廣大的雅利安語的領域，在原始的時期或許很小；牠往昔的擴大如今日的擴大一樣；藉着文明民族的勢力與自由旅行家——和平地遍歷世界，給人以貴重品、藥材、巫術與宣揚預言的人們——的行動，纔有向外發展的可能。

誰是這十萬萬人所說的或所拚的發音方式的最初教授呢？大家都這樣發問。愛國主義還是一種使人盲目服從的情感，雅利安語的發生地依俄國的學者，必在撒爾馬底亞平原的某部，依德國人，當在日耳曼的某區，依斯干提納夫人，則在現在的瑞典（Suede）可靠的只有一點：就是用以代表歐洲語與同源之亞洲

語總體的 Aryen (雅利安) 一字出自伊蘭語與梵語，其意爲 Noble (高貴) 爲波斯多數名稱之一的 Iran (伊蘭) 大家也認爲是 Aryen 轉化的一字。

雅利安 的部落最初或許從伊蘭高原開始向外分散吧；不然，畢克日 (Pictet) 不會把各種雅利安語從共同原始以來所受的重要變更，與採用雅利安語諸民族所歷的旅途長短，列成圖表作爲比較了。另一方面，增達味斯塔 (Zend Avesta) 中有一段，以顯明的詞句對我們說伊蘭民族因寒冷侵入而不得不後退的事實；大家並且都同意的承認他們當初所逃避的地域是在阿姆河流域以北的平原。

雅利安語中借用很多塞姆語 (Sémitique) 與韃靼語 (Tartare) 的成分又使我們想到處於加爾底亞的塞姆平原與外裏海地方 (Transcaspienne) 的都蘭

(Touranienne) 草野間的伊蘭高原。

末了，最能好好地保存着雅利安部落未開化階段中之特性的原始民族也殘留於伊蘭的領域上。傾斜南方，水源流向喀布爾 (Kabul) 河的興都庫什高谷所鎖閉着的山民，據一切語言學家的意見，是全體雅利安人中最少與外族混合的人種。四周的自然，如高峻的，幾乎不可超越的山嶽，險惡的峽道，瀑布，岩石，以及只有帶斧纔能穿過的厚密的荊叢阻止他們與經過山下開朗平原的各種民族混合。這些大半因其不可屈服的獨立精神，小半因其不改信仰而被近代回教徒名爲卡斐爾人 (Kafirs) 或「不信教者」的山民比亞洲其他民族更像歐洲人；甚至其中有些也是黃頭髮藍眼睛的。他們的語言，的確是雅利安的語言與梵語相近，他們虔誠拜火，不准不潔之氣沾污火燄的宗教極像印度吠陀經 (Veda) 中所敘述的儀式。各種工具，什物，風俗，習慣以及以二十計算的方法也足以證明他們與印度雅利安族的關係。

同樣當俄國人初到土耳其曼尼亞 (Turkmenie) 的時候，他們在混沌的，多少受到一點混合影響的民族間，發現到真正雅利安的人羣，避居在帕米爾西面斜坡的高谷中。這些居民有的名格爾雀人 (Galtcha)，有的名也盧烏普人 (Yagn-aidh)，數目究竟有多少呢？不過數千人罷了，他們依然保存着祖先的特性，方言與崇拜火灶的宗教習慣。另外，格爾雀人很知道他們的人種的尊貴，他們以大多數人所最稱頌的人物爲他們的祖宗；他們這些可憐的，可與飢餓之烏鴉爬抓積雪以求穀粒比較的山民，都說自己是戰勝亞洲的亞歷山大的後裔！

### 三 伊蘭尼亞及其居民

居民大部分爲雅利安族，但會與外族混合的，真正所謂波斯，出現於歷史的日期實後於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的河所灌溉的平原數世紀；故就文化的古遠

說雅利安人的區域不及塞姆人的區域，但這也許是一種謬誤。實際上，江水被水淹沒，江水減退時就乾於日的惡臭的沼澤最初很久一定不能住人；那時，只有「山前區」(Avant-mont)的高地與波斯的青谷爲人所居；一般開墾者在這裏學到疏濬與灌溉的方法；稍後，再循着斜坡與瀑布近傍合於衛生的鄉野，他們纔漸漸成爲低原最初人種的要素；斬除荆叢，乾化沼澤，濬導江河，使荆棘地成爲田園，在害人的混沌的土地上，創造進步的根基，都是他們的功蹟。所謂「起初一切都是空虛混沌的」這句加爾底亞古代的——以後被希伯來人(Hébreux)佔用去的傳說或者即指此種情況罷。但整理的主宰是從山上下來的移民或至少是柴格羅斯(Zagros)山麓層疊邱陵上的土著。

伊蘭尼亞高原的西部，即今日稱爲波斯的地方，形勢較東部合規，而且「整個」因此，牠的歷史的情形也比較東部的莊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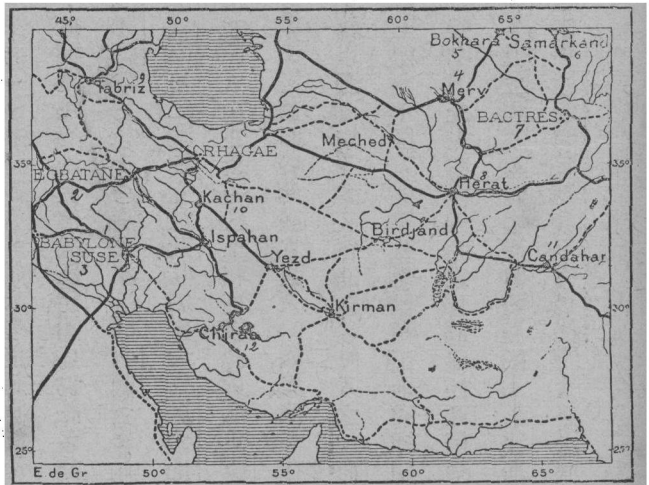
原始的時期，當若干蠻族在鄰近的地理環境中成立團體，各保其獨立的生



存時，伊蘭地域的有些部分已脫出此種歷史的單一性。即就高原本部的全般看，人們也能見到此處有成立極其強固政治團體的優越地位。西北邊，有許多山脈如堡壘一般，監視着高加索方面的侵略者能够偷過的峽道，山嶺與高谷。西面的長邊上，列着高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並行的連山。其他繞着邊境的山脈從裏海的東南角遮蔽波斯東北面，使波斯與沙漠的以及烏澹河所灌溉的形似狹帶的可耕的沖積土分離。東面廣大的，大部不能住人的荒漠使波斯西部三角形與阿富汗人所居的迷宮似的東部山谷裂成二體。

最後，還有兩海浴着高原的根腳：北邊裏海的盆地向北部寒區伸展，面積那樣遼遠，好像是無垠一般；南邊半圓形的波斯灣與涯際很久不爲人知的印度洋連接。佔着伊蘭高地，並守住幼發拉的河這邊門戶的人民，得有一種極大的好處，就是他們所居的，四周環着城牆似的大部區域，外人幾乎無法接近；到處是自然的障礙，不可攀登的絕壁，酷熱的黃沙，圍着不毛之岩的小灣。如有海盜在南邊的

地圖二 伊蘭高原的路線



—— 大路      - - - - 小路

1. 巴比倫 2. 厄克巴塔那 3. 蘇薩 4. 謀夫 5. 布哈爾 6. 撒馬爾罕 7. 百克得爾 8. 黑拉特 9. 塔布里士 10. 卡星 11. 堪達哈爾 12. 奇拉斯

海岸上陸健  
們的面前即  
有層次相承  
的峻險的山  
崖；如有遊移  
的匪徒，一小  
羣一小羣地  
從北部高地  
偷入，他們不  
久即將碰着  
大批的人馬。  
在亞歷山大

之前，沒有一個來自西方的侵略者能越過高原的界限，做高原上的主人。

此種優越的地理位置使伊蘭成爲許多非常強固的帝國的大本營。由強大之挪孔特 (Nakhonte) 諸王統治的以欄 (Elam) 帝國以此爲發源地；米底亞人 (Medes) 的王國建立於此，特別盛大的居魯士 (Cyrus) 與繼他而起的阿卡米尼族 (Akhemenides) 諸王朝也以此爲根據；亞歷山大帝國 瓦解之後，帕爾提亞人 (Parthes) 即於此成立強大的國家，他們在薩薩尼朝 (Sasaniides) 治下，羅馬軍隊 以無可補救的大創。回教徒侵入之後，尙有好些其他的朝代創立於伊蘭高原上；即在今日，軍事學雖然已得工業的輔助增加無數的力量，地勢與氣候的舊有情況因此失掉極大的重要，這塊在人類歷史上已佔較小位置的土地雖已成爲英俄二國的逐鹿場，而伊蘭王國——波斯——却仍保守其自然的邊境。

伊蘭尼亞是製造我們知識的最寶貴的區域之一。我們試一想波斯在宗教進化上的影響，如拜火教，瑣羅斯德（Zoroastre）教，馬尼教（Manicheens），十葉派（Chite）的回教與巴勃（Bab）的新宗教；撒地（Sadi）哈斐斯（Hafez）斐爾杜齊（Firduzi）與奧瑪克伊安（Omar Kheyyem）等。在抒情思想運動上的位置；以及今日尙支配着東方各處——自土耳其以至印度的大區域——的藝術的大活動，就會知道牠在歷史上的重要了。

#### 四 百克底阿里山民

伊蘭西南沿邊峯巒並行地側立着的山脈，都是自然的難以通過的「城郭」；

● 都是波斯抒情詩人——譯者。

發源於內部的江河，只能從多數狹隘的峽道脫出牠們的牢獄，而這些峽道又藉直角形的險要的深澗相互連續着，大部分爲人所不能接近的險地；攀登的小徑幾乎都從高山的缺口經過；要想從高谷的某地走向實則處於同一江河流域的平原，一般牧人必須向上走一二十次，向下走一二十次，纔能到達目的地；而且除山民之外，誰也不敢在有些山峯超過海拔四千公尺的地方冒險。給予這些山嶽的柴格羅斯一名有人說是源出亞刺伯文的柴格爾 (Zaghar) 意即『敵人邊疆，高山中的狹隘峽道』。

所以這嚴酷區域的人民，——百克底阿里人 (Bakhtyari) ——經過歷史的全時期，實際上總留於獨立的狀態中；他們往昔所有過的情形大概與今日所有一樣。在這，向被認爲賦有君主制遺傳精神的東方，人們竟發現到共和制。一世紀一世紀地延續於自由的居民間。不錯，歷史的記載說魯爾人 (Lur) 與百克底阿里人 有時隸屬於加爾底亞人，有時稱臣於亞述人，以欄人或波斯人；可是

這只在大典的時期，進獻若干禮物以壓一般霸主的虛榮罷了，因為霸主們對於守在數十百層的自然城牆，不能行人的峽道與居高臨下的堡壘中的百克底阿里人，總不敢輕易攻擊的。反之，阿卡米尼諸王，即在最強盛的時候，要想經過他們的土地，也不得不付他們以通過稅，（見斯得拉朋（Strabon）的著作。）

這些爲人恐懼的山民在他們自己的生活，上真是自由自在的主人，他們要做移動的牧人或定居的農夫，皆能隨心所欲，相繼進行。他們依照季候，從山的高處移牧至低處，循着機會，有時能集成極大的團體，有時又能如羚羊一般，分散於懸崖深谷間。因有此種生活的方法，他們即獲得平等獨立的情感，使他們易於蔑視隣近平原上境况較劣的人民。他們的族名含意是「幸福者」，「驍勇者」，「常勝者」，亦可以證明他們之所以有自由的原因。今日如往昔一樣，他們有時情願服務於波斯的軍隊，但是要有一個條件，就是要允許他們同族人留在一起。假如「大王」有事於他處，對於他們的監視稍微疏鬆一點，他們即會不客氣地劫掠平

原的；即在今日，如果他們以爲自己傳統的權利被侵犯的時候，他們也會一變而爲敵人的。他們非常高興接待外人，但他們絕對不願他們的領域上有任何外來的官吏。

百克底阿里人雖然因氣候的情況與自然所規定的生活方式的結果，在形態上，彼此極相似，其實是屬於不同的人種集團的，這又只有地勢能說明這些差別的由來。瑞士人中有四種不同的民族；百克底阿里人中至少也有同樣的數目。有些好像是純粹的雅利安人，另有些則無可異議地是塞姆人的子孫。大多數皆被認爲有土耳其人的血統；有些則近於蒙古種，最後，還有許多「副變種」(Sous-variétés) 則指出各種不同的混合。是等混雜的人種都是發生於山脈四周的戰爭的結果。依照勝利與失敗的變遷，各種部落與各種民族的軍隊從「山前區」或高原，被敵人脅迫退至山谷，守在以攔高地的這些自然的堡壘中；地方的傳說敘述這些由來不同的人羣如何到來，他們往往循着封建的方式分成階級不等的

地圖三 有巴比倫至厄克巴塔那 3. 巴格達 4. 蘇薩



1. 巴比倫 2. 厄克巴塔那 3. 巴格達 4. 蘇薩



霸主 (Suzerain) 與附庸 (Vassal) 現在歷史的推論把百克底阿里 (Bactyari) 與百克得里亞 (Bactriane) 及徙入中國的「百族」 (Familles de Bak) 諸字接合一氣，但一般侵略者的碑銘却很少敘述到這些住在鎖閉高谷，想不到平原上尋覓較易生活，且不爲戰爭之殘忍所侵害的民族；這些人類的殘滓倒知道生活於光榮的幻影之外。

## 五 波斯政治的統一

除開這些民族與其他比較少數的部落，藉地方的形勢，能保持着相對的孤立之外，伊蘭高地的人民因易於相互接觸與混合，必毫無困難地彼此聯成統一的國體。可是此種政治的統一並不就是自動地或被迫地來自四周各地域的人種的統一。反之，這些人種因周圍地勢互異的緣故，根本上就很不相同：亞美尼亞

(Arménie) 高峻的山嶽，加爾底亞低下的平原美克蘭(Mekran)不毛的巒谷，波斯酷熱的海岸，烏許河流域多沙的土地，裏海沿岸的草原，到處現出相反的自  
然環境，與生活互異的居民，這裏是農人，那裏是遊牧者，別處是劫盜；此外如語言，  
傳說，風俗，習慣都不相同的黑人，塞姆人，雅利安人，都蘭人，彼此都有很大的差別。  
這些由來不同，被人類複雜事變引至西部伊蘭高原的居民，於此受到很迅速的  
改變。由這種種要素形成的人類大集團又經過熔化，成爲新的質料。

波斯，就其全體說，是處於所謂溫帶，雖然牠沿着印度洋海岸的一部分，因風  
的方向與缺少雨水的緣故，有火燒一般的氣候。根據非常假定的等溫線，波斯平  
均的氣候差不多與地位北向很多的法國相等；牠的緯度雖然較低，但因平均的  
海拔頗高，故享有適人的氣候。另外，此種根本是大陸的氣候使寒熱二季有強烈  
的變遷，這使當地居民的智力能良好而順利地發展。這些環境的物理條件，爲伊  
蘭高地人種混合的主因，使波斯人如喬治亞人(Georgians)及西爾加西亞人

(Circassiens) 一樣，有近於我們美之標準認為最美的身體；同樣的原因造成以理解力明晰與敏捷著名的伊蘭天才。集合於草蓆上的學童使歐洲的旅行家大加讚賞；他們的眼睛射出聰明的光彩，他們以最智慧與最悅人的姿勢，搖動他們捲髮的小頭。

## 六 荒漠與耕種地帶

波斯之不等四邊形的空間並不是由自然好好地規劃定，使其處處適宜於「人類植物」(Homme Plante) 的繁茂的。這些高地的大部分皆被完全不能住人的岩石，黏土，沙性，或鹽質的面積所佔領。高原的中心為盆地，盆地四圍繞着海拔頗低而無定的（一五〇或三〇〇公尺）斜坡。昔時，有許多江河向這中央的低原傾注，形成一種內海；可是，普遍的乾燥蒸發了海水，枯涸了江河，鹽質的荒漠於

是替換了生產的田地，居民只好在沿着山脚的多草的谿谷與肥沃的地帶尋覓住所。即在連續於高原西南部的許多山脈的並行峯巒間，也展佈着無水的空間，使人類於此無法生活。倘若原始的風磨，如一般土人所說的，是波斯的产品，那末，理由是很容易明白的，就是這裏荒漠的空間與立在舊有湖區中心的孤峯，皆不絕地隸屬於暴風的淫威之下。

經過詳細的研究之後，人們即會見到這些不生產區域的總體，連着附屬的低地，構成幾乎三角的形式，佔着波斯的中部，南部與東部。另一方面，引人定居與農作的肥沃區域也分爲兩個地帶，在尖角形之下，相接於高原的西北部；這兩個地帶的會合點即形成了德馬溫特 (Demavend) 厄爾溫得 (Elvend) 撒伐蘭 (Savalan) 與亞拉拉 (Ararat) 諸火山圓錐峯所在的亞得羅巴坦 (Atropatène) 的饒富區域。

這個區域因與周圍——自裏海至不達米亞——的地方相通，時常爲隣近

各種人民相互混合的場所例如海岸的漁夫，高加索地方的農民與牧者，山居的苦特人（Kurdes）與亞美尼亞人等在這裏常有與亞得羅巴坦的土著及來自伊蘭其他部分的移民相互混合，相互接觸的機會。並列的兩條可耕的地帶會合於這個地點，即能予這個地點以有力的，可與兩火相觸所生之活潑火燄比較的生氣。昔時伊蘭高原上米底亞（Media）與波斯全部的吸引中心即在這德黑蘭塔布里斯與哈馬丹（Téhéran-Tabris-Hamadan）的三角上，即在今日，也仍如此。

勃羅霍弗（Brunnhofen）因在吠陀經上發現到該經所引用的地名的地理指示，以爲能肯定地說唱着古代頌歌的雅利安人就住在亞得羅巴坦與其附近的亞美尼亞與可蘭桑（Khorassan）已熄的火山撒伐蘭是這裏唯一的高山，人們只要立在牠的頂巔就能見到裏海與拉索（Rasā）河（一名亞拉克斯（Araxe）河）以及喜馬樊得山（Himavat）（或厄耳巴土山（Albordi ou Elbarz））輝耀的雪峯。撒伐蘭山大概就是瑣羅斯德教信徒所相信的神意啓示的亞塞那凡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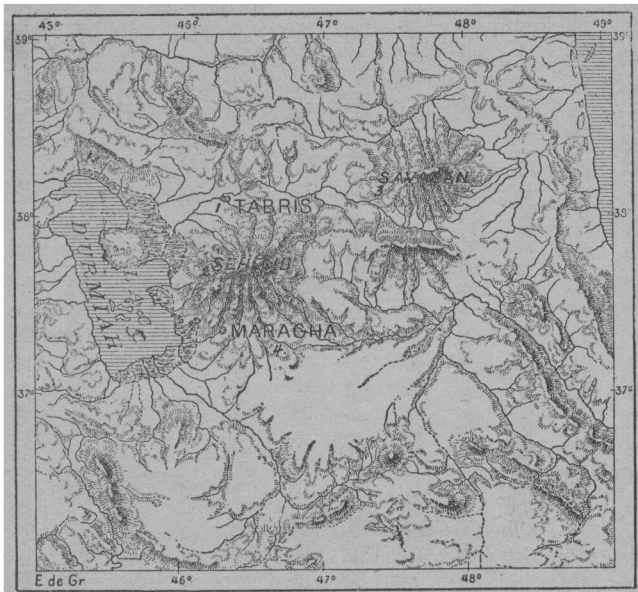
(Agavanta) 山這是與德馬溫特山及亞拉拉山類似的聖山，或好一點說，「神聖」(Sainteté) 如火燄一樣，是隨着山脚執火者的旅程而一峯一峯地轉移的。

## 七 伊蘭的歷史路線

轉向亞得羅巴坦的兩條伊蘭地帶，都有相當的重要。沿東南向着邊境山脈的一條，在歷史上所以有很大的價值，完全靠着牠在伊蘭各省間，尤其是米底亞與波斯本部間所樹立的關係；但自然的道路卻在半途消失於傾向波斯灣，阿曼與印度洋的幾乎荒漠的區域，另外，直角地橫過加爾底亞這邊山脈的並行的道路又使交換的潮流，民族與思想的運動，彎向西方。

這些並行的路線中有一條利用西部諸山寬闊的缺口，以階梯形式，從北邊繞過厄爾溫得山，牠在遠古的時期，大概就已有入行走，因為隣近兩地的互異的

## 地 圖 四 亞 得 羅 巴 坦



1. 塔布里士 2. 塞安特 3. 撒艾蘭 4. 馬拉加 5. 務魯木湖

文明與不同的  
 產物，使交通成  
 爲不可或缺的  
 必需。  
 駐紮在此  
 種門戶的高處，  
 波斯的軍隊佔  
 有一種無敵的  
 地位。可是，另一  
 方面，他們却常  
 想侵略平原。傳  
 說告訴我們，以

攔人與亞述人在平原的邊緣有過極大的衝突；歷史也對我們說波斯的君主幾乎時常取着攻勢，他們的軍隊雪山崩潰似的，佔據低下的田野，不但直至幼發拉的河的區域，被他們蹂躪，即地中海沿岸與地中海的羣島也嘗爲他們的領土。被壓迫者的反攻，強迫波斯人退回他們的山谷，而決定勝負的戰爭總在幼發拉的河或底格里斯河過渡的附近，或在柴格羅斯山西面門戶的所在。當波斯人權力衰落時，他們最後的失敗也在平原：亞爾培爾（Arbèles）曠野即是亞歷山大戰勝哥陀曼（Codoman）的地方。以後，克拉蘇士（Crassus）發來立安（Valerien），哲學家朱理安（Julien le Philosophe）的軍隊也在這裏被帕爾底亞人撲滅了，波斯失陷於回教徒之手的「戰中之戰」也以加爾底亞的低地爲舞台。

第二條地帶在伊蘭北部，與那條由連續高峯組成，向着喜馬拉雅山蔓延的「亞洲橫隔膜」同一方向。昔時名亞爾婆支（Albordi），今日名厄耳巴士（Elbuz）的山脈側立空中，與沿着南面山麓的道路並行。根據伊蘭人的聖經，厄耳巴



士是出於奧爾瑪斯特(Ormazd)神手的第一山，神以傾水與產生人的責任委託牠。伊蘭宗教視此山爲地上對稱的七洲，這與星辰的七天，地獄的七圈，虹氣的七色，岩內的七金，星期的七日以及行爲主要的七罪與七德，遙遙符合。因爲人類無論何時，都有數目，節奏與諧和的觀念；但以他們最初幼稚的腦筋，他們自然只能在事實同樣重複與粗陋的類似點中探討法則，而不知因果的密切關係。「諸神之山」或德馬溫特藉着牠的「蒸氣柱」●與突然的洪水以及噴湧的溫泉，使牠的總體得了神聖的性質。這就是昔時「太陽先照」的開西阿巴(Kayapa)山，展佈在牠脚下的開斯頻(Caspiane)海一名，就從此來。

厄耳巴士山脈的西邊少有可走的山嶺，狹隘的海岸沒有道路，因爲可作旅途的海濱一方面被急流的瀑布截斷，另一方面又住着好戰的部落，時常劫掠行

入在厄耳巴士山與亞拉克斯河流域間延長八百公里的連續的峽道從來不是歷史的道路。東邊，則山口頗多；這就是「百門」或「百柱」，即喜卡東比爾（Hekatompylos）的地方，這裏有「數以百計」的小徑通向海岸，予這部分以頗寬的沃野，這就是今日的馬桑特蘭（Mazanderan）。哥比諾以為即今日唐罕（Damghan）的喜卡東比爾城在帕爾底亞人治下，嘗為伊蘭世界的首都。商人，移民，務農者都集合於此，使其成為茂盛的，在遠古即已有名的活動中心，因為領有該地商區（Comptoirs）的帕爾尼安人（Parniens）的多財的聲譽一直傳揚到遙遠的印度。

過此，亞洲中部的道路即分裂為二：一半循着伊蘭的高加索山麓進行，另一半則低向裏海的東南角古爾日（Gurgen）河的下流，以及較遠的北部荒漠。現在「星城」或「驛城」——亞斯特拉巴特（Astrabad ou Asterabad）——所在的地點乃是特著的歷史區域；每當破壞的侵略者經過之後，立刻就有商隊的寓所，恢復起來。人們會想鞏固山嶺的進口，那是自然的，今日在古爾日河以外，我們尚能

見到城牆的殘跡，此牆自海岸出發向着遠處蔓延到沙漠，土人都說這是傳說英雄，兩角亞歷山大 (Alexandre aux deux cornes) 的建築物。那條幾乎時常乾涸的小水，常有「古爾日」河或「狼」河之名，亦可以證明這個地點在戰略上的重要，因為古爾日即是喜爾罕 (Hyrcan)，全部喜爾罕尼亞 (Hyrcanie)，換句話說，自印度展佈至裏海或「喜爾罕尼亞」海的地名，即從喜爾罕一名蛻化而來。然而開在「亞洲橫隔膜」這個部分的門戶却只有次要的價值；牠所達到的地域不是荒漠就是人口稀少的空間，使伊蘭尼亞與阿拉爾·開斯頻 (Aralo-caspienne) 中介地域連接的大路，從來沒有經過這個門戶。

最好的通路是在摩爾阿普 (Murgh-ab) 與喜里魯特 (Heri-rud) 兩水並行地通過巴羅帕米塞斯 (Paropamisus) 諸峯的所在。此地有肥沃的鄉野展佈在兩面的斜坡；在地球上人口稍密城市中佔有位置的謀夫 (Merv) 與黑拉特 (Hérat) 兩城就在這裏。這裏荒漠的路程較短於裏海附近，並且人們若向西北，循着隣近

山間下來的饒富谿流 (Gaves) 所灌溉的地域前進，又能抵烏澌河與其沿岸的鄉野。在這個地點，亞洲地勢組織的全部體系好像被寬廣的海灣截成新月形，有許多的人口就集合在這個新月形中，東西自然道路的大曲線也劃在此處。

非洲大陸昔時只藉東北海岸與紅海進口附近的希米阿里人 (Hymarite) 的國土，進與亞洲發生關係，所以蘇彝士 (Suez) 地腰與巴布厄爾曼得 (Babel-Mandeb) 海峽是非洲影響經過幼發拉的河流域及於遠方之伊蘭的要道。中軸伸至塞浦路斯島與亞歷山大勒達 (Alexandrette) 灣的地中海沿岸的方向也指着幼發拉的河上流與伊蘭高原的爲頓 (Don) 河，特尼伯 (Dniepr) 河，德尼斯特爾 (Dniestr) 河，多瑙 (Danube) 河等中歐與北歐諸路終點的黑海沿岸也通着許多路線，從亞拉拉山附近的門戶達到波斯的「台地」最後還有波斯散向東方各地的道路一條繞過帕米爾大高原西麓抵準噶里亞 (Dzungarie) 關，並從中亞

高地的峽道與山嶺達到其他的地域；這就是皇古時代與遠東作玉的貴重貿易所必經的旅途，也就是以後一切體積小而價值貴的貨物的來往商道。這一切穿過世界自東向西發展的歷史道路的無限分枝，在亞得羅巴坦與黑拉特間都有牠們的共同幹線。

## 八 外伊蘭尼亞

從此，我們可以知道，波斯高原的土地，藉着牠的地理形勢，無可異議地成爲那種從世界此端傳播及於彼端的文明的孔道。人們或者以爲展佈着無限大平原，在時代過程中，往往爲遷移民族所遍歷的北部諸地也有同樣的好處罷。實在的，準噶里亞，西伯利亞與東俄羅斯的低地，草原或沙漠對於人民的移居與傲然的騎乘，的確較便於伊蘭的高原，可是這些區域只住着少數的遊牧民族，他們的

## 地圖五 土耳其克曼人之地



1. 布哈爾 2. 阿姆河 3. 基發 4. 阿斯卡巴德 5. 謀夫 6. 克  
 茲庫穆沙漠 7. 鹹海 8. 裏海 9. 唐罕 10. 卡刺庫謨沙漠

文化狀態，因生活情況太單調的關係，很難改變。一般侵略者至此好像沉沒於大海中；從無限大平原的此端到彼端，民族的移動雖然完成了，但他們的

文明依然如故；他們在遊牧與無教化的情形之下，走出準噶里亞的門戶，到喀爾巴阡 (Carpates) 山附近，他們的風習仍毫無變動；能使他們生活起一革命的精神震動只發生於距他們出生地約數千公里之外，當他們安居於新的祖國中，受影響於另一種環境與被征服之民族的風習時，他們纔有文化的改變。

伊蘭高地上的情形却完全不同。無論移民來自美索不達米亞的平原，或高加索的山谷，或土耳其斯坦 (Turkistan) 的沙漠，或印度河的流域，他們總覺到遷居於完全新的環境中，預先劃定的道路使他們與不同的文明發生關係，使他們有改變自己的機會。人們可以把經過波斯比做經過壓榨機：各民族的觀念與風習受着波斯的壓榨而有新的形態，正如可伸可縮的金屬經過壓榨機的改造而現新的式樣一般；進去的時候爲半開化的部落，出來的時候已獲得較高的文化。因此，波斯所以在人類全部的歷史上佔有最重要的位置。一切西方的或東方的民族如歐洲人，美洲人，印度人，中國人等向着伊蘭注視，如向着祖先的國土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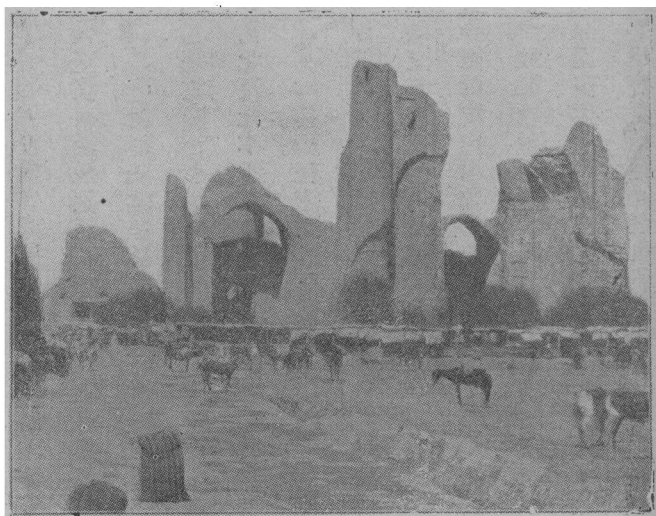
視一樣，實在是很有理由的。謂最初人類降自這些山脈的傳說也的確含有幾分真理。

「亞洲橫隔膜」使厄耳巴士山與帕米爾高原連接在這之北，由中亞諸大山東面斜坡流下的冰與水所形成的江河流域，爲最突向東方的土地，東方文明的民族就從西方世界的這邊遷徙過去。即在水量較多的時代，這些區域若與美索不達米亞比較，仍是『不完全的』；直至某點，人們可以說他們是「自然」未完工的草稿，因爲其中的高山與荒漠往往阻止牠們與舊世界其他的地點發生正常的關係。北，西北與西三面皆被難於行走的沙礫與黏土限制住；使牠們與南方鄉野連絡的，只有矮山多草的豁谷。牠們如連續於神經網上的節結一樣，屈曲蜿蜒地發展於高原的根腳，從西伯利亞平原經北波斯而達美索不達米亞。這些土地雖不是如巴比倫一樣是主要大道的湊合中心；但也是東西交通次要支路的樞紐。



## 九 錫爾河與阿姆河流域

住人的地帶只起於希臘人的藥殺河，古代塞種人(Scythians)的西里斯(Siris)河，今日的錫爾(Sir ou Sir-daria)河。這條河流就歐亞大陸的交通說，不及南面與牠對峙的江水富饒。牠發源於天山中心，上流的多數分支經過冰雪的谿澗與荒僻的峽道；該地的氣候太冷，所以沒有稠密的人煙，居民除牧畜外，不能有其他的工業。農業的可能只在坦平沖積土的古湖區完全受着錫爾河與其支流灌溉的佛爾哈那(Ferghana)平原。這個盆地若就其美麗而多變化的耕區看，只是第二的龍巴地亞(Lombardie)；若就其矗立於曠野南北的山脈的地平線看，則爲另一阿爾卑斯山與亞平寧(Apenins)山。這個地域爲世界最可愛的地域之一，在伊蘭文明諸國，以其天氣溫和與幽靜著名，旅行家于士法維(Ujfalvy)說，這



撒馬爾罕的一景

裏一切都是藍的，看去非常優美，好像配着藍寶石的色彩；天是藍的，湖的水，鴉與鶉（merle）的羽毛，田野的石塊，房屋的牆壁，無一不是藍的。

但這個壯麗的平原，原因面積比較狹小，耕地的西邊又突被廣大的荒漠限住，在往昔的歷史上，未能獲得重大

的價值，牠與世界各處接觸，還是近代的事情。當初伊蘭人的勢力與以後希臘人的領土沒有越過這個高的錫爾河流域，穿過山脈，由商人攀登，伸向遼遠之中國的「絲道」就從此處起點。波斯人的前哨即設在今日和鎮特 (Khodjend) 城附近的，其名基拉 (Kyra) 說與帝國的創造者有關，希臘人則譯為居魯波里斯 (Cyropolis)。稍北距此不遠的地方即以前馬其頓人建造「最遠之亞歷山大里亞」 (Alexandrie) 的場所。在這點的下游，過了江水以及若干支流會合之處，即有沙漠出現：錫爾河早把大部分山間冰河所供給的水量消失於灌溉的溝渠之內了；向牠匯聚的支流，在未抵牠的河床之前，中途乾涸了；由風揚起的飛沙使河道時常改變方向，使可貴的水量遺失於平原各處，形成多數瀦水的沼澤。

地位較南，土壤較肥，活水特富，因巴羅帕米塞斯諸嶺而有比較直接與伊蘭及印度發生自然往來之便利的烏濟河或阿姆 (Amu-daria) 河流域較佛爾哈那平原有更活躍的歷史與更強烈的生活，數千百萬的人民能適意地安居於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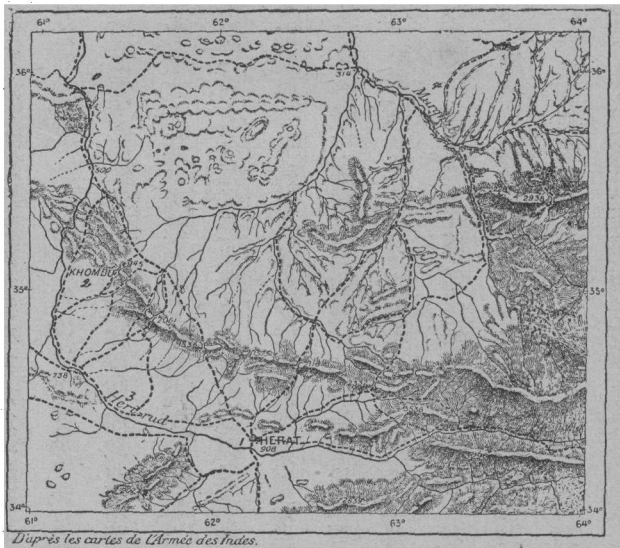
個全面積受到灌溉的寬廣的盆地，無論根據「舊聞」或傳說，此地人煙極其稠密，乃是實在的情形。這個區域最饒富的部分即名稱幾乎與百克底阿里山民一樣的著名的百克得里亞，其主要的城市爲百克得爾(Bactres)，據說大概是挪孔特——有人說卽以後成爲中國黃帝的人物——所領導的，自蘇薩(Suse)以上波斯邊緣出發，向着中國殖民的遷徙者的過程之一。傳說告訴我們神異的瑣羅斯德，在百克得里亞，向其最初信徒，闡釋教義；以後，這個地方成爲佛教宣傳的中心，再以後，在塞琉克斯王朝(Selencides)與其獨立的繼承者治下，又成爲中亞希臘運動的中心點。在文地達特(Vendidat)一書中，百克得爾——百克地(Bakhti)或「高旗國」(pays des Hauts étendards)——一名爲王制與戰爭權威的象徵表現。

在百克得里亞之北，烏澹河流域對面的斜坡上，又有其他重要的城市，如梭鳴地亞納(Sogdiane)的馬爾剛達(Marcanda)〔卽今日的撒馬爾罕(Samar-

and) 在亞歷山大時代，四周繞着十三公里的城牆，以後成爲帖木兒 (Tamerlan) 的莊嚴都城。百克得里亞與梭噶地亞納之西，馬爾齊亞 (Margiane) [即馬爾哥斯 (Margos) 河或摩爾阿普 (Murgh-ab) 河肥沃的流域] 與烏澹河三角洲所形成的開來米亞 (Kharezmie) 或低地，藉着牠們的產品與文明，在歷史上也獲得重要的位置。尤其是馬爾齊亞，所謂『世界最肥沃的土地』即塞琉克斯王朝的一個君主，爲自己的光榮，在此建造馬爾齊亞之安提阿 (Antioche) (即謀夫) 的區域，藉着牠的地勢在古代伊蘭的經濟上，獲得極大的重要；這是商業與遷徙民族的會聚點。摩爾阿普河，即謀夫的江河，發源於「山前區」至於向較西方面流着的喜里魯特河則完全穿過山脈，開出一條大門戶，使馬其頓人於此建立一個軍城，亞歷山大里亞，即後來非常有名的，很久被視爲「印度鎖鑰」的黑拉特。

然而這些會有繁盛時期的區域，終於變成淒涼的荒漠。不錯，『戰爭會經過那裏；』可是藥殺河與烏澹河上游，梭噶特 (Sogd) 河與馬爾哥斯河流域若不是

## 地 圖 六 黑 拉 特 赫 嶺



1. 黑拉特 2. 公蒲 3. 喜里魯特河 4. 摩爾阿普河

在「空中」若不是處於難於攀登的高原，山脈與尤其可怕的，時常阻止各地貿易的沙漠間，居民若不是無定的遊牧者，那末，這個地方也能與其他好些被戰爭破壞了的地方一樣，重新復興起來。百克得里亞，東面立着帕米爾絕壁，和喀什噶爾

斜坡的交通，只有積雪的，每年僅有數月為一般牧者與跟隨他們的勇敢商人所能接近的峽道。

西面與南面，使烏澹河流域與伊蘭內部連絡的唯一的自然道路即經巴羅帕米塞斯之南，過波斯與米底亞而達亞美尼亞或巴比倫尼亞的迂途。這個迂途，如細線一般，使百克得里亞與地中海沿岸以及歐洲相連。只要這根細線被人尊重，阿拉爾與開斯頓兩海的中介區域，即能與西方世界維持往來；假如被戰爭或其他事變割斷了，那末，外部的地域即將淪於比較野蠻的狀態。其實，在百克得里亞繁盛與政治勢力強大的時期中，牠常與斜坡以外的國土發生商業的，甚至政治的自由的關係。經過「史初史」的時代，當那種以我們看來好像是真正雅利安宗教的馬斯達教（Mazdaisme）發生於烏澹河流域的時候，一般不是「印度歐羅巴」人種祖先而其言語與我們所說相近的雅利安人，似乎曾為亞洲高地（自天山與帕米爾以至德馬溫特與亞拉拉的斜坡）的主人哥比諾說：『百爾克

(Balkh) 即是原始伊蘭的心臟』

過了這個光榮的時期之後，百克得爾便衰落了，連續地受着米底亞人、波斯人、馬其頓人與塞琉克斯的希臘人的支配。次則當那種以東地中海沿岸為依據點的領導勢力幾乎消失淨盡的時候，當亞歷山大直接的繼承者拋棄其帝國的東方省分的時候，成立於百克得里亞的希臘獨立國家仍繼續與帕爾底亞人，甚至印度的人民發生關係。距今差不多二十二世紀以前，該地有一個君主，名特美得里安斯 (Demetrius) 以「印度人之王」著名。

更有甚者，此種希臘主義 (Hellenisme) 的中心同時又為地中海與黃河間的過站。文明最初種子或許來自百克得里亞移民的中國人，當時已經越過大陸，常與阿拉爾開斯頻斜坡上的人民彼此往來。他們名百克得里亞與梭噶地亞，二省為大夏國 (Grande Yavanie) 或「大希臘」 (Grande Grèce)，與同時代的羅馬人給與意大利南部的名稱一樣。在某一時期，上烏澹河流域 (所謂青 (Tchin))



或梭馬建 (Somakien) (即撒馬爾罕) 且爲中華的一個屬地。當時該地爲佛教宣傳的中心，正如千年以前爲馬斯達教的傳道區與以後爲回教的大學區一樣。

在希臘勢力興盛與回教權威高漲的兩時代間，百克得里亞的孤立，小半是自然障礙的結果，大半還是由北部諸地的人種侵入促成。藥殺河與烏澗河的領域，因北面與西北面寬廣地開向浩大的草原，故耕地愈繁茂，富足城市愈多，則愈有被蹂躪的危險。遊移的流寇，窺伺於最近邊境的村落之旁，一遇可乘的機會，如內戰，野心家的通外或其他一切事變，即向鄉野踐踏。侵入次數愈多，則人種的比較亦愈變動，侵略者替代原有的居民，把舊有的人民或大批屠戮，或驅逐至險惡的高谷。結果，雅利安人的成分，除開嶮峻的山嶽間尚有存在外，各處差不多完全被消滅了，即有些城市仍容納他們，但也維持於被壓迫的狀態中，往往須拋棄他們的語言與神明。例如在土耳其曼人 (Turkmènes ou Turcomans)，基爾吉斯人

(Kirghiz) 喀拉加爾巴克人 (Kara-kalpak)，勃魯得人 (Burrut)，安士柏噶人 (Uz-

beg) 等不同名稱之下的土耳其人 (Turks) 與蒙古人，今日佔着雙河流域的大部份，同薩爾得人 (Sartes) —— 卽其中尚有雅利安種成分的混合人種 —— 雜居着。與伊蘭人相近的唯一居民是各城市與百克得里亞東部的塔直克人 (Tadjik) 或「戴冠者」(Crownes)；但他們的血統也不是純粹的，他們的語言也雜着很多土耳其與蒙古的字句與語調。當俄羅斯人到土耳其曼尼亞的時候，只有高山的小谷中尚有真正雅利安的人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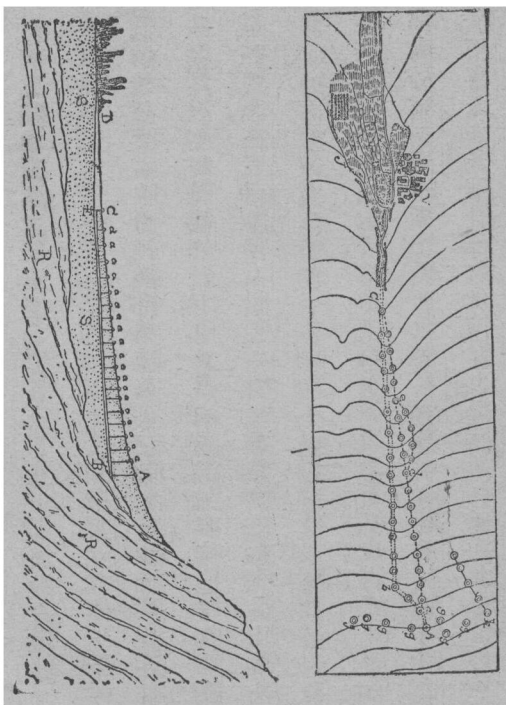
這些侵略先以暴烈的蹂躪，田園樹木與森林的破壞，後以遊牧風習替代農業，改變當地的土地與氣候。他們填塞溝渠或至少任溝渠自然地充滿泥土；他們非但不調節江河的水量，而且讓牲畜踐踏兩岸，助成連續的沼澤；如此，荒原的擴大，除氣候漸次乾燥或許爲一部分的原因外，不啻是他們實施破壞工作的結果，因此他們給遠古以來，人們卽以之與伊蘭對稱的都蘭 (Touran) 一字以更加準確的地理意義。在裏海之東，亞洲橫隔膜的山脈所分離的兩個區域中，到處維持

着平野與高原間的相反情形，到處有定居民族與游牧羣體間的極大差別。

## 十 特蘭齊亞與俾路支斯坦

伊蘭高原可分爲兩大自然的部分：西邊即伊蘭尼亞本部；東邊各地昔時有種種不同的名稱，如阿拉可細亞 (Arachosie) 特蘭齊亞 (Drangiane) 全得羅細亞 (Uedrosie) 即現在稱爲俾路支斯坦與阿富汗斯坦的區域。牠的山谷與百克得里亞的交錯，牠的面積與西面的幾乎相等，惟土地的性質不同：東面的地勢多變化，結構較複雜，因此，較利於保存各個人種的差異。除此以外，高原兩面的形態大體可說是相同的：兩面的四周都繞着支脈繁多，體質高峻如城牆，迄今我們尚不知其詳情的山嶽；兩面的中心都有爲內部斜坡江河所傾注的盆地，可是地勢一般的傾斜，兩者却不一致：西面的高原自西北邊向東南邊傾斜，東面的則自東北

薩瀨渠 (平面與截斷圖)



A, a, b, e, f, g, k. 井  
 B, R, S, 岩石與良地  
 C, E, 渠口  
 D, J, H, 受過灌溉之地

邊傾向西南邊。

雨量與流水的稀少使伊蘭高原東部的人民對於地下水的探求與保存獲得極其巧妙的知識。推測深泉與建造「加來」(Karan)——即沿着斜坡掘地數公尺深，波斯本部稱爲「加那」(Kanat)的溝渠，——伊蘭尼亞其他地域的居民都比不上他們的機巧。溝道的傾斜築得那樣完全，使流水徐緩地通過而不生浸蝕的作用。有些「加來」鑿在堅硬的岩下，成爲長的隧道，另有些則屈曲地經過低窪的溪澗；在現在的俾路支斯坦，有一個這一類的溝渠鑿在九〇公尺寬的瀑布河床之下。

現在住居此地的人民大部分由雅利安種的要素組成，他們的形態，語言與思想方式都屬於雅利安的系統；即近似卡斐爾人與格爾雀人所信仰的宗教風俗也顯現於阿富汗許多改信回教的部落的新習慣中。無疑的，當有史之初，雅利安高原這一部分的居民就人種說，一定比現在的純粹很多，因爲在現在的人口

中人們能發現到好些來自各地的蒙古人，塞姆種的猶太人與亞刺伯人，這些都是最後二十五世紀中那些侵略者與移民的子孫。所以，此地全部的形勢雖然可以比作一個內堡，居民於此能很久地保持着他們的獨立，但也有多數寬廣與深奧的進口，讓外來的人得以透入高原的領域。

開在阿富汗斯坦西北角，使喜里魯特河上流域與馬爾齊亞平原——換言之，就是使黑拉特與謀夫——交通的路線，為最重要的道路之一。河谷經過許多山峽，一年中有好幾季不能接近，故一般商人時常情願越過巴羅帕米塞斯的某個山嶺；例如公蒲（Khombu）嶺高僅三百公尺，無論來自北方或南方的旅行者都很容易攀登。這條路在黑拉特以外繼續向印度河低原方面蜿蜒。牠的全線差不多都循着海拔低下而水流皆注入特蘭齊亞（塞伊斯坦）〔深窪盆地的流域。牠在沒有藉容易攀登的山嶺，越過那個為旁遮普（Pendjab）（五河或七河之地）西面界限的蘇里曼山脈（Suleiman-dagh）之前，曾經過一個適宜於

住居能爲人口重要中心的區域，那裏即是今日堪達哈爾 (Kandahar) 城所在的地點。黑拉特與亞洲其他許多城市的傳說，皆謂堪達哈爾由最初第一人或第一人的——個兒子創造起來。這個故事的真正意義就是這些爲重要道路相遇的地方，自各民族開始移動的時候，即有城市的形成。

所以，堪達哈爾地處往來便利的路線上，使裏海沿岸與印度洋邊緣發生關係。然而這條路從來不是第一等的大道；牠的北端，馬爾齊亞，在阿拉爾開斯頓的區域，從來只盡過次要的任務，牠經過阿富汗地方人口最少的部分，牠的南端又屬於印度河所蜿蜒的流域之最炎熱與居民最少的平原。人羣發生接觸最有力的地點却在謀夫至堪達哈爾一路較北的區域，因爲人們總喜歡利用直接使烏澗河鄉野與七河平原交通的路線，這兩地的直線距離——自馬撒爾伊雪里夫 (Mazar-i-Ch. rif) (百克得爾) 至白沙瓦 (Pachaver)——僅五百公里左右，而其兩端又位於有時爲世界人口最密的區域。

昔時數百萬人密居於百克得里亞另一方面印度半島的西北角也似乎常有稠密的人煙，與東面印度平原務農的羣衆發生接觸。兩個地域對於商人、傳教師與戰士所施的吸引力，決定了最易行走的山間小徑的時常往來。在奧都庫什山脈的這一部分，也有許多道路，但最便利的要算經過加拉哥達嶺 (Karakotal) 與巴米安嶺 (Bamian) 的一條，牠越過三千至四千公尺海拔的山脈，由此或直接沿着喀布爾河支流走下，或向前直達昔時名哥芬 (Cophaen) 流域間一處一處擴大為小盆地的喀布爾河本流。另有一個利於東西交通的山道，就是現在稱為哈齊格克 (Hadjikak) 或「參禮者峽道」 (pas des pelerins) 的地方，此種名稱使人即刻憶起回教徒的商隊自印度平原與烏濟河流域，由黑拉特與厄克巴塔那 (Ecbatane) 經波斯，向美索不達米亞與紅海沿岸諸聖城進行的情形。次則，尚有其他的山道使喀布爾河流域與愛爾門特 (Hirmand) 河流域，百克得里亞與奧德普及堪達哈爾區域發生關係。黑拉特、馬撒爾、伊雪里夫、白沙瓦、堪達哈爾諸重



地圖七 百克得里亞與旁遮普間的山脈



1. 旁遮普 2. 百克得里亞 3. 興都庫什 4. 巴羅帕米塞斯 5. 帕米爾  
6. 印度河 7. 白沙瓦 8. 阿姆河 9. 喀布爾 10. 枯那爾河

們生存的適宜於他關小徑，使領域間開即在這些曙光以來，歷史顯露從我們的周圍，人類山領域的建立於多要城市皆

各地皆保持相互的交通

與都庫什，巴羅帕米塞斯，蘇里曼諸山脈包着不少的山谷，其中的居民，不顧人類——軍隊與民族的遷徙——所利用的道路，情願保守着固有的習慣，而反對一切的改變。有很多孤立的區域，形如鎖閉的內堡，使保守主義常佔優越的位置；這些偏僻的地方有好些蠻族在古代很長的時期中，即亞歷山大遠征之後許多世紀也是一樣，依然保持着同樣的生活情況。在愛爾門特河所到達，塞伊斯坦諸鹽湖所滯留的盆地之南，尚有其他的山嶽住着固定的部落，他們有四周的岩石可作自然的屏障。但這些山脈較發脈於可怕之與都庫什「大城牆」的羣山低矮，氣候乾燥，雨水無定，因此植物也沒有繁茂的可能，故該地的人民不能期待每年的收穫，財富的缺乏往往強迫他們作部分的或集合的，和平的或戰爭的遷徙。

另一方面，因古加特盧（Kadru）或「櫻色人之國」——此名出於居民勃拉尼人（Braini）的膚色——有許多中介的如分枝大路似的平原存在，故他們如內堡

一般的山谷易被敵人攻擊，沒有絕對安全的保障。希臘人曾將加特盧改爲全特羅細亞：這就是今日的俾路支斯坦。

印度洋邊緣與波斯灣沿岸的居民自然要設法成立有定的貿易與循着海濱開闢頻繁的交通。歷史告訴我們，此種道路在實際上不但由少數的商隊往來過，而且有過軍隊的足跡：然而沿岸的「烏阿地」(Oued) 因水量的缺乏，人口的稀少，每每以飢渴的危險使商人與軍隊避開這條雖然沒有有形障礙的自然路；使全特羅細亞成爲旅行家的苦痛與恐怖之地的，並不是難於攀登的岩石，而是不毛的沙漠。如鴉羣一般突然出現的盜匪的劫掠也是這個炎熱地點的可怕的事端之一。故無論在任何時期，自印度河隣近諸商埠至波斯灣諸碼頭間的海道較陸路多有行旅，即沿海距離有定的若干城市所以有相當的人口與相當的重

要也全靠沿岸航行的船舶的往來

## 十一 伊蘭人與都蘭人

根據研究的結果，我們纔知道，集合於帕米爾與不達米亞間的居民，自歷史的發端以來，即由塞姆人，雅利安人與都蘭人（Touraniens）三種並行的人種組成。塞姆人停止於柴格羅斯山麓，其他二種則爭奪高原，令人不能說誰是最初的佔有者。這裏所指的是「古都蘭人」至於他們與阿爾泰·都蘭人（韃靼人，蒙古人，土耳其人，匈牙利人，荷蘭人）的血統關係，只是猜度之詞，古都蘭人大概先從裏海東南角入口，然後攀登伊蘭高原，終於侵入亞得羅巴坦。稍南，又佔據上蘇西亞納（Susiane）山谷的大部分。最後，出於同源的阿卡德人（Alkad）或「山居者」則向美索不達米亞平原遷徙，他們在這裏與各種來歷不同，有的來自南方，有的

來自西南方——其主要部分則爲多少受過其他成分改變的塞姆種——的人民相遇。

伊蘭高原的南面與東面，自阿拉可細亞至波斯省，皆由雅利安成分佔據着，惟他們的優越勢力在東北方面，則較爲減少。希羅多德的歷史中有一段（卷一頁一〇一）舉出米底亞人的六個部落，依奧柏特（Oppert）與勒諾爾曼（Lenormant）二人詮釋其名稱的結果，其中有兩個部落——一個特別被認爲「雅利安」族，另一個則被假定爲「馬全」（Magas）或「優秀者」（Meilens）族，——與波斯的人民似乎同一起源；但其他四個人種的區分或許是生存於鄉間，分成定居農夫與遊徙牧民二集團的「都蘭人」的要素。二十六世紀之前，包着亞拉克斯斜坡與伊蘭高原的高地尚被那些未與雅利安人混雜的人種所居。所以，直至某點，人們能以一族兩分支的米底亞人與波斯人的累世戰爭作爲住在裏海與阿曼海間高原的都蘭人與雅利安人彼此衝突的象徵。

在阿卡米尼朝諸君主命人刻成的米底亞文的碑銘上，一切政治與行政的用語皆直接借自上等階級的雅利安語，換言之，借自古波斯語 (Perse) (古波斯語與回教徒侵略之後攙着亞刺伯語成分的現代波斯語 (Persian) 不同) 但伊蘭高原西北邊被壓迫民族的羣衆於很久時期中，仍繼續使用非雅利安的語言，波斯的君主且以牠爲帝國的官話之一。我們今日尙能於岩壁上見到的三國文字的碑銘中，古波斯文之後即有一種有些專門家認爲與土耳其土語有關係的膠著語 (Langue agglutinative) 佔着第二列的位置：此種語言是民間的普通用語，含有代表傳統習慣的威權，地位高巴比倫文一級，在四國文字的法令中，巴比倫文之後又隨着埃及文。一般探討者在古代米底亞的兩個地點，曾發現到好些以『的確是都蘭的』一種文字寫成的碑銘，此種文字大概是該地古代就治於雅利安侵略者的人民所使用的。

一般學者還不敢冒險地說，兩種人種的要素在米底亞人民的混合中，各佔

若干比數，雖然我們西歐的語言與波斯雅利安的語言同出一源的事實，令我們無理由地在人數與政治的觀點上，予伊蘭的雅利安人以優越的位置並偏頗地將真正的所謂波斯人列在第一位的地位。

民族間以及語言間的鬥爭雖然停止了，但其他的領域上仍繼續地發生衝突，特別是雅利安人的二神教與都蘭人的「馬全教」(Magisme)所取的思想與行爲的方式；不過，此種衝突是隱的，潛意識的，其他還有一種明顯的鬥爭至今可以說還沒有完全消滅。

伊蘭的土人與其他的民族一樣，在人種的集團中，自然是以第一等民族自歸的，他們所居的國土若與四周往往稱爲都蘭的地域比較確有優越的勢力，他們因此自詡爲文明者，確實不是自欺的。伊蘭人屢次以「都蘭」一字表示憎恨與輕蔑，與中國人稱外國人爲「洋鬼子」一樣，其實這個字當初僅指生活於巴羅帕、米塞斯北面廣大平原與烏許河及藥殺河沿岸綠帶地域間的遊牧民族而言。後

來牠的意義擴展了連北亞細亞直至北冰洋與白令海的一切區域都被稱爲都蘭；波斯人如希臘人與猶太人一樣，總以自己爲真正的人類，爲神的民族，其他的一切只是一團低賤的土著，少有「人」字的權利的。斐爾杜齊的列王紀 (*livres des rois*) 一書，就其全部說，不啻是英雄與魔鬼，代表善的伊蘭與象徵惡的都蘭間的神聖戰爭史。然而一大派人類學家用以名亞洲北部非雅利安居民的「都蘭人」這一個名詞亦可以證明近代的科學尙未脫離刺激古代伊蘭尼亞人民情欲與思想的影響。如他們一樣，我們承繼倨傲的遺產，我們儼然想像這些生於我們「優秀」世界以外的都蘭人在一切事物上都是我們的「劣者」。當初「雅利亞」與「都拉」 (*Arya et Toura*) 間的敵對與後來伊蘭與都蘭間的衝突，由「自然」那樣明顯地指定，以致幾千年以後與離原始地點幾千公里以外的我們也仍留有他們相互競爭的惡影響。



## 十一 以欄的歷史

以欄(Elam)的區域就這個名稱原始的範圍說，是由遠遠地高臨着美索不達米亞的柴格羅斯山初隆的高地與環在亞刺伯與伊蘭間形成一曲線的海岸組成；但在時代過程中，東面多山地域，直至高原的邊緣，西面最初僅指克蘭(Karan)河下流域而言的蘇西亞納都包在以欄的名下；以後以欄與蘇西亞納二字漸漸地交互混用了。如此，蘇薩單獨在地理上應屬於不達米亞的蘇薩，所以能爲伊蘭總體之一部，且爲阿卡米尼朝都城的原因，就不釋而自明了。在後人補造的歷史最初時期，在加爾底亞開化民族以阿卡地亞人(Akkadians)與蘇馬連人(Sumerians)之名著稱於世的時期，文化不較低的以欄人，在高地上俯視其平原的敵人，並維持其都城於斜向世仇之國的地點。

對於這個國土，新近研究所放射的最遠微光，據德·毛爾根說，能及於一百世紀以上。那個時候，波斯灣伸展於較北的方面，即現在已成陸地的區域，象，犀，獅，羚羊等還往來於山麓沼澤的平原；這些動物的踪跡今日發現於二十公尺深的地下；琢磨的石塊，與陶器的斷片可作當時該地有人存在的證據。搜掘曾找到許多上面劃着記號的生土版，這些記號雖未完全被人詮釋出來，但有些却的確是六千年以前的人們用作簿記的東西。現在已發現到名字的最古君主也差不多生於同一年代。

從這些歷史的最初期到亞述人的破壞蘇薩，大概經過三千多年的時間，重造的以欄史●只是蘇薩諸王與加爾底亞各城諸王不斷地衝突的敘述。這有碑銘可作證明：蘇西亞納的官話有時是塞姆語（或巴比倫語）有時是都蘭語（特

● 因以欄無史由後人根據古跡古物重造。——譯者。

是安柴尼語 (Anzanite) 都以戰勝者是否比巴倫人或蘇薩人為轉移。

以欄人屬於最古文化的紀元；我們甚且可以說他們的文化較下面大河流域所有的更古，因為當下面平原剛離水境的時候，他們早就居在他們的領域了。這或許是巴比倫人指他們的居地為「以欄古國」的原因。他們早有很發展的工業，他們知道芟草耕地與播種麥黍。在史初史的時代，來自印度的甘蔗，由波斯灣輸入他們的國土，依李戴爾 (Carl Ritter) 說，這些地方所以有古斯 (Khuz) (蘇薩) 或「糖國」之名就是這個緣故。他們又知道駕並列的雙馬於戰車之前，他們利用弩砲 (Catapultes) 攻城。他們以變化的形式裝飾他們的陶器，並鑄鍊金、銀、銅等貴重的金屬。就天文與數學言，他們也參與加爾底亞人的科學，他們實行計算，預測日月蝕的循環，並認識「太陰周紀」 (nombre d'or) (即每十九年，太陽與太陰對地球回復原有地位) 他們區分時間為年、月、星期與日，恰如他們的隣人達米亞人一般；最後，他們又有寶庫之寶庫的文字。

以欄勢力的光榮時期約在今日以前四十二世紀。那個時代，號稱挪孔特 (Nakhonte ou Nakhonta) 的各個國君駐在蘇薩；他們的統治向西擴展，直達地中海；我們尚不能說此種擴展與牧人 (希克梭 (Hyksos)) 侵入埃及及有何種關係，但兩下相差的時間似乎不過一世紀左右，故牧人的佔據埃及及一定屬於民族移徙的同一時代。向東，他們勢力的擴展那樣強大，以致百克得里亞以外，遼遠的中國也受到最初的刺激：百克底阿里山民的侵入或許是產生中國文明的火花的原動力。

這個以欄的廣大帝國沒有經過很長的時間；從紀元前第三千年，我們即見巴比倫王哈模拉比 (Hammurabi) 統治在蘇薩。稍後，經過了我們尚不知其變象的數世紀鬥爭，好些有力的君主重新以蘇西亞納的都城爲他們帝國的中心。有一帝王名秦西那克 (Chinchinak) —— 居得魯克挪孔特 (Chutruh Nakhonte)

之子——是考古學家兼建造家他重建二十餘神殿發掘與修理古代的墓碑，並虔敬地謄抄許多塞姆文的碑銘，——有的已有二千年之古——以都蘭文加在他自己及他的妻與子的名字上。

直至那時，高原都留於無史的狀態，伊蘭人在阿卡米尼朝之前，尚沒有文字的使用。人們現在所發現的模糊形跡指明波斯世界的重心漸漸自南向北地移動，與兩河流域上的方向相同。加爾底亞在東方世界上衰微之後，亞述繼之而起，高原的邊緣即併入侵略者的薩爾族 (Sarr) 帝國的版圖。底格里斯河沿岸的一個城市，尼尼微 (Ninive) 便成爲蘇薩有力的勁敵。

自亞述權力成立之後，裏海與波斯灣間的民族好像被破壞與屠殺的魔鬼所迷。戰爭不斷地連續着，北來新民族的入寇更使戰爭的情形複雜。出自撒爾馬底亞平原的基美里亞人 (Kimmerians) 從黑海西部，佔據小亞細亞與亞美尼亞；來自阿拉爾盆地的塞種人蹂躪前亞細亞歷十餘年，以欄被薩爾恭 (Sargon) 與

西擊基立(Sennacherib)破壞好幾次；最後，有的說在二千五百五十五年以前，有的說在二千五百七十一年以前，爲千年都城的蘇薩終於被亞述辦尼泊(Assur-banipal)毀滅了。『我開了他們的寶庫，我取了金銀，他們的財富……我奪得住住在森林中，尚無何人見到其神聖之像的神，古西那克(Chuchinak)……我擊碎守護神殿的公牛與有翼的雄獅』……沉醉於破壞歌唱中的戰勝者對我們這樣說。但是組成行政文庫的熟土版對他能有什麼用途呢？所以侵略者放棄不要的殘物對於歷史家却較他們所劫奪的金塊，更有價值。蘇薩傾覆之後，『前亞細亞最古的國家』以欄，即消滅於世界的舞台。

在蘇薩被破壞之後的二十或三十年間，倨傲的薩爾族都城，尼尼微接着也被米底亞的一個帝王顛覆了，其時距今已二千五百三十六年，約在未來的「王中之王」居魯士登上波斯帝位之前五十年。

## 十二 加烏埃的圍裙

關於伊蘭尼亞文明的由來問題，我們只有模糊的論據；然而保存於亞味斯（Avesta）經中的雅利安人遷徙的傳說却允許我們假定波斯人在沒有佔領安柴尼人的國土與柴格羅斯山諸谷之前，如米底亞人一樣，曾住在高原西北的區域。在未受大帝國侵略的束縛以前，山間諸部落猶享有政治自主的權利，他們處於與今日百克底阿里人生活類似的境況中；他們營着極簡單的生活，有時耕種山田，有時牧養牲畜。

由希羅多德傳給我們的古代米底亞人歷史的一種傳說，謂地上的一切民族中只有這些高原的居民承認正義的偉大與不服從戰爭的法則。這個民族以「騎馬，扳弓，說真理」三事爲兒童教育的標準，且習慣不准記述未得許可而行的

事情，他們在原始時代，大概是一種自負的公民。大家都記得米底亞大王亞斯底阿日（Astyages）將被波斯小侯居魯士打敗的時候發出『怎麼這些食松仁子（Pistaches）的人竟有如此勇敢的行為！』的感嘆吧？

原始雅利安語的一種特點——如蛻化於雅利安語的各種方言的研究所指示的——能令人承認最初的雅利安居民會有和平的高尚性質。真的，關於平和職務的字句，大多數的方言都彼此相似，或同出一源；同樣，稱呼家畜的名詞，東方與西方的雅利安語也極相似，至於與戰爭、狩獵，以及野獸有關的字句幾乎都屬於前於或後於雅利安人侵入的其他語言；人們普通都以爲在各遷徙的地域上，會有混亂的時期繼在原始大平靜的時期之後。

由詩人斐爾杜齊之筆（俗曆紀元後十世紀）傳給我們的波斯史詩的最可注意的事實，就是怪物瑣哈克（Zohak）的命運。事實的本身猶沉於未知的時代黑暗中，我們還不知道列王紀這一章與波斯史初史的某個人物是否有某種的關



係；但民衆的強固記憶與敘述的正確，却使我們很難對此種古代革命的事實發生懷疑（根據摩爾（Mohl）的列王紀譯本）不錯，在農夫與牧人共存的居民中，舉起革命之旗的是一個手工匠，的確有點希奇，再則英雄的職務與其他瑣細的情形，固然能一世紀一世紀地隨着各人的敘述而改變，但傳說的內容却仍保存其固有的價值。

溫柔的少年親王瑣哈克，如他同時的伊蘭尼亞人一樣，除根莖，果實與穀粒外，不識其他的食物；後來，因他的口味漸次改變，即有一個惡魔多方誘惑，終於使他習慣於生肉，成爲殘酷的食人者。在他的完全的變態中，他的兩肩負着只以人腦爲食的兩條大蛇。鐵匠加烏埃（Kaoueh）已有十七個兒子被親王的惡畜取去腦袋，所留的只一個，而這一個可憐的少年也被暴主指定將受其弟兄所受過的同樣命運。於是父親即舉起繫在木桿尖梢的鐵匠的圍裙，後面跟着其他握錘，攜錘，帶鋸的勞働者，直向瑣哈克面前撲來；怪物嚇得臉色蒼白，向德馬溫特山方面

逃避，這裏有英雄斐里敦（Peridun）將他釘在火山的岩石上，此後數千年中加烏埃的圍裙，便留爲衛護波斯的旗幟；可惜鐵匠不知保守他們的所有，被一般君主奪去，他們使圍裙的皮革上覆着紫帛與錦緞，飾着金鋼石與青寶玉，紅寶玉與藍寶玉；他們將牠做成一種只有許多人纔能搬抬的神櫃；從此民衆再不認識圍裙的義旗了。歷史告訴我們，此種移動的神殿，當加特西埃（Kadesieh）大戰的時候，落於回教徒之手，一切都被戰勝者均分了。但『這不是真正的旗幟，』波斯人都暗地裏這樣自言自語地說，而且大家都相信，終有一日，人們能重新找到鐵匠的圍裙。在另一方式之下，這也是我們的希望呀！

#### 十四 古波斯人的文明

要列舉伊蘭世界給予人類的一切偉大的遺產，如發現，工藝，哲學概念，詩歌，

神話與故事等，原始歷史所留給我們的證據實在太不充足了。然而這些祖先對於現在知識界的貢獻超過我們所知道的若干部分，倒是很可能的。構成數學的最初方法是他們的功績。以各方言中單數十數與百數等名詞的相似來批判，計算的體系或者由伊蘭人開始應用，此種體系完全拋棄比喻與同義字的使用，使每一數目都有意義正確的名詞。這是人類歷史中最重要的一。這一切原始的數字僅以百數爲止，因千字在印度歐羅巴各種方言中，彼此不同，雖然如此，但止於百數的數字已含有計算體系的學理，如無此種體系，近代世界的科學發達是無從設想的。人們而且可以自問，波斯人是否早就發現以球形代表地球的方法。不然，那個爲居魯士所參閱的，上面刻着世界七部分形勢的絕妙圓杯，究竟是什麼呢？人們能說這不是描摹地球的一種嘗試麼？

## 十五、火的崇拜

那些後來與其他成分混合，構成馬斯達教，並使伊蘭尼亞有「淨國」之名的原始宗教似乎是「崇耕教」（這是使人與地合作的宗教）與尊重淨火的拜火教；這雙重的崇拜於很久時期中，僅限於家庭的狹隘範圍，而沒有僧侶階級從旁干預。

的確的，拜火是一切宗教中最簡單，最通常，最易了解，最易以科學說明的宗教。從人類脫離了原始的恐怖，開始對他四周無限大的宇宙，作因果關係的反省之後，他尊崇地球與其居民一切生命所從出的大火球，不是很自然的事實麼？明之前，天氣寒冷，一切都呈悲慘的現象，人們猶掛慮着夜間的夢幻；但從太陽在地平線上露出牠的閃爍圓面之後，「自然」即被愛情掀動，花展開，鳥歌唱，人類也欣然開始工作。次則，篝火球走完牠的旅程，紫色而燦爛地睡到她的雲床，廣大的圓輪浸沒於大洋的時候，一切都去休息，睡眠侵入生物，使他們準備去參與翌日的新氣象。太陽的能力過渡到火，火爲地之回光，最高「爐灶」的微輝；太陽的能力

透進樹液，動物與人類的血，注入我們的筋肉與腦體。

所以，在馬斯達教主幹所從出的一切根鬚中，最古的，自然要算是崇拜太陽與其地上的代表：燃燒清淨與眩目的火燄；散佈於羅馬帝國全境的米塞拉教——米塞拉（Mithra）為清淨火球的象徵——於俗曆紀元前十四世紀，以伊蘭地方為牠的搖籃。人類的一般進化雖曾部分地磨滅此種原始宗教的痕跡，但牠在伊蘭却仍保有非常活動與非常確實的性質，故一般民衆對牠仍處於原始感動的情緒中。

實在的，任何時期，人類與動物或在火山的噴口，或在被霹靂燃燒的樹木，或在燧石碎塊的衝擊，或在種類不同而能摩擦而發火的樹幹上，認識火的存在；可是教人保存火炭或火種，或更好點，教人如意產生火種的技術，却是何等奇妙的獲得呀！我們今日引以自驕的一切發明，若與此種最初的發現比較，只是極其渺小的事物，只是當初某人靠着他的天才，見到一粒火花在他視線之下發光時，留

給我們的原始能力的變質罷了。神話歷史與真實歷史中的最高尚的人物已經誕生了，這就是偷火的普羅美忒（Prométhée）<sup>①</sup>。

我們都知道最初創造火的習慣皆被視為神聖的，依照古法，以硬木尖的枝幹鑽入軟木有孔的小棒，求出火種，為家主應盡的義務，會歷很久的時期。數千年中，家用的火被人繞以種種深深地尊崇的形式；奇怪的是同樣的儀式實行於印度汎神教與多神教的雅利安人，二神教的伊蘭人，拜物教的非洲與新世界，這可見拜火是各民族宗教進化與真正所謂教理之前的原始宗教。

這種崇拜與唯一重要的獲得吻合，到處能實行，而且幾乎不受地理條件的限制，牠是一切宗教中最能持久地不要僧侶儀式干預的一種；火的保存是主婦——一家生活的維持者——的自然任務。即在經過無數千年，無數萬年以後的

今日，此種崇拜，猶在無數的住屋中，默默地表現於莊嚴的虔誠中。帕米爾的格爾雀人，每天早晨，皆敬畏地剝去蔽着火炭的灰燼；對於牠的熱與光，尊崇到那樣程度，以致人們不敢以不潔的東西動着發燄的煤炭；他們又知道呼吸對火是危險的，因為從原始的時期以來，人類即懂得吸取於潔淨空氣中的氣息，每次呼出，即帶有細微的毒質，要熄火必須依照預定的儀式，以手煽之。在灶石上的火炭，如勝利地在宇宙中的太陽一樣，每日主宰着我們的工作。

此種尊崇活火的原始宗教，存續於一切時期。羅馬直至末日，猶保存爐灶的崇拜，為民族生命延續象徵的童貞女，終身虔誠地担任維持維斯大(Vesta)祭壇上的聖火，歷十世紀之久。其他的宗教，即起源於死的恐怖的也是一樣，皆有牠的勢力的侵入。惟在僧侶的職權之下，象徵代替了具體的現實，信仰已不如今日尚存在於伊蘭高原居民中的有力。然而就在我們的時代，沒有一個教堂或寺院不燃着一種小火，在歐洲很多的鄉村中，主婦們謹慎地覆蓋夜間的遺燼，使翌日早

晨有傳熱於發聲柴木的火炭。

## 十六 耕種的崇拜

當古代一位發明家想到以燧石刀箝在原始由耕牛拖曳的木犁之前的時候，便有另一種宗教產生於伊蘭人的祖先中，除了早爲人類之友，位置在自由人之後的狗，耕牛是最受尊敬的牲畜。我們還不知道此種土地通氣法的發現究竟始於何地，但在吠陀裏，東方雅利安人對於耕種所表現的崇拜已指出此種實用的方法是由傳授得來，使討探者的視線向着他們所出生的高原，伊蘭尼亞觀望。另一方面，美索不達米亞從紀元前五千年即有耕犁的認識。耕犁的發現大概從這些區域向舊世界很多部分散播，終於代替了鋤耕的老法。

由使用犁頭完成的革命是社會中最深入各民族生活，最使各民族向着新



道路前進的革命之一。另外此種農業耕作法的改變或者引出伊蘭居民以此代彼的食物更替。直至那時，供給人類食用的穀類是黍，自從耕者手邊有翻地較易而且翻得更深的工具之後，其他供給食用的植物，如一般植物學家在伊蘭與小亞細亞諸山尋覓其發源地的小麥與大麥，即漸漸奪去黍在食物上的位置。

時間的遼遠使古代所完成的各種大事，互相接近，一般歷史家若以這些遠古的發現為同時的產品，即犯極大的錯誤。然而，家畜的使用，車輪的發明與耕作的改善，以及較富食物的獲得，如果真的發生於同一時代，——相差大概只一千年左右，那末，雅利安世界的人對於藝術，科學與思想，那時，也已進入非常進步的範圍了。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祖先對於戰勝命運的新獲得，滿懷着天真的興奮，他們的腦海中便生出一種新的宗教，即實行耕作，播種與收穫等典禮的「農業教」。亞味斯塔 (Avesta) 經上有一段說：『何謂好好地服從真正的信仰？』就是努力耕

種小麥』奧爾姆斯特 (Ormsd) 答道：『當小麥萌芽的時候，魔鬼恐懼了；當人們割麥的時候，魔鬼駭得發喊；當人們磨麥的時候，魔鬼就消形匿跡了。』崇拜「火」「耕種」「犁」「耕牛」以及使人生活的「麵包」的原始宗教皆從感恩與很易了解的驚奇的情感中發生出來，此種最初的敬仰絲毫不會使個人的智力墮落；在這些宗教的習慣中，沒有一點東西是損害信徒的人格。卑怯與愚蠢的事實，只在崇拜的行爲落於教士的掌握，一切皆須循着固定的儀式，強迫的禮制之後，纔開始顯露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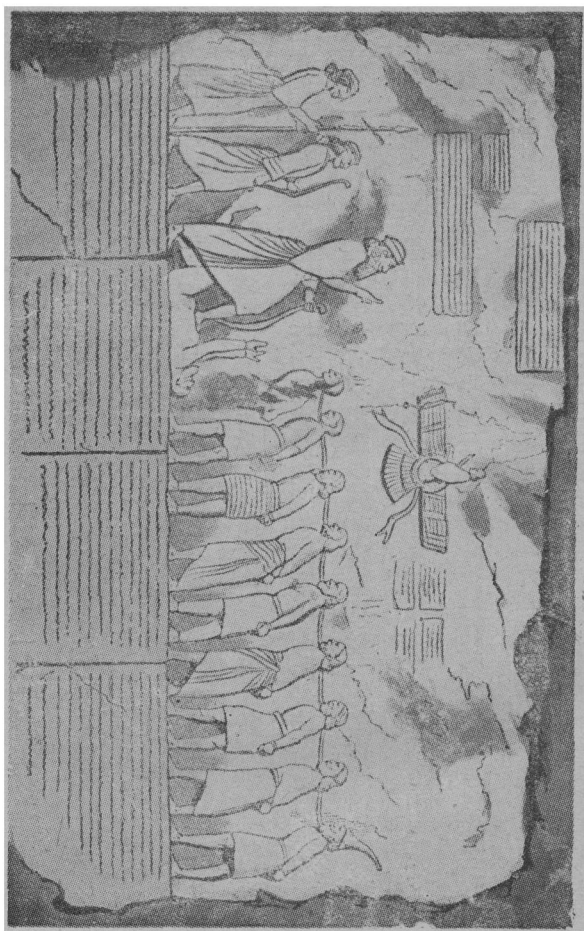
## 十七 瑣羅斯德與馬斯達教

人們在亞味斯塔經與其他瞻禮式書籍——尤其是俗曆紀元後九世紀的「伯爾維」文 (Pahlvi) ——上所發現到的原始伊蘭人的這些宗教，自然是與一

一切的自然教與精靈教互相混和的。讚賞天與雲，尊敬從岩石間湧出的泉水，懼怕人類無理性情緒中所產生的惡魔等情感，在馬斯達教未形成之前，也攙雜在伊蘭宗教之內的，馬斯達教乃崇拜「無上」與「極智」之神，在人類思想史上佔着極其重要的位置，不但包着以前一切宗教的法式，而且加以「善」與「惡」絕對衝突的觀念。

不論創教的人，柴拉得伐斯得拉(Zarathustra)柴拉得斯得拉(Zarathustre)柴特切(Zadutch)或瑣羅斯德(Zoroastre)是否真有其人，或僅是後來被人創造的傳說人物；不論他是否當大流士(Darius)之父喜斯大柏斯(Hystaspes)時代，生於百克得里亞，亞得羅巴坦或更好一點說，喜爾罕尼亞，這都沒有多大關係。依據一種似乎可靠，但不能確定的字原看來，瑣羅斯德的意義或許是「好農夫」吧？

比達敏四種文字的碑銘



人們以何種名義要視他爲第一個僧侶，第一個戰士，第一個耕者，換言之，要視他爲一切勝利的與被征服的階級的代表呢？我們不知道；我們只要曉得他的名字是伊蘭二神教的象徵就好了。

假如崇拜「火」「耕種」「自然」與「精靈」等宗教，在其誕生與發展的現象上，無需與特殊的地理情況相連，那末，馬斯達教便不一樣；馬斯達教的確印有伊蘭自然的形跡。無疑的，兩種相反力量永恆地鬥爭的意識並非是波斯所特有，每一民族，每一個人都能在其本身發現出來。我們不絕地見到一切事物的節奏與其相反的情形：光明與黑暗，快樂與憂悶，愛與憎，生與死。男與女也能構成兩種相反的名詞。推而言之，就是同一個人也能分爲物質的與精神的二種要素，雖然在他的生命上，形體的單一性是非常顯明的事實。最後，在政治與道德的觀點上，一切社會都能分成黨派，或「梭夫」(Goth)（這是柏柏人中，黨派的意義，）本國人與外邦人，希臘人與蠻族，甚至天之驕子與地獄的魔鬼。可是，波斯却把這兩種原理的

衝突呈現於物質的形式之下，使一般信徒不斷地記念着牠。先是高原與土耳其曼尼亞草原以及美索不達米亞平野等低地有絕對相反的地理大事實，次則，互相接觸的民族，此處的伊蘭人與彼處的都蘭人，以彼此不同的風習使敵對的情況更形顯著。另外，即在高原本身，也有青色的田園與燃燒的黃沙或鹽質的荒漠等截然相反的環境。伊蘭有很多部分，各個城市須環着石築的城牆以避沙邱淹沒的危險。這就是以伊蘭人·魯斯丹 (Rustem, Iranien) 及都蘭人·亞弗拉西阿普 (Afrasiab le Touranien) 或心善的國王斐里敦及好殺的暴主瑣哈克為象徵的情境。

在宗教的神話中，猶有同胎產生，權力相等，兩者皆有無數神兵為助的神的雙生子的故事，以繼續此種相反的情形。兩神之中，一個即亞烏拉·馬斯達 (Ahura-Masda) 或奧爾姆斯特，換言之，就是真正智者的馬斯達 (Mazda)；另一個即安格羅·馬伊奴 (Angro-Mainu)，亞勃里曼 (Ahriman) 或壓制，強迫與兇殘的

精靈；我們大家只是這些奇異的鬥士的戰利品。然而人類並不完全自暴自棄地參與此種實行於他們頭上的神的鬥爭的；如果他們不斷地以自己的力量幫助「善」的一邊，經過了七千世紀的期待，他們定能以最高尚的方式，勸誘亞勃里曼改變宗旨，傾向正義與博愛，使奧爾姆斯特終於得勝。

這就是從阿卡米尼朝統治時期以來，波斯人對四周平原居民所傳佈的宗教；牠不久因受着各種地方的宗教的影響，並因那些貪得權力與利益的教士的擅改，終於失掉牠的原有性質。阿卡米尼朝崩潰之後，所謂「大教士之國」的亞得羅巴坦是馬斯達教的主要中心，這裏駐有該教的首領，其權力與崇奉該教爲國教的薩薩尼朝諸君主均等。一般教主會將大批美麗的銀幣遺給我們，上面刻着拜火的「大教士」與傳說的鐵匠加烏埃的旗幟，他們自稱是神意的代表，對人固然施過很深刻的影響，但以家主爲真正教士的家族宗教，至少直至薩薩尼朝統治的時代，即耶穌紀元後第三世紀，却仍繼續存在。

達爾美斯丹 (Darmester) 說，亞味斯塔經於阿爾撒枯朝 (Arsacides) 治下完全被修改過；可是，聖書中有許多很古的段落，却没有被後來的編輯們損害到，這就是馬斯達教留給我們的最古的紀念品。雖然古代形式下的教理幾乎完全消滅了，但大部分民間的故事，寓言，謎語，俗諺與史詩的斷片却仍保存在經文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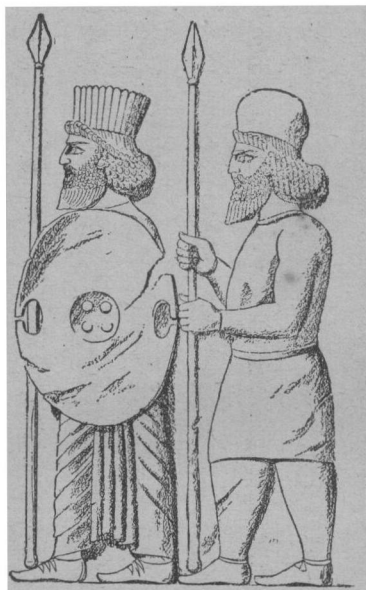
大流士宮殿的浮雕



論人們對於伊蘭的原始，追溯到如何遼遠的古代，這些可寶貴的人類思想的表現總是相同的。這些口口相傳的任何檢查權力都不能干涉的，由乳母述給孩童的故事，即在其結構上，也保住遠古的性質：任何思想的傳授都沒有較此更加保守的方式，雖然無數來自四周的民族，文明，及敘述者個性的變化，使其表面呈出不同，同樣，在基督教的世界，「仙女故事」(Conte de fées)自母而女，幾乎毫無改變地遺傳下來，而不使一神的觀念攙雜其間。社會上即使有最重要的革命完成，民衆幻想的原始狀態却仍是不變的：在俄國很多的故事集中，關於「姆齊克」(Moujiks)的奴隸制的，僅有少數的痕跡。

## 十八 米底亞人與亞述人的鬥爭

擇爲國家中心的城市的屢次更動，可以由波斯地理的形勢來說明。該地的集中點有時向這邊，有時向那邊，都隨引力與危險而轉移。所以政治的重心都一世紀一世紀地改變，而且往往是出於突然的。伊蘭強固的地理個性好像一個被許多敵人挨輪鬥爭的戰士；依他所受攻擊的情形，改變地位，有時向左，有時向右，



米底亞與波斯的步兵

有時以長劍，有時以短刃，不絕地圖謀對付敵人的方法。西部是波斯勢力所常注意的點；各大帝國成立於江河的區域，伊蘭勢力的中心也。

沿着高原的邊緣而更動；當巴比倫或低矮的美索不達米亞的另一城市被選爲平原統治首都的時候，高原的人民皆集中他們的力量於蘇薩或拍西波里斯 (Parsepolis)，當尼尼微在亞美尼亞山麓獲得第一等地位的時候，抵抗的中心則在厄克巴塔那。

二十五或二十六世紀之前，當伊蘭歷史開始有確定形式的時候，米底亞人的優越權力，已歷許多世代，可是，高原的其他居民還沒有柔順地服從他們，此種衝突的結果，使處於西北諸部落霸權之下的同盟勢力無形地縮小。米底亞人與亞述人的鬥爭替代了數千年來蘇薩人與加爾底亞人間的衝突，惟伊蘭人的地位，因有亞得羅巴坦的自然堡壘，較以欄人的特別鞏固，以欄人以山前區低谷的蘇薩爲都城，常有受攻擊的危險。在兩世紀左右的時間中，亞述諸王的戰羣有許多次衝入峽道，而且屢次成功取得敵地，壓制該地的人民於暫時服從的狀態之下，最初的一個薩爾一直登至務魯木 (Urmiab) 湖；薩爾馬那柴爾第三 (Salm-

anazar III) 穿過柴格羅斯山道，大概直達初生的厄克巴塔那城所在地；薩爾恭循着固定的方法，逐去雅利安分子，使敘利亞人與腓尼基人移殖於米底亞的若干山谷；可是，尼尼微的統治者對其隣居『強有力的米底亞人』所得的小小成功，那樣喜歡徵引，以致後者是否真的服從他們，反成一個可疑的問題。

當亞述的勢力達到最高點的時候，一種來自中亞的民族遷徙又使一切再成問題。塞克人 (Sakas) (塞種人) 併吞了前亞細亞全部，自百克得里亞直至尼羅河三角洲附近，都是他們的領土；在亞述辦尼泊統治末期的七八年間，他們蹂躪米底亞，亞述，亞美尼亞，巴比倫尼亞 (Babylonia)，巴力斯坦 (Palestine)，腓尼基 (Phénicie)，然後消滅於失敗的人民的總體中，破壞的潮流雖不久即行過去，但各民族的平衡却因此而被推翻了。米底亞人因有多山區域的庇護，未被完全毀滅，故首先恢復他們的損失；脫去危險之後，他們只想與亞述人決一最後的勝負。米底亞帝國成立於尼尼微帝國的廢墟之上，尼尼微的都城被毀滅了，從此牠的

名字也不再出現於歷史了。

米底亞諸君主很迅速地擴展他們的統治，自波斯灣沿岸直至黑海沿岸，自愛爾門特河流域直至小亞細亞哈利斯(Halys)河流域，但他們的權力比較是和平的。在薩爾恭與亞述辦尼泊諸人的征略之後，居然有和平與盟約的時代，的確有點可驚。美索不達米亞幫助米底亞人打倒尼微巴比倫王那布巴勒塞爾(Nabupalussur)與厄克巴塔那王基阿克索來斯(Kyaxares)間所訂的友誼條約爲他們的繼承者尼布申尼撒(Nabukudurussur ou Nabuchodonosar)及亞斯底阿日所遵從。呂底亞(Lydie)也曾抵抗伊蘭人的最初攻擊；後來，覺到能力相等，一般戰士即停止戰鬥，締結和平的協約；此種和平一直維持到米底亞帝國的傾覆。然而，距今二千四百八十九年之前，居魯士代亞斯底阿日登上厄克巴塔那的帝位；這是一個直至那時都柔順地接受米底亞人霸權的波斯親王。此種情形曖昧的篡奪大概由米底亞貴族中不滿意的黨派助成，因爲朝代的更替沒有

經過征服的舉動：居魯士自視爲波斯人與米底亞人的君主，努力使兩個民族站在絕對平等的地位：阿卡米尼朝的帝國從此成立了。

## 十九 阿卡米尼帝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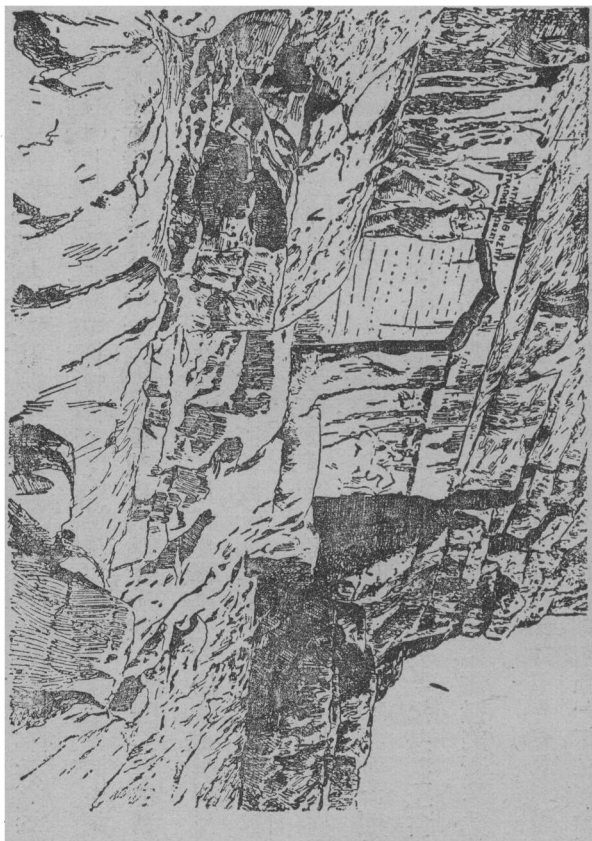
居魯士一登帝位即竭力聯合其帝國中不久以前尙互相水火的一切人種要素，使其成爲統一的總體，他如其他許多前於或後於他的暴主一樣，以向外發展的手段調停國內的敵對黨派。於是征服很多不同的民族，使其聯成一個廣大帝國的長期侵略和併吞就此開始了。

在這種可怕的開拓勢力之下，一切已知的世界幾乎都被圈入阿卡米尼國家的界限：美索不達米亞與亞美尼亞，小亞細亞，敘利亞，埃及，西來那伊克（Cyrene），喜斯伯里特（Hesperides），塞種人的地域直達北部的草原，伊馬烏斯

(Imrahis)積雪的山嶽，以及後來馬其頓人亞歷山大以波斯諸「大王」繼承者名義所略取的印度西北部，都是他們的領土；自東至西，相距四至五千里的區域都隸屬於波斯諸君主的治下。在此種盛大的時期，波斯的情形與七八百年以後的羅馬帝國一樣。世界帝國的夢想從來沒有那樣近於實現的程度。波斯不但在領土的幅員方面，勝於羅馬，即在智識與文化的偉大，哲學的運動與思想的容忍方面，也居第一等的位置。可是這樣大的帝國對於首領是有很大的危險的；居魯士沒後，伊蘭好像包着全世界似的，而國家的元首握有那樣大的權力，與擁有那樣高的地位，以致『令其喪失理性的太滿與太重的迷醉』使他成爲一個歷史會對我們描摹的加烏斯 (Kaous) 或坎比斯 (Kambyses)。

廣大帝國的重心在各種事變的影響之下，又要重新移動了。首先，當不大注意都城問題的波斯人，成爲統治民族的時候，因他們國內諸小侯國封建組織的關係，他們本部的一個城市獲得第一等的重要。位於波斯本部中心的拍西波里

比述敦伯爾提亞文與波斯文之碑銘





斯，以牠的尊嚴，超出一切城市之上；以後，帝國通常的都城，厄克巴塔那爲夏季的駐在地，重建於蘇薩廢墟之上的新蘇薩爲冬季的駐在地。在伊蘭人所要攻擊的西方世界附近，就是這兩城的好處；從兩個前哨的地點，「王中之王」能指揮軍隊向被威嚇的各點前進，從此可以監視着美索不達米亞及地中海沿岸——自埃及直至黑海——諸民族的行動。二千四百四十九年前，當大流士戰勝郭馬大（Gaumata）之後，大概爲通知西方諸民族起見，就在厄克巴塔那與柴格羅斯嶺間一塊厚密石灰質的岩壁上，以波斯文，安柴尼文，亞述文，三種文字蝕刻「神之居留地」；比述敦或排齊斯大那（*Bisutun ou Bagistana*）的碑銘。『這是我「大王」「王中之王」波斯王，各國之王喜斯大柏斯之子，阿卡米尼族亞爾撒美斯（Arsam es I'akhmenide）之孫，大流士……』倨傲的敘述就這樣開始。

在大流士以這些誇大的辭句紀念他本人光榮的時期，西亞一切文明的國土差不多都並列地隸屬於他的廣大帝國的統一之下。波斯人所完成的侵略，不

像其他有些強制失敗者改變語言與文化的吞併那樣壓迫：每一民族都保存其法律，風習，甚至本地的行政，處於「大王」的霸權之下，一般臣民只盡納稅與當兵的義務就夠了。統治着很多大小不同的民族的主人高興被壓迫的羣衆間有人種與語言的差異，他的腦中從來不想使一切人種的要素組成一個統一的團體，並令他們只有一種思想方式的政治制度；他只要做一個獨裁的統治者，使一大羣忠順的總督(Satrapae)接受他的絕對意旨，且以兵士實行他的願欲，就已心滿意足了。

「王中之王」在大流士以前對波斯封建的諸侯，幾乎只是『同僚中的第一人』對外國的被壓迫者，則爲絕對的主人。此種雙重的統治，結果總是有利於君主權力的發展的；然而，希臘的一般歷史家，雖不了解波斯諸王的心理，也不得不說他們與亞述的君主不同，他們寬待失敗的敵人，甚且不相信自己有虐待奴隸的權利。居魯士與後來的大流士皆避免殺戮被征服的民族；從古代波斯人的遺

產中，他們至少還保存着一部分尊重人命的情感。

## 一二十 波斯人與希臘人

在決定希臘人與伊蘭人勝負的戰爭之前，早有不絕的接觸與活動的商業往來，使兩種文明發生相互的關係。此種進化首先由小亞細亞許多民族，有的血統近於希臘人，有的多少受到一點希臘化的民族間接地完成；次則，是亞底克（Attique）與貝羅波納斯（Peloponèse）的冒險者——今日大批向外遷徙，追求財富者的祖先——來教授藝術與技藝，或對「大王」供獻他們的職務。有的充醫生如克戴細亞斯（Ctésias），有的當傭兵或軍隊的首領如亞全細拉斯（Agéziaras）與克來阿爾克（Cléarque）。希臘各城的市民往往被本地政治的事變驅逐出國，在蘇薩的朝廷中，找到棲身的所在。至於如希羅多德一類的旅行家，則毫無掛慮。

地遍歷帝國各總督的轄地；兩個敵對的文明這樣非但不互相躲避，而且每日爲各自的利益，互相混合。

在總名爲「錢姆細特御座」(trône de Djemehid)的拍西波里斯的廢墟上，人們能見到希臘影響的無可異議的證據。所謂錢姆細特乃是一個傳說的人物，波斯人認他即是喜斯大柏斯之子大流士。這些在阿卡米尼君主指揮勝利軍隊侵略附近區域時建造起來的奇妙建築，大都是模仿的作品。波斯諸君主在他們的遠征中見到被他們侵略與包圍的巨大工程，始而驚奇，繼而欲在本國，建造與外國同樣華麗的宮殿，他們從埃及及腓尼基，前亞細亞，希臘的歐洲等處帶回許多機巧的工匠。我們在有號碼的石塊上尚能見到留下的希臘文，普里納(Pline)認福賽(Phocée)的某戴來弗納(Téléphane)是一個曾在大流士宮廷中生活過的大藝術家。

然而許多努力研究拍西波里斯巨大建築，想確定其中組合要素成分的專

門家，終於承認波斯的建築家並不全是模仿者；他們給他們的作品以一種特殊的性質，這性質與他們固有的天才，所用的材料，以及工程所完成的特別情況，完全相合。真正屬於他們的是壯麗的涼台（terraces）以及堂皇的使莊嚴遊行有非常宏大景象的階級；是高度強於闊度十至十二倍，重的柱頭由兩蹲獸（公牛、母羊或獨角馬（licorne））組成的圓柱。被黑影截斷的日光從寬闊的屋頂，穿過柏木的棟樑，照耀於金的和象牙的帝座，塗釉的磚地和鑲着金色流蘇的紫幔上。就全部說，這的確有一種特殊的，只能在伊蘭高原上找到的性質，即建築的體裁與希臘的也只有模糊的類似；兩者主要的不同是在希臘的建築到處產自地方的創制力，而伊蘭高地的建築則為滿足君主的尊嚴而發展，後者在民族的藝術中，不能繼續為活的創作。

伊蘭的建築，還模仿亞述與加爾底亞的藝術，不過皆出於偉大而獨立的觀念及真正特出的性質罷了。人們請以放在他們大廈門前的翼牛來批判罷：牠們

不但較亞述宮殿的翼牛大，而且雕刻也較美麗；再則，波斯藝術家沒有借助於他們尼微先輩的奇怪幻想，沒有以透視的粗劣情感，給他們的怪異動物以不合理的五足。

在伊蘭一切紀念物中，王陵是最少模仿外國式樣的遺跡。在這些作品裏，古代伊蘭穴居者的體裁或許還有一部分被人襲用：死者的地下居室定與活者的住宅類似。這些墳墓的一般圖樣總是相同的：通葬室的門上列着一大隊抬着大楯的雕像，大楯上立着已故國王向祭台上的發光聖火致敬。最高的在平光岩石上部俯瞰的人物爲生翼的「法盧埃」(Falonar)，這或許象徵哀求者的最優之「我」，他此時已向天上昇，將死者的善意報告給奧爾姆斯特。

希臘主義對於伊蘭人的影響有阿卡米尼君主制對於希臘諸小共和國的影響爲報答。一般商人，手工匠與藝術家所帶來的敘述，多數欽差與其隨員的奢侈生活，在希臘人的活潑想像上，自然有極大極深刻的印象，每個小羣體中互相

背後跟着侍衛的國王



拍西波里斯的浮雕，上面刻着「法盧埃」

水火的黨派，爲事物之力所牽引，目光總向着黑影射及西方的「巨靈」注視，有些自由的市民倨傲地回憶到大流士與薛西斯（Xerxes）的一切權威皆崩潰於他們的槍頭時，對於住着「蠻人」的世界，存着無限的輕蔑；另有些，以自己祖國統治爲目標的人們則以爲一言一語皆得人民服從，自沙漠熱帶以至北部冰凍荒原，無人敢違背其意旨的絕對專制是一種非常偉大的景象，於是夢想希臘也須有這樣的制度。次則帝王的手邊又有賄賂所產生的可恥的力量：金錢，貴重的織物，與貿易順利的船上貨物，往往有改變那些表面像煞不可搖動的信仰的可能。人們不見薩拉明（Salamine）的戰勝者，忒密斯托克爾（Themistocle）後來成爲波斯的總督，以「王中之王」的名義，統治人種，語言與風習皆屬於希臘的城市的事實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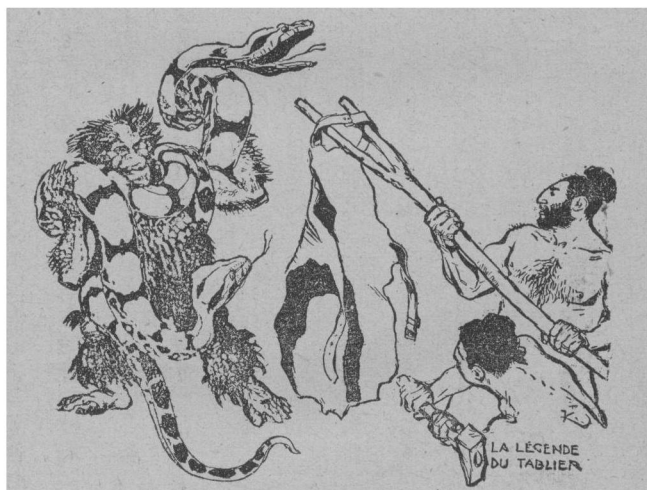
阿卡米尼族中的一個人物，即徒然與其兄弟阿塔薛西斯內蒙（Artaxerxes Mnemon）爭奪帝國的小居魯士（Cyrus le Jeune）在歷史上好像是半希臘人，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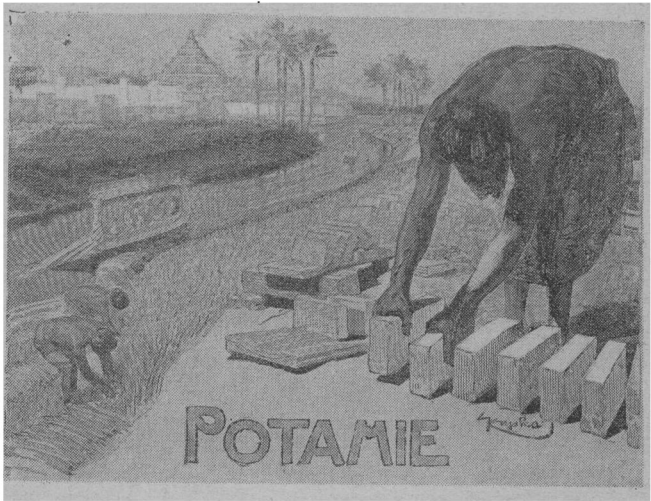
至少有希臘文化的外觀，他善於誘引著作家與藝術家出入於他的宮廷。我們在後來爲民族與思想大門爭預備時期的偉大的十八世紀，也見到同樣的情形，一般文學家與學者從西方趨向普魯士的腓特烈（Frederic）與俄羅斯的喀得林（Catherine），同他們談論理想並對他們提議改造的計劃。同樣，善辯的腦中尙充滿蘇格拉底教訓的色諾芬（Xenophon）也在波斯人中尋覓模範，依他想，真正出類拔萃的人物是偉大的『那樣善於治人的』居魯士。

所以，聯合就這樣準備着了：波斯人自願爲希臘人，希臘人也自願爲波斯人。當米底亞戰爭的復仇者，亞歷山大，由希臘人與馬其頓人的怒潮衝上亞洲中部的時候，他並不以提高「蠻人」文化的希臘文明者自居；他只設法自成爲波斯人，代替哥陀曼（Gothman）爲「亞洲之王」，自娶其女爲妻，並以其領土的界限爲帝國的準確界限。在他的多數都城中，蘇薩特別是波斯的，巴比倫則爲前亞細亞

各交通大道的中心，有統治東方世界的自然形勢。可驚奇的是「兩角的」亞歷山大的聲名在亞洲各民族較在希臘世界普遍；他真的被人視爲他自己所願做的亞洲的征服者。然而他的登基即確定了兩個紀元的區分點：從此希臘人的國土與伊蘭尼亞同屬於一個世界，這些昔時構成不同領域的地方此後在其運動中，都有連帶的關係；自覺的人類因此增加了一倍。







下卷  
不達米亞



## 歷史紀略

對於這一卷中所陳述的事實，不能編立年代表。即使利用新近搜掘的結果，我們手邊也只有若干君主的名稱。除開蘇薩(Suse)與巴比倫二地，尼布爾(Nippur)，亞噶特(Agade)，烏魯克(Uruk)，啓叔(Kichu)，拉爾薩姆(Larsam)，烏爾(Uruk)諸城的君主統治權甚至不出城牆以外。

加爾底亞的傳說敘述一種產生於人類歷史以前的神話，洪水即是牠的主要穿插；繼之而起的是尼布爾泥版上所列舉的朝代與其異常的年代總數；我們能稱爲蘇馬連·阿卡德的(Suméro-akkadienne)時期，將我們引到俗曆紀元前

二·二二五年附近。次之，人們又辨出另一時期名第一巴比倫帝國，牠的年代，如我們以下所說明的，尚有相當的或然性。以下就是根據克雷 (Clay) 的最近似的紀年：

蘇馬達·阿卡德時期

各城的傳說朝代；神話的人物：季爾加曼斯 (Gilgames) 睦里爾

(Mulil) 盧格爾 (Lugal) 安撒虐 (Ensigna) 等等。

俗曆紀元前

歷史的人物：墨西林姆 (Messim) 大約在……………三一〇〇年

歷史的朝代：

啓叔第四朝，埃阿納頓 (Eannatun) 等大約在……………二九七八年至二八七三年

烏魯克第三朝大約直至……………二八四八年

亞瑪特王朝，直抵地中海的塞姆帝國

薩爾喜那 (Sarghina) 老薩爾恭 (Sargon I'ancien) 及

其兒子那朗新 (Naram-Sin) 大約直至……………二六五〇年

(別的有些估計則使這些人物退後一千年左右)。

在同一時期，有一個昆巴蒲 (Kumbabu) 與一個喀利葛

古西那克 (Karibu-ehu-chinak) 在蘇薩爲王。

烏魯克第四朝等大約直至……………二六二五年

檳人的中介時期，烏爾巴古 (Urbagu) 等大約在……………二五〇〇年

烏魯克第五朝 民族的反動，古岱亞 (Gudéa) 大約在……………二四七五年

烏爾第三朝，丹基 (Dungi) 佔領蘇薩大約直至……………二三五八年

一個擾亂的時期把我們引到：

第一巴比倫帝國，這大約成立於……………二二二五年

這一朝的第六個君主是哈模拉比 (Hammurabi) 他的一個



繼承者爲散孫·依拉那(Samsun Ilanna)

這一朝把我們引到……………一九二五年

卡西特(Kassite)中古期雅利安族入侵古里格爾沮

(Kurigalzu)等,這時期把我們引到……………一二六〇年

亞述的霸權

都古爾底·伊努卡推翻巴比倫王朝大約在……………一二六〇年

以下就是他最著名的繼承者:

都古爾底·發拉撒爾(Tugulti-phalassar)……………一一一五至一一〇〇年

阿達特·努伊亞里(Adad-nuiri)〔加拉克(Kalach)

的建造〕……………九一〇至八九〇年

亞述·那西·柏爾(Asur-nasir-pal)……………八八二 八五七年

薩爾馬那柴爾第三(Salmanasar III)……………八五七 八二四年

阿達特·努伊亞里第三(Adad-niari III).....	八一〇至	七八二年
底格拉茨·發拉索第二(Tiglath-phalassar II)		
〔大馬色(Damas)的佔領〕.....	七四五	七二七年
薩爾恭第二(Sargon II)杜爾·薩盧金(Dur-Sarukin)		
宮殿的建造.....	七二二	七〇五年
西拏基立(Sennacherib)巴力斯坦戰役.....	七〇五	六八一年
亞薩爾·哈丹(Assar-haddan)埃及的征服.....	六八一	六六八年
亞述·辦尼泊(Assur-banipal)亞述勢力的最高點.....	六六八	六二六年
塞種人(Scythas)的侵入破滅亞述帝國。		
尼尼微諸君主的霸權並沒有阻止巴比倫諸王佔		
相當的地位,以下略舉其中幾位的姓名:		

那布那撒紀元後  
奧林比亞紀元後  
耶穌紀元前

那布那撒(Nabonassar).....〇至一四<sup>年</sup>  
二九至三四<sup>年</sup>  
七四七至七三三<sup>年</sup>

瑪爾杜克·巴利·地那

(Marduk-bali-dinna).....二六 三八 五五 六七 七二 一七〇九

薩瑪蘇姆金(Samassu-Mukin).....八〇 一〇〇 一〇九 一二九 六六七 六四七

那布巴勒塞爾.....一二二 一四三 一五一 一七二 六二五 六〇四

米底亞人得尼布甲尼撒之助

破壞尼尼微在.....一四一 一七〇 六〇六

尼布甲尼撒.....一四三 一八六 一七二 二一五 六〇四 五六一

亞米瑪杜克[Amil-Marduk].....一八八 二一七 五五九

那布那希特(Nabju-Nahid).....二〇九 二三八 五三八

同年，居魯士佔領巴比倫。

正文一七〇面提及加爾底亞人曾觀察到一次日蝕，根據新近的計算人們承認牠的產生距俗曆紀元後一九三〇年，已有一三、四七二年。哀利賽·邵可侶曾提議以這個天文現象爲歷史紀年的起點，即所謂「奧柏特紀元」(ère d'Op-port)，這使我們論及大事的日期時，能避免「紀元前」的記號。然而，本書的著者並沒有決定在他的正文中，實行他的建議，主要的理由是這「紀元前」紀年所激起的混亂，對於史前的文明，依然存在。在永恆的進化中，不能有起點。唯一合於邏輯的解決就是時常從現在算起：居魯士佔領巴比倫，距我寫這幾行字的時候，已有二、四六八年。

第一巴比倫帝國以後的日期，由金星經過日輪的事實證實，加爾底亞一塊泥版謂這產生於國王散孫·伊拉那在位的第八年，據近代天文學家的觀察，距一九三〇年已有三、八九九年（俗曆紀元前一、九六九年）；即使有錯誤，也只能相差一一九年，其實這是不會的。



## 一 不達米亞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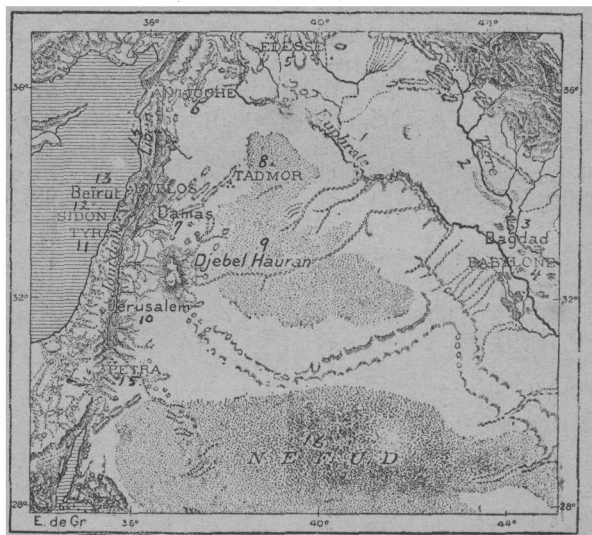
在亞美尼亞崎嶇峻險的高地之南，蜿蜒着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的河。見到廣大競技場（*cirque*）似的區域，外面繞着一層高似一層的山脈，山脈中又通有寬廣的門戶，使移民能大批地進來的情形，人們即會知道，在這個外高內平的地方，一定有歷史大事的完成。這裏即那條沿着亞洲橫隔膜根腳前進，於伊蘭高原分爲二支，一支向亞得羅巴坦，另一支向哈馬丹（*Hamadan*）與厄爾溫得山麓的民族大道的終點。第一支路線經過苦特人（*Kurdes*）的國土，於大柴勃（*Grand Zab*）河與底格里斯河會流之處，降抵平原；第二支經過比述敦（*Bisutun*）與柴格

## 地圖八 不 楚 米 亞 盆 地



1. 柴格羅斯嶺。 2. 西里西亞關。 3. 幼 拉 的 河。 4. 托魯斯山。  
 5. 黎班山。 6. 多克瑪河。 7. 姆拉特河。 8. 大柴勃河。 9. 小柴  
 勃河。 10. 地阿拉河。 11. 柴格羅斯山。 12. 底格里斯河。 13. 奧  
 龍得河。

地圖九 美索不達米亞西面的沙漠



1. 幼發拉的河。
2. 底格里斯河。
3. 巴格達。
4. 巴比倫。
5. 厄達斯。
6. 安提阿。
7. 大馬色。
8. 塔德摩。
9. 哈蘭山。
10. 耶路撒冷。
11. 底爾。
12. 西頓。
13. 貝魯特。
14. 黎班山。
15. 庇特拉。
16. 納富特沙漠。



羅斯山道，直達美索不達米亞中心，即土地最肥沃，人口最稠密的部分。

「競技場」的西北，有兩條路使美索不達米亞直接與小亞細亞，間接與歐洲世界交通。一條越邊境的山區抵昔時多湖且爲多克曼水（Tokmansu）注入幼發拉的河之處的大平原；這就是巴格達（Bagdad）與君士坦丁堡間的孔道；另一條經幼發拉的河最西的曲角，向托魯斯（Taurus）山口，即特別著名的「西里西亞關」（porte Cilicienne）方面前進。最後，地中海沿岸的高地，即巴力斯坦與敘利亞海濱，一距離一距離地間以去到船舶停泊處的峽道，使海岸與雙生的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的河流域聯絡，如此，黎班（Liban），多魯斯與柴格羅斯間圓形大劇場似的區域易被人們訪問，其實氣候，人種，語言，與文明等各不相同的一切民族都會到過此地。直接浸着美索不達米亞邊緣的只有一個海，即兩河所傾注的長海峽，惟其他傍近此處的海面也把貨物，旅行者與思想運給牠。

然而幼發拉的河平原又可分爲絕對不同的兩部分，一部分非常活動，即真

正所謂美索不達米亞，另一部分，人們可稱牠爲死的，因爲牠被火山的熔質，岩石與不毛的沙礫所佔，居民只有遊牧的貝督英人。分「競技場」爲兩半的界線是西面曲角斜向波斯灣的幼發拉的河。此種沙漠的界限同時又爲印度海與地中海間貿易的大道。從文明發軔的時期以來，東方的金、珍珠與絲綢與西方各種貨物的交換卽由此地經過。幼發拉的河，如尼羅河一樣，是一種自然的道路，故兩河沿岸的帝國間，發生一種極劇烈的競爭。近代一般人都以爲商業的競爭是新近的產物，列強爭奪遠方市場是「昨天」的事，殊不知實際的情形適得其反，例如賽曹斯得里斯 (Sesostris)，亞述、辦尼泊、坎比斯等卽當時戴着王冠的專利代表，正如不久以前，杜普來斯 (Dupleix) 和克里甫 (Clive) 在印度及今日分割非洲的列強在非洲的情形一樣。

在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的河兩條自然的道路上，有數處由自然指定，成爲真正歷史的地點。如大柴勃河會流的附近，昔時尼尼微城所在，底格里斯河諸過

渡所在便是一例馬其頓人奪取波斯帝國的「亞爾柏爾之戰」(*Bataille d'Arbellise*)即在附近鄉野實行。又如各支流所匯集，爲地阿拉(*Diylah*)河廣大支流所到達的區域也是如此。這個運河交錯如廣大迷宮的地點，有古代巴比倫的廢墟，亞歷山大繼承者的都城：塞琉西(*Selencie*)，波斯薩薩尼朝帝王駐在地的太息豐(*Otesiphon*)的舊址，即現代伊拉克(*Irak*)都城的巴格達也在此處。這是美索不達米亞全部的真正重心。人們於此而且能一目了然地認出何者爲中幼發拉的河的要點。該河與地中海間的道路起於沙漠終止的地方，經安提阿(*Antioche*)塔德摩(*Tadmor*)與大馬色而入海。

向印度洋開着的波斯灣如內港一樣，使海員有學習旅行大洋的機會。以前加爾底亞人即已給予此種海灣以「河」或那爾馬拉都(*Nar maratu*)之名(羅阿齊語)。這是巴比倫文明發展的主要地點，因爲這個幾乎鎖閉的長海有許多便於停泊船隻的羣島對內河的船戶們說，好像是江口的沿長，對外海的水手們

說，又像是大洋的「內港」。所以，自加爾底亞歷史發端以來，文明人所認識的世界地理的範圍，藉海與向海傾注的江河，即已大得可觀了。

刻在西爾布拉 (Sipula) 諸雕像底座上的地名，指示我們，由船舶載來用以建築城市的各種材料，如金屬與木石等所從出的地域，究有多大的幅員：當地的商人在五十世紀左右以前就已認識在西的埃及及與在東的以攔、東面、巴比倫擴展的範圍超過以後希臘人與羅馬人知識所及的界限，亞述文的一種記載——據奧伯特 (Opfert) 鑑定已有二十八或二十九世紀之久——對我們指出尼微帝王的商人直至「季候風」 (monsoon) 海●購買珍珠，直至天之極頂的北極諸海搜集琥珀。然而，位於陸地內部的亞述帝國對於加爾底亞人的地理知識，毫無增益。反之，亞述諸君主的統治却與知識和道德大退步的時期符合，大概在

加爾底亞人與亞述人的兩個時期間，世界的地平線自行縮小了。

## 一一 居民與語言

兩河流域的全體形態與羅馬的圓劇場（Amphithéâtre）相似，各處的道路都向這裏會集。平原間居民頗稠密，多草的區域爲遊牧者與其牲畜所佔，能利用江水灌溉田園的場所爲務農者所居。然而，平原有些低窪的部分很久留於周圍移民所不能接近的狀態中：這是潑水散成湖沼，湖沼中充滿蘆葦，湖沼周沿繞有厚密植物的沖積地。除了土地的自然障礙之外，又有熱病阻人接近這些奇妙的，後來成爲加爾底亞肥沃之區的面積。所以，要想此種開墾荒地的神異工作能夠完成，必須經過很多世紀的連續，但當歷史最初曙光發現於此地的時候，此地已由人類的工作改戍耕種的田園。一種最古的，起於六千年左右以前的碑銘，名巴

比倫尼亞爲坎齊(Kangai)或「灌溉河與蘆葦之國」開墾此種以肥沃著名的土地的功效應當歸給來自高原與「競技場」四周諸山谷的各種民族。

在這些開化的部落間，人們找不到一個語言屬於印度歐羅巴族的人種。一般研究亞述文的學者，在最古楔形文字的碑銘中，找不出近於伊蘭語與塞姆語的字跡，覺得非常驚奇；他們只好以牠屬於都蘭語，如烏拉阿爾泰的一樣。由這些記號所表現的語言是語根無變化的膠著語，就其全體言，與後來移入美索不達米亞諸民族所說的完全不同，在塞姆人語言中佔極大部分的喉音，完全沒有，即唇齒音也很稀少，最後，最能指出此種文字發源於亞細亞的，就是一百八十種已知記號所表現的生物與物品皆出於氣候與加爾底亞不同的區域，其中的動物羣系與植物羣系產自較北的部分：這裏沒有獅與豹，但有熊與狼，這裏，人們不知有單峯的駱駝，但有雙峯的駱駝，這裏，人們所種的最顯著的植物是松柏科(Co. infères)而不是棕樹與葡萄(奧柏特語)此種經過蘇西亞納而達美索不達米亞

的語言與文字或者能在以欄探出原始的祖國來。有好些學者都以爲在這裏發現到尼格里多 (Negritos) 人種。不幸，以欄也與美索不達米亞一樣，沒有史前文明的痕跡。反之，土耳其斯坦 (Turkistan) 的挖掘却引出蘇馬連新石器文明的發現。人們今日都以這些北部的區域爲美索不達米亞最初居民的發源地。

這一羣移民雖然沒有將他們的名字留給我們，可是他們的偉大事業却是我們文明的基礎，他們因連續地經過時常變化與受過勞働改造的環境而獲得很大的，後來爲我們所享受的進步。當古代烏爾 (Ur) 諸王在下加爾底亞原始的紀念物上，慶祝他們的光榮時，他們自稱爲「蘇馬連 (Sumer) 與阿卡德 (Akkad) 的君主」；根據大多數著作家註釋的結果，這兩個名稱的意義卽「平原之人」與「山嶽之人」，其他有些考古學者則解爲「南方人」與「北方人」。直至現在，人們纔一致地承認阿卡德人爲一種被蘇馬連人同化的塞姆種的人民；但在最初文字刻於磚上的時期，這兩種民族已並列地生活於兩河所灌溉的鄉

野另外歷史的最初資料却指出兩者不絕的鬥爭紀元前三千年初葉蘇馬連人戰勝，惟自第二十九世紀以後，阿卡德人又獲得霸權；薩爾喜那（Sarghina）與那朗新（Naram-Sin）先後統治着自波斯灣直至小亞細亞的區域；過了兩個世紀，蘇馬連人的古岱亞（Gudea）又重新佔着優勢。不論這些地方的衝突如何變化，而不達米亞的文明，直至新塞姆種人降臨的時候，却仍保持着無可異議的統一。

地名學把蘇馬連阿卡德人古代優勢的例證給與我們；有人以爲他們是古代大多數地名的創造者，特別是兩大河的名稱。幼發拉的（Euphrate）即布拉都（Puratu），阿卡德文的意義是「河床」（lit fluvial）。指底格里斯（Tigre）而言，亞述人改爲地格拉（Diglat）——我們今日在灌溉河的「地全伊」（Didjeil）中尙能找出其遺跡，——由以色列人（Israelites）改爲喜特令爾（Hid-degel）的伊地格拉（Iddigla）在阿卡德語中也有同樣的意義。然而，無論這些最初的開化者在知識與精神上的勢力如何，他們在當地居民的數目中必居少數，這或者因移民



漸漸增加使他們失掉了優勢，或者因他們坐享特權，以致自行墮落，因為他們後來的人數漸漸減少，終於完全消滅於塞姆種的要素中。

巴別塔的傳說謂該塔建造者彼此間有語言的混雜，足以指出當時有多少種的移民集合於兩河的沿岸；可是，這些人種各異，統統隸屬於塞姆人優越勢力之下的分子終於完全「塞姆化」了。多數遊移的部落，在沒有征服該地之前很久的時期，即與該地定居的人民衝突；這只是純粹的匪盜，他們的名字，喀比盧人（Khabiru），據說即聖經上所述的，被人視為猶太人祖先的希伯來人（Hébreux），意義好像與貝督英人（Bedouins）相同。這些遊牧的希伯來人，當時遇有良好的機會，即向不達米亞富饒與肥沃的地方，進行迅速的侵略。

四十五世紀以前，巴比倫有塞姆人（即所謂「迦南人」〔Canaanéen〕）朝代的成立；帝國的名稱使人對於他們所用的言語，毫無疑問。以後新來的，由加爾地人

(Kaldi) 或加爾底亞人 (Chaldéens) (即聖經的加斯丁姆人 (Kasdim)) 合成的人種加入兩河流域間已經混雜的居民，終於使人受着他們的影響，以他們的名字代替以前居民的名字。他們到來的時候，是許多集團，他們於不達米亞南部成立好些侯國 (Principautés)，後來纔爲巴比倫尼亞本部的主人。四〇五五年以前，有一羣加爾底亞人，在哈模拉比——與以欄人 卡道爾拉奧爾曼爾 (Khadr-Laormer) 同時代者——領導之下，佔據巴比倫，使巴比倫第一次成爲統一王國的都城。數世紀之內，加爾底亞人征服北起亞美尼亞諸山南至波斯灣的全部區域，漸次強迫一切人種的居民都用他們的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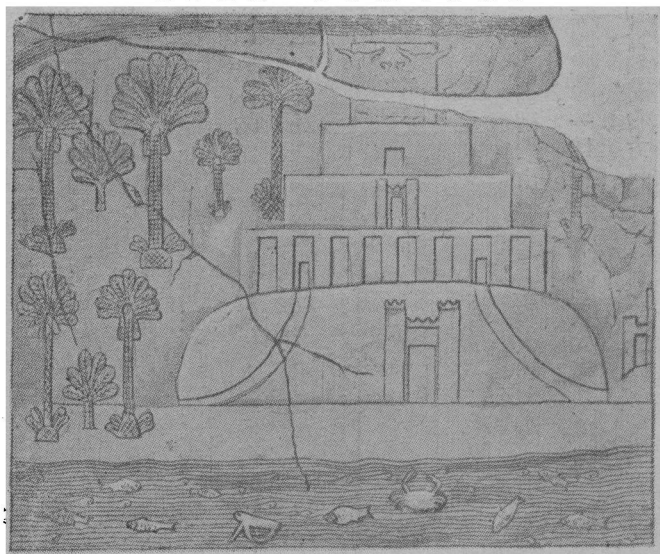
阿卡德土語漸次成爲一種神聖的語言，雖然當地的人民不使用牠已有數百或數千年之久，但宗教的神祕儀式仍繼續應用牠，如我們今日基督教會的拉丁文一樣。在阿卡德文成爲死文字至少經過十世紀之久的時候，巴比倫尼亞的修道院仍繼續教人學習牠 (勒諾爾曼語)。人們用牠實行祈禱，魔術與占星術；就

在我們的語言中也還保存着若干阿卡德文的遺跡，正如我們的神話中猶留有阿卡德民族對於宇宙所存的若干概念一樣。

## 二一 塞姆族的由來

那末，這些於一千左右的長時期內，漸次混入不達米亞居民中的塞姆族（Sem）子孫究竟從何處來的呢？如果我們不知道塞姆族是否出於唯一的人種，或來自不同的始祖，那末，以上這個問題或者沒有解答的希望，因為現在還沒有一點證據能使我們肯定地說，上底格里斯河的亞述人與紅海的及希米阿里的亞刺伯人是否有相同的祖先。不過我們若承認民族的集團在譜系的觀點上與在語言近似的觀點上，有同樣的情形，那末，我們即有自問美索不達米亞這些移民與革新的最活動分子來自何處的權利。

根據亞述一種浮雕的巴別塔



有一派學者，尤其是

其中的斯普蘭全(Sprenger)，列諾(Renan)，德·撒爾才克(de Sarzec) 諸人以爲亞刺伯人是真正的塞姆族；後來成爲亞述人與加爾底亞人，腓尼基人與猶太人的各種蠻族，都從他們的半島連續地遷徙出來。惟此種假定離真實的地步尚遠。我們且能自問，塞姆民族的主要

部分或許從「山前區」甚至亞美尼亞諸山降下；在富於水源，肥沃地，植物與動物的地方尋覓人類發生的中心，不是比在亞刺伯人以那樣大的勞苦纔能維持其生活的不毛沙漠上尋覓，較為合理麼？有人甚且大膽地以塞姆這個字的字源來自亞美尼亞托魯斯東部，真正由遷徙塞姆人居住的新姆（Sim）國。此種名稱的近似或不夠作為證明，因為塞姆人這個名稱的普通意義，如其他許多民族的名稱一樣，是民族集合倨傲的結果：塞姆人一辭的含意即是「光榮」的人。

#### 四 聖山與極樂園

不論名稱的由來如何，塞姆人的傳說與祈禱總以北方為他們祖先的故鄉，倒是的確的。一切時期，最能刺激人們想像的「極樂園」的神話，也使我們的視線朝着相同的方向。那是當然的，此種事實無論如何，不能作為正在爭辯的塞姆

種起源問題的論據；牠的意義至多只能是「人種」發源於某山的南麓，至於此山的位置，人們可以依自己的想像，安放於地球的任何一點。其實，亞洲的地圖上代表「極樂園」的山峯很多，爲滿足民族的虛榮，或爲符合於宗教的概念，山峯隨幻象而轉移。在原始時期，當傳說剛成立的時候，受着尊崇的山嶽大概是一個非常著名的尖峯——這可說是地上最神聖的「人物」；但從各民族離開了他們幼年時即見矗立於他們搖籃之上的保護人似的山巔之後，他們即忘掉了牠的位置，在他們遷徙的旅行中，他們的虔敬也自此峯而彼峯，連續不斷地移動。先知以賽亞 (Isaie) 讚美「北方極處，位於「神」的衆星之上的聚合寶座」時所說的，究竟是那一山呢？大概是亞拉拉山或高加索山吧？這都沒有關係，因爲地球表面上有的是神聖的山嶽，即在平坦的原野，人們也會造出假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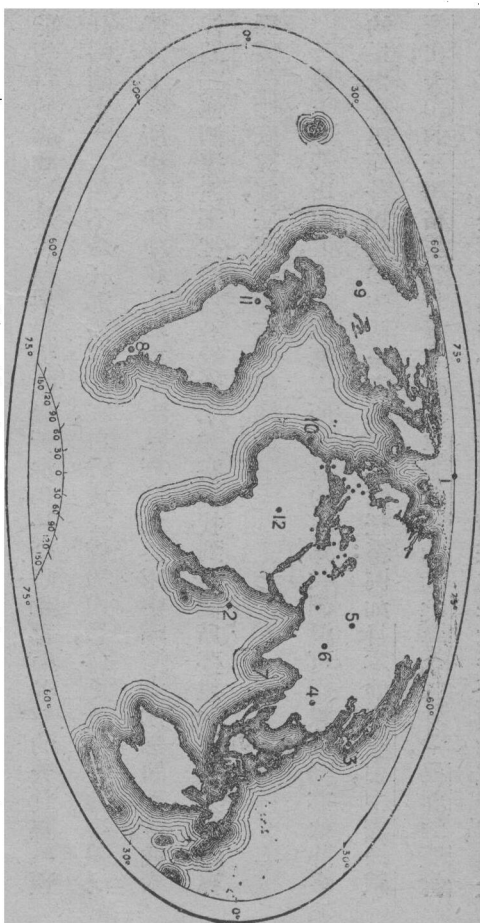
有階梯的金字塔 (Ziggurath)，(即經過多次翻譯，自改變而謬誤，於古代幻象史中，變成著名「雅各梯」(échelle de Jacob) 的東西) 不過是人爲的假山，有

階段的邱陵，爲神話中天使向神呈獻敬仰時所必登的道路。這些由於人手建造起來的巴別塔即是神峯的象徵，七星七門的金字塔無疑的，巴比倫王的「懸空花園」一定也有神祕的來歷；這不是由穹形的層次，疊成高的假山，以噴水機向之噴水的人造的「極樂園」麼？此種水流即是發源於高山頂巔的神河的象徵

(奧柏特語)

波斯文中由來大概不古的 Paradis (天堂或極樂園) 一字，起首只適用於「獵園」(Pairi-daiza) 卽繞以圍牆的地方，毫沒有今日被人釋爲「福地」的意義；然而 paradis 一字後來既然與「樂園」甚至「永遠的福地」同義，那末，那些位於厄爾溫得山或與厄爾溫得同樣壯麗的山嶽附近，不准他人入內而爲波斯王所獨享的森林，因空氣純潔，水源清新，草木榮茂，與獵物繁多，一定是非常可愛的場所。不過，此字在伊蘭人中，仍是禳神的表現；伊蘭人名神祕的地點爲「樊拉」(Va，) 與希伯來人聖書上所用的「伊甸」(Eden) 相當。因爲一切極樂園，除其固有

地圖十 世界的幾個極樂園與巨舟山



1. 北極
2. 普拉斯林島 (塞設勒羣島)
3. 富士山 (日本)
4. 峨嵋山 (四川)
5. 汗騰格里峯 (天山)
6. 美魯峯 (喜馬拉雅山)
7. 亞當峯 (錫蘭島)
8. 羅斯懷撒勒斯 (巴仙峨峯)
9. 北美的萊峯(?)
10. 幸福島 (加那列羣島)
11. 厄爾多刺多 (新格勒那特)
12. 哈且爾叻斯 (乍得湖)



的壯麗外，必有使其本身無盡期地美麗與使人滿懷想念的要素。那些把這個名稱給與某地的人們一定想到他們爲避免敵人的入寇，地震或其他災害而不得不離開某地的情形；他們所以視這些地點爲極樂園，尤其是因爲他們一失而不能復得的緣故。可是，希望與過去的憂苦混和，一切時期都有願望的天堂與「預許的國土。」人類不是在那高的所在，白雪或雲霧的山巔，或更遠一點，地平線的彼方，太陽所從出的神祕區域，或太陽臥在紫色雲床中準備去休息的地方，或季候鳥在他們遼遠遷徙中所尋覓的未知空間，找到他們所夢想的國土，無飢，無渴，無疲勞，無奴隸制，甚至無死亡的聖地麼？

地上的聖山很多，除開歐洲人所知道的以外，我們還可以想像到其他許多的峯巒，在四周各民族的生活上，盡過重要的任務：例如日本的富士山，中國的娥媚山，天山的汗騰格里（Khan-tengri），喜馬拉雅山的美魯（Mérou），錫蘭的亞當峯（Pic d'Adam），最可驚異的一個極樂園的所在地是太平天國的戰勝者，喀土

穆 (Khartum) 的英雄戈登 (Gordon) 所選擇的；這個狂信的基督教徒以塞設勒羣島 (Seychelles) 中的普拉斯林島 (Ile de Praslin) 爲聖經上的伊甸，甚至不厭繁瑣地描寫其中的情形；善惡的靈樹即著名的「海椰子樹」(Lodoicea Seychellarum)。另一個目光並不較短的英國人，則把極樂園移至北極；依他看來，比較其他區域早冷的冰地必然是我們最初祖先的居留處……非洲中部，乍得 (Trade) 湖附近的一個峯巒，加那列 (Canaries) 羣島的「幸福島」(Iles fortunées)，巴他峨 (Patagonie) 的一個山嶽，也有人說是極樂園的故址。即哥倫布也不是宣佈水流向巴里亞 (Paria) 委內瑞辣 (Vénézolan) 灣傾瀉的大河，來自地上「樂園」麼？人們又不是在幾千百個地點，以幾千百種方式，尋覓這個「樂園」中的周方士泉 (Fontaine de Jouvence) 或「金色人」(Eldorado) 的無盡藏麼？假如沒有地理學最後來開出我們這個行星的清單，承認一切現象中都有法則的統一性，人們現在或者還在尋覓這個理想鄉呢！

地圖十一 加爾底亞的傳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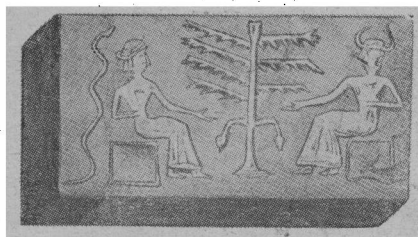


(說明見143面)

## 地圖十一的說明

當地的幾個聖山： 1. 德馬溫特 (Demavend), 2. 塞安特 (Sehend), 3. 撒伐蘭 (Savalan), 4. 亞拉拉 (Ararat), 5. 亞爾全 (Argée), 6. 加西烏斯 (Cassius), 7. 海爾蒙 (Hermon), 8. 和勒勃 (Horeb), 9. 西奈 (Sinai), 10. 厄爾溫得, 11. 丁底爾基 (生命樹之地); 12 古發 (Kufa) (亞當之墓地); 13. 埃里杜 (Eridu) 創造史由埃里杜的建立開始; 14. 可爾那 (Corna) (善惡樹的真所在); 15. 枯里巴克 (Churippak) 在幼發拉的河的一舊支流上: 據說洪水由淹沒古里巴克開始; 16. 西伯爾 (Sippar), 在貝羅斯 (Bérose) 的故事中, 此城盡尼尼微文獻中的古枯里巴克的任務; 17. 大馬色 (Damas), 供給製造第一個男子的泥土; 18. 極樂谷, 巴拉底蘇斯 (Paradisus) 村及加達克 (Kadech), 根據回教徒的信仰, 洪水最初的水源由加達克湧出; 19. 瑪波噶 (Mabog), 洪水所從出的岩縫。

## 亞當與夏娃



根據達利茨克(Delitzsch)的浮彫

不達米亞的居民把極樂園放在伊蘭或亞美尼亞的山峯，西部的塞姆人則牠於幼發拉的河流域，這個平原的樂園，因有猶太人的聖書，激刺人類的想像，

曾歷最久的時間。各城的僧侶都爭「清白園」

(Jardin d'innocence) 的真正地點，依宗教的

遷徙，都市的建設與破壞，他們指不同的區域

爲聖地的所在。例如巴比倫就是這些被選地

點中的一個。牠的古名叫做丁底爾基(Tintir-

ki) 意思就是「生命樹之地」，所謂生命樹，換

言之，就是生在地上樂園中央的一株樹；再則，

巴比倫尼亞本部的另一個名稱是剛·杜尼

阿克(Gand-Dunyah) 換言之，即神杜尼阿克之「園」，至於杜尼阿克究竟爲何

種人物，現在尙留於未得解釋的神話的黑暗中。其他的傳說則定神聖的底格里

斯與幼發拉的兩河會流之處爲真正的「伊甸」園。沿岸的居民說一個棕樹林即是那株以可怕果子使我們知道善惡的聖樹的生產地。「好城」埃里杜（Eridu）或爲加爾底亞最古的城市，其廢墟散在幼發拉的河左岸，距諸河會流之處八十公里的土地上。依據回教徒的傳說——這也許是以色列人遺給他們的——從赤土，換言之，從河邊泥土中出生的亞當的身體，安息於巴比倫之南的古發（Kufa）廢墟中，離天使之劍驅逐他出「安樂園」的門口，並不很遠。

從這些故事口口相傳以來，該地的地理已經受着很深的改變了。當時海岸的曲線，與巴比倫的距離較今日巴比倫與兩河會流處的距離還短得許多。另一方面，兩河的连接點也有向着下游移動的可能。所以，如在其他的場合一樣，我們不可在這些原始的故事裏尋覓積極的論據；我們須知道時間與空間中的準確事實也會隨敘述者的心理而轉變的。

## 五 江河與海洋的航行

大河的存在既那樣有力地改變極樂園的最初觀念，那末，牠對於風習與一般觀念的全部也一定會生同樣的效驗。例如由江河沖積層所形成的膏腴土的耕種與伊蘭尼亞諸山谷中的農業，有完全不同的兩樣性質。不達米亞農人所以能種植海棗樹是在下面沙漠邊緣，污泥田畝，『頭在火中，腳立水間』學習得來，海棗樹根本已成人栽的植物，因為牠再沒有野生的存在了：牠既純粹爲人類的作品，人類遂尊牠是超凡之神。

同樣，航行也發生於平原的大河兩岸，而伊蘭尼亞高地上的居民，則毫無學習此種技能的機會。順水而下的樹幹是建築木筏的最初教育者；在森林區域的下游，兩岸的人民用動物皮製成空袋，增加這些運輸器的抗水浮力，以便載人與

運貨。這種通行於不達米亞的運輸方法，亦可使我們證明，即在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的河沿岸滿佈着耕種地帶的時代，也有遊牧的人民，生活於水流的附近；皮袋的使用，定以荒原爲發源地，這裏既少樹木，而天生的植物又沒有可作承容器的果子，可編筐籃的葛藤，人們自然只好學習利用被殺的牲畜之皮，以應家常的一切需要；故他們用它爲渡水之具，也是當然的。一隻羊皮灌滿空氣，足載一人；即在底格里斯河水流很急與寬度不止一公里的地方，沿岸的居民也毫無躊躇地身臥皮袋之上，兩臂抱「艇」，兩足激水地冒險過江。這不但個人如此，即千萬的軍隊也如此，不但在不達米亞如此，即在其他住着遊牧民族的區域，人也自動地學到或由外人傳來同樣的方法；亞歷山大與馬其頓人在底格里斯河獲得渡河的知識，過烏濟河也用同樣的方法。今日爲輕舟所代的氣袋助渡法，由兩種不同文明的接觸產生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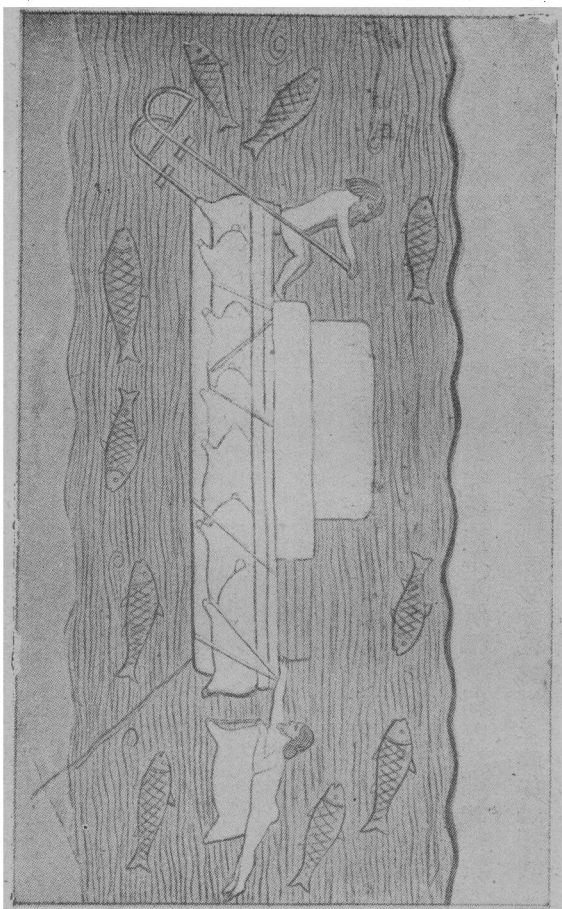
成文史沒有明顯地將航海的實行歸功於加爾底亞人，所以，近代的著作家



以爲能肯定地說，在腓尼基人之前，沒有其他亞洲西部的人民曾在大海中冒險。但有若干事跡却使逢·伊海林想到巴比倫人的胸前也有令他們與波濤奮鬪的『三根銅筋』(tripe arain)。有些自然的情況助成船舶的建造。無論船舶的形式如何，牠們總由輕的木材，覆以編組物，塗以瀝青的方法構成，至於瀝青，則底格里斯河沿岸與附近山谷緩流的石油礦中有很豐富的供給。

波斯灣——即以前的巴比倫灣——沿亞刺伯海岸方面，有一條去巴林

(Bahrein) 島的極便道路，巴林島爲出產價值高貴的珍珠之區，有無數廢墟指示我們，此地以前是人口稠密與商業重要的中心。在此種傍近海岸的旅行中，一般航海者用不到離開多埠海灣給與他們的自然內港；無論何處，他們都見得到海岸，陸地或羣島，他們沒有到大海（到東南邊無涯的印度洋，或到西邊，腓尼基，塞浦路斯與克利地的港灣，海峽及有涯的海邊）冒險之前，就在這裏學習他們的航海術。就進化的立場說，數千年前的波斯海比較今日的長幼發拉底河，底格



可爾撒巴的浮影

里斯河與克蘭(Karun)河也不是匯合於同一三角洲，要想從蘇薩至巴比倫或至尼尼微，必須冒着海上之險。人們從楔形字的紀載，大概都知道西拏基立(Sennacherib)與後來的亞述辦尼泊帶領他們的遠征隊到以欄，必須與波濤作戰的情形罷。

## 六 洪水的故事

洪水的傳說把西得那比克丁(Sitnaphtim)齊蘇得羅斯(Zisuthros)加西柴特拉(Chassisadra)或挪亞(Noe)的大舟作爲海船描寫，並給牠一個領港者，假如當地的人民沒有大航海術的知識，假如他們不了解指揮船舶前進的把舵方法，此種情形是很難說明的；其實，在底格里斯河或幼發拉的河上面，凡是好的水手都能自爲領港者，並且在沒有危險的大水上，只任船身自由飄浮好了，何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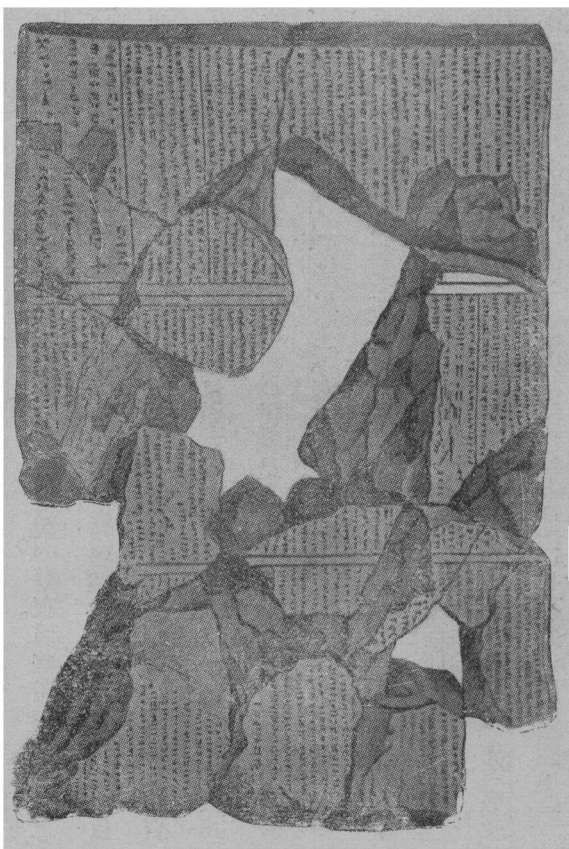
指揮呢！洪水降退時，放鴿的故事也對我們指出加爾底亞的海員，如以後的腓尼基人一樣，當他們在大海中駕駛，自信以爲近岸的時候有放鴿探路的習慣，放出去的鴿子，升得很高之後，直向最近的海濱飛去，以此指示他們應駛的方向；鴿子卽是他們的羅盤。在巴比倫文的敘述中，偉大的魚神埃亞（Ea）或奧阿納斯（Oannes）把第二次人類希望的救生船繫在牠的角上，拖過汎濫無涯的大水，向矗立着的山峯前進。此種象徵的確含有極重要的意義。神魚不但在狹小的海面上領導船舶；且使人們向遠處冒險，設法以他們本地的貨物，換得有用的產品。

象徵的魚，換言之，巴比倫尼亞經濟與社會史上的航海與商業，那樣重要，以致傳說將當地一切偉大的事業都作爲牠的功績。牠教人應用文字，學習科學及藝術，建造城市及神殿，牠給人以幾何學及法律原理的知識，牠指示他們怎樣播種及收穫；總一句說：牠把一切改善生活的東西賜給人類；貝羅斯（Berosus）說：『從牠的時期以來，人類沒有更好的發明。』故事又對我們說奧阿納斯是兩棲生物，

同時是魚又是人，魚頭之上有人頭，魚尾之下有人足；日間牠在陸地上生活，一至太陽下山的時候，牠即投入海中，待日球重現時再從海中出來。此種象徵的意義不是很簡單地對我們說，江河區域的文明是有雙重的起源，我們應該在陸地與海洋，農業與商業中尋覓其由來麼？

不久以前還以為根本是希伯來神話的洪水故事——因為以前只在猶太人聖書上見到牠的記載——此後已被列入起源於加爾底亞的傳說了。尼尼微圖書館的陶土片特別指出要被淹沒的城市：『你所知道的，位於幼發拉的河邊的枯里巴克（Churippak）城……多數偉大的神，他們的心使他們製造洪水。』現在由文獻指明的種種已被「自然」預先指定，因為這一類的神話一定會發生於求水不得的高原，例如伊蘭及歡迎任何洪水的多崗荒原，又如希伯來人遊牧所經過的北部敘利亞。這一類的傳說起初只能成立於大雨如注，江河汎濫，無限的平原被淹沒，富饒的收穫物被浸溺，廣大的城市被毀壞的平野。

刻在陶土磚上的洪水故事



敘述季爾加曼斯史詩的十二磚版之一，洪水只是其中的一種意外變故。

洪水的傳說不但發生於不達米亞；即其他隸屬於同樣地理條件的區域，例如中國黃河與揚子江兩大水所經過的地方，也有牠的存在。這些在相距很遠之國互相傳述的故事，在事變的節目上都有近似之處，例如大雨，洪水救生船與救生船遇山而止，人在險惡的航行之後，重見第一根綠枝，或第一朵鮮花，在大淹溺之後，人類重組社會等。可是從來未曾有過大水，而旋風，地震或火山噴發等爲其可怕災害的區域却沒有此種傳說，所以伊蘭最古的文獻中沒有一點洪水的敘述，使一般猶太聖書的註釋者起了極大的驚奇。當地的人民，自然不會視這一類未曾見到的現象，爲創世紀上所描寫的那樣厲害的天災。至於創世紀上的故事只是游牧民族的作品，加爾底亞傳說已被他們拙劣地改過。巨舟的名字「且巴」(Tebah)，意義即箱，並不是海船；其中而且沒有提及船的下水問題；即加爾底亞傳說中關於領港者，船的方向以及海上種種情形，他們也不知道照樣地重述。

洪水故事之外，尚有「巨舟山」(Mont de l'Arche)的傳說作爲補充，關於

這點，我們可以再借用一次人們認爲極樂園所在地的聖峯的名單。一切有此種傳說發生或採取此種傳說的國家必然在他們地平線的界限上尋覓少數「義人」得救，重興天下蒼生的聖地。爲神話創始人的美索不達米亞人民指繞在他們四周，自加爾杜克（Carducus）山至柴格羅斯諸峯形成一半圓周的山脈的最高點，爲巨舟傍岸的場所；所以，楔形字碑銘中所引的尼細爾（Nisi）應該在這裏尋覓。然而，大概採自亞述記載的希伯來聖書却明明說巨舟的「乘客」『從東方下山』到不達米亞的平原來居住。

亞拉拉是最好的巨舟山，但德馬溫特與加尼古（Canigon）間的二十峯巒，在周圍牧人的傳說中，獲得同樣的稱號。喜馬拉雅的美魯附近，矗立着諾旁達納（Naubendhanam）或「繫舟處」天下大水的時候，馬奴發凡斯凡大（Manou-Vaivasvata）就在此處繫纜。極樂園與洪水的兩種神話雖然範圍各不相同，但所含的意思却是一樣，這就是人類的誕生或再生，第一次在「極樂園」第二次



在巨舟所停泊的山峯。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各民族的自然傾向總把這些神話定於一地並且加上神在地上居留的所在。

## 七 該隱與亞伯

聖經上關於亞當(Adam)兩個兒子，一個農夫，一個牧人的故事非常明顯地指出巴比倫尼亞農業，在人類知識總體中所生的進化，因為，含在此種殘損敘述中的神話的的確確不是起源於希伯來的：如果我們不將某拙劣的抄錄者（或者是猶太神殿的某書記）所引入的明顯的錯誤除開，故事的本身實在太矛盾，實在令人難以解釋。其實，無論以色列人當他們引用該隱(Cain)與亞伯(Abel)兩兄弟的故事時，是否完全認識農業，但古代長老制社會的回憶使他們視遊牧的狀態為他們種族真正的黃金時代，却是可能的：在他們看來頌揚與尊崇遊牧

者的情況，即祖先亞伯拉罕 (Abraham) 以撒 (Isaac) 與雅各 (Jacob) 的情況，是一種孝敬的義務。從此纔有牧人替代農夫得神特惠的故事。

根據猶太形式的傳說，嗜肉的「神」因被祭台上精選的，調以香氣四溢之脂油的烤肉誘惑，特別歡迎牧人的供物，而拒絕謙抑農人所獻的果品。肉食神的這種顯著的不公道也許是人間第一次憎恨，第一次戕殺的原因。可是，故事的全部却指示我們，各類智慧，發明，與進步的祝福都向着被詛咒的兄弟。傳說若未被刪改或割截，牠所庇護的應該是農夫。以該隱為長子，敘述者的精神中已存有兄勝於弟的觀念，對於事物的了解，該隱尤其有特長，因為建造第一個城市的是他；發現製造各種各類銅鐵利器而成為工業家祖師的，是他的一個兒子；發明以風吹，以線彈的風琴和弦琴的是他的一個孫子。不僅止此，後來重為牧人，教其他遊牧民以編織帳棚之術的也是該隱的後裔。一切文明都出於第一個知道耕地，知道收穫麥穗，知道以篩與磨在麥穗中抽取麵粉與麵包的天才者。

其實，這不是一切經濟史的撮要麼？如果人們站在傳說所從出的加爾底亞人的觀點上，該隱決不是我們——受了不忠實之抄本影響的我們——想像中所擬的人物，並且第一個殺人者決不是農夫；因為社會的真實情形決不如此。就歷史的立場說，民族間的鬥爭首先攻擊者並不是和平的農人，而是尋覓新地的游牧羣。另外，殺戮動物，並剝食其肉的人較設法建造木犁的人易於發生殺人的觀念。所以在猶太形式下的第一次殺人的故事，實際是第一次的誣讒。

## 八 灌溉 住居 工業

我們主要傳說的發源地，即兩大河的流域，還以大部分物質文明的遺產，留給我們：土著產物的豐富，運自遠方的產物與商品的繁雜，移民所走的歷史道路的糝合，來自四方，而語言，風習，思想都不相同的外邦人的衆多等，給巴比倫尼亞

的生活以那樣強烈的程度，以致此地很早的時期，即有基本的發現或重要的改良，人類因有這些發現與改良，纔從原始的野蠻狀態，進至自覺的文明境域。第一，農業在這裏有過不可思議的進步，即使此地不是農業發源地，——因為任何時期，任何地方，都有初步的農業存在——牠至少在這裏曾經獲得使其成爲人類大乳母的發展。希羅多德曾以讚揚的，幾乎驚駭的辭句，描摹巴比倫尼亞農產的富裕。

不達米亞的灌溉法（這是該地氣候之下集約農制的第一個條件，而且是該地文明的有力因素）可以證明這裏的人民曾有強大的行動方法及專門知識與精神的偉大價值；幼發拉的河與克蘭河下游間，許多人造的，創始時期當在有史以前的水流蜿蜒至數千公里之遠。卡爾喀（Kerkha）諸水，從喀利葡（Karibu）的時代以來，以其如網一般的，其遺跡『不但發現於紀載中，即在地上也能找到的河溝』，灌溉蘇薩附近，米底亞的城牆（Mur Medique）大概是某條灌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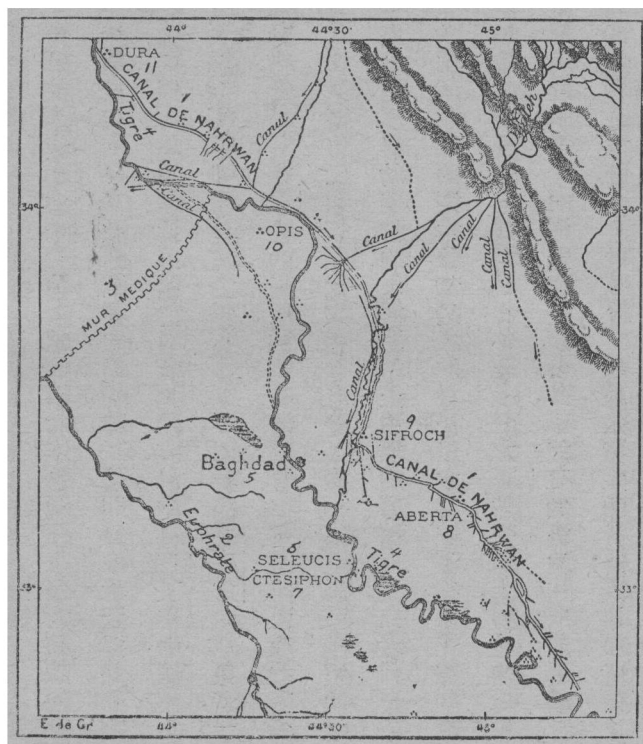
河的高堤。地全伊運河借底格里斯河之水灌溉右岸。但是加爾底亞人所經營的灌溉工程中，最可驚的，要算以下的這一條，牠給當時經過奧比斯（Opis）西面的底格里斯河左岸一萬二千平方公里的區域以充分的水量，使數百萬人口由此有生存的安全。牠的主流是那爾文（Nahrwan），意義即「供給食物者」（le Non-tricier）長四百公里，其間自杜拉（Dura）至亞亭（Adhim）過渡之處約七十公里，全在凝岩中鑿成。牠的河道掘得那樣得法，以致底格里斯河全部皆向牠們送水，因為當時，亞塞爾拜然（Azerbeidjan）與柴格羅斯多樹的山脈予該河以較高的水量。堤壩，引水溝，水量的規定，水流的聰明分配等指出當地人民當時有很好的治水知識。灌溉完成其使命，歷時數千年；尼布甲尼撒（Nabuchodonosor）曾令人修理杜拉的堤壩，後來亞歷山大的軍隊破壞了牠的一部分。薩薩尼朝的波斯人與後來阿拔斯族（Abassides）的亞刺伯人也曾維持灌溉的方法，但不能阻止與日俱增的汗寒：改變河床的底格里斯河，破壞奧比斯以東的那爾文運河，使當地

變成淒涼的荒漠。

今日在美索不達米亞爲人類伴侶的家畜，當歷史最古的時代，就與他們共同生活，創世紀第一章敘到馴養的動物時，語調間好像承認這些動物自古以來就已如此似的。馬爲「江河之國」的農民用以幫助自己工作的伙伴之一；阿卡德文給予牠的名稱叫「貝苦拉」(Palkurra)，意義卽「東方的馱負者」，亦可證明這個動物當初是在東方的高原被馴養的。飼育波斯最美之馬的著名「尼賽安」(Nisēenes) 鄉野〔卽尼斜泊爾(Nichapur) 〕一定是馬種變遷的過站之一。

底格里斯與幼發拉的兩河沖積土平原的原始人民，或者利用江河從亞美尼亞諸山所載來的樹木作爲造屋的材料，但木材並不多，在這些無樹而完全隸屬於集約耕作制(Culture intensive) 之下的平原上，務農的居民除以搗碎弄硬與就乾於日光的泥土建造茅舍外，不能有別種的住所；蘆葦，瀝青，硬土，草土混和的泥塊(adobes ou toubes) 等就是指定的材料；人類卽藉腳下的污沉，建

地圖十二 那爾文運河與米底亞的城牆



1. 那爾文運河。 2. 幼發拉的河。 3. 米底亞牆。 4. 底格里斯河。  
 5. 巴格達。 6. 塞琉西。 7. 太息豐。 8. 阿培塔。 9. 西弗羅克。  
 10. 奧比斯。 11. 杜拉。 12. 地阿拉河。

造他的房屋。這一類不大堅固的建築，當人們一旦不維持牠的時候，即會變爲長草的土阜；但這却是我們近代房屋的原始模型；即現在的地球上，也還有很多地方，因附近無木無石，仍繼續有牠的存在。

「江河之國」曾有很進步的金屬工業，從有史以前的時期，牠即已製造黃銅，青銅，鐵與金的物品；在瓦爾加（Varaka），模海伊爾（Mugheir）與蘇薩最古的墳墓中，人們曾發現到這些被人製造過的金屬，散在石的工具與石的武器之旁；其中所缺的只是銀具。鐵的使用很廣，尤以附近有柴格羅斯山，托魯斯山與黑海沿岸諸山脈之產鐵區的亞述爲最著。在任何地方（不論在埃及，或加爾底亞）人們所搜掘到的工具，都不能與普拉斯（Place）在可爾撒巴（Khorsabad）王宮倉庫中發現到的比較；這裏有小錐，小鈎，鏈條，鐵錐，碎石錐，鶴嘴鋤，犁頭，鏟，車輪箍，一切都由好的鐵料造成，堆積起來，如鐵牆一般，重量超過一百六十噸。

自生磚過渡到熟磚的時期，建築技術上的主要進化已在巴比倫尼亞本部



完成了。當熟磚未被發現之前，人們見到牠的存在，一定不止千百次。磚的堅硬在許多世紀中，或者只留爲觀察的事實而未被應用於初期社會的建築方式，直至機巧的建築家想以燒成的石塊作爲房屋一部分或全部的材料，藉以增加其美麗與堅固的時期。逢·伊海林說：『第一塊磚的燒成可被視爲地上從來所完成的各種事實中，效果最大的事實之一；就文明的重要言，人們很難以其他的現象與牠比較，』因爲城市就從磚中產生出來哩。

耕犁只增加食物的分量，石塊則集合人類爲社會，牠以勞動聯絡他們，以住屋使他們生起自己文化優等，民族偉大，與歷史久遠的意識，以建築所必需的智慧訓練，創起一大批研究與科學的知識，使人類進入文明的新道路。多數石塊中，尤以當地製造的石塊爲最重要；除少數區域之外，自岩間截下的自然石簡直是例外。據柏得爾斯（Petars）說，我們知道日期的第一塊燒磚屬於亞噶特的薩爾恭（Sargon d'Agade）〔即薩爾喜那（Sarghina）〕的宮室，距今已有五千七百多年。

## 九 巴比倫與磚

加爾底亞人所造，以頂端爲神座的假山，是深知測量土地，安放材料並計算土地抵抗力的有識建築家的作品；包有詳細問題與解答的幾何學就此築下發達的根基。有人以爲加爾底亞人區分時間的知識也從這些建築的工程中得來。要想完成這一類的事業，他們必須規定工作與休息的鐘點，擇定完全停止筋肉勞動與恢復體力的日期：這就是休息日意義的「薩巴都」(Sabatu) 或「薩巴」(Sabba)，後來，牠被有些猶太人與基督教徒改爲祈禱、苦修與悲慘的日子。工作的必要那樣好好地規定加爾底亞人的生活，以致神也似乎於第七日停止工作。上帝於六日中創造世界之後，終於卸去他認爲已經完成的事業而休息。同樣，依照巴比倫尼亞的故事，(希伯來聖書所轉載的並不準確)洪水於「天的水閘」開

放六日之後，也於「薩巴」之日停止；雲順從的勞働者，也有恢復其能力的權利。創造神的神話使神也有人類的風習。

魚神



根據加拉克的浮彫

加爾底亞人所獲得的這些準確的知識確使他們生起很大的倨傲，反映此種精神的創世紀對我們說到巴別塔的建造者特別以野心為動機；他們願意他

們的聲名爲全天下所傳誦。可是，不論如何，我們若就相對的觀點說，巴比倫人所造成的防禦城牆，的確是超過全人類的。京都的外城，周九十里，高十公尺，厚三十公尺；二百五十堡壘高臨城上。北面，另有一種屏障阻止敵人接近巴比倫；一個長的城牆與其壕溝把兩河間寬一百公里的「半島」截成兩半。城的內部，有廣大的足供被圍時人民食糧的鄉野，鄉野的內部，又有其他的城牆與外城並行地立着，使京都成爲無敵的地點，除內應與人民太自信攻擊之不可能以致絕對疏忽與不注意河的這一面外，敵人沒有方法，取得此城。巴比倫諸王，外面既有堅固的城牆抵抗敵人，內部又有跨江的禁城，防備臣民的反叛，他們藉着鑿在江底的地道，能自由運兵至此岸，或彼岸。的確的，巴比倫與其他的大城一樣，不能避免牠的命運；但歷史的紀載却沒有提及民衆的起事，外來的敵人無法越過牠的城牆會歷很多世紀。這一切都是磚的成績。如逢·伊海林所說似的：『磚是巴比倫世界的基礎』。

## 十 天文的觀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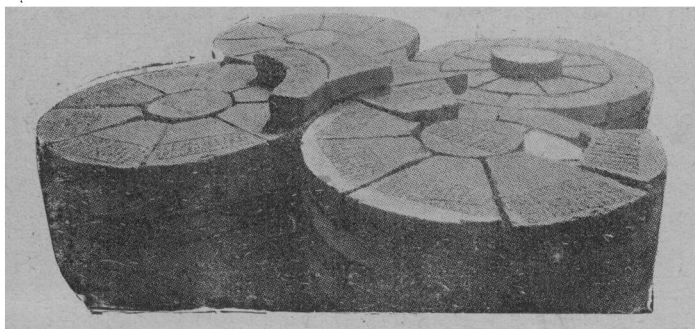
建築，鑿掘與航海的技術在科學上有很重要的結果；土地的測量或幾何學，時間的區分和天文的知識等都因此而生。在有些學者臆想每一民族的誕生都有其特出的，離環境而獨立的性質的時代，他們都說加爾底亞人對於星的觀察，較其他的一切民族靈巧。稍後，當他們感到研究此種特權之因的需要時，又想在該地人民的社會狀態中去尋找牠的理由，他們總喜歡說江河之區的牧民與其畜羣都在光明而往往溫暖的露天之下過夜，所以得有研究天體與學到認識季節變動之表徵的機會。殊不知此種論據與歷史的實情不符；加爾底亞人於很早的時期，即集合為稠密的城市生活，並不是露天過夜的遊牧民，他們所以有智慧的發展完全靠着他們務農與定居的風習。他們的隣近民族，如亞刺伯人與都蘭

人，纔是真正的遊牧者，對於天體的研究，按理當有更便利的機會。

不需要纔是廣義的技術之母，而且也是科學之母，因巴比倫的海員們有在天體上找到一個固定點的急迫需要，他們纔發現「天極」（即北極星）纔觀察表面旋轉的穹窿，與穹窿中各種不同的，時常保持其相關距離的星座，纔學到認識行星或惑星（Astres errants）。他們所以成爲天文家，因爲他們是航海者；還安頓在底羅斯（Tylos）沒有向敘里亞海岸遷徙的腓尼基人一定是他們的學生，或至少是他們的同學。是的，後來，當壓迫戕害了不達米亞人民的創制力的時候，這些學生纔以自己的創制力行動，纔以他們所認識的五海爲更廣大的行動範圍，纔由學生的地位一變而爲教師。

根據奧柏特研究亞述碑銘的結果，人們可以肯定地說加爾底亞的天文家連續地觀察日月與惑星，曾歷極長的時間；他們觀察到日月蝕的循環。他們很認識二百二十三太陰月——即十八年十一月——的週期，另外還知道更準確的，

## 磚製的巴比倫四合柱



每一磚都印有（從外面是看不見的）未燒之前刻好的記號，這是保護紀念物的永久，使其不被物質或非物質敵人侵害的符咒（哥比諾語）。

時間較長百倍的週期，——即一千八百另五年或二萬二千三百二十五太陰月，為日月蝕恢復原位的循環律。由觀察鑒定，特別選為其中一個週期起點的日蝕（奧柏特謂此次的日蝕恰在天狼星（Sirius）上山的時候）距俗曆紀元後一九三〇年已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二年，所以加爾底亞的科學，在依據星之運行以區分時間的知識上，超過其他的任何民

族，那是無可置疑的。至於太陰在天體中每日平均的行程，他們的計算，也與近代數學家的符合。

一年真正的長短也被他們認識，因習用的區分只有三百六十日，故他們於相當的時期加上一個閏月，以恢復其平均的擺動（Balancement moyen）。不僅如此，加爾底亞的天文家還敘述太陽的黑點，並論及光在各行星上的變化。他們注意有尾的彗星，且把衆星分成星座刻畫於渾天儀上，他們居然以他們認為不變的記號，描寫天體。

加爾底亞人還發明「十二宮」（Zodiaque）的記號；其他國度，如埃及，歐洲諸地，印度柬埔寨（Cambodge）以及中國等處的「十二宮」彼此有相同的象徵與形式，即可證明加爾底亞學者所完成的天文觀察為舊世界上一切十二宮圈的原始要素。這些證據的研究指出昔人構成最初十二宮的時代，太陽恰在金牛宮（Taureau）春分的地位，因為這一名的星座居其中的第一位。可是，太陽進



至這個記號距今已六十一世紀，進到次一記號也已四十世紀；於是我們可以結一句說，加爾底亞人臆象徵帶的時期，距我們至少已有四千年；另外要完成這一類的工作預先還要有長期的科學準備才行。

如此重要的探討又要很多的人才；每城須有牠的觀象台，須發表行星每日運行的報告，如我們今日各大科學機關所做的一樣。無疑的，預言好運或惡運的占星術(Astrologie)的企圖在觀察者的事業中必佔一大部分，但真正所謂科學也從其中獲得許多進步的要素：幾何學的問題找到解答，畫圖學者去嘗試畫圖，我們的博物館中今日尚保有這些可寶貴的古物的斷片。加爾底亞因有這些巨大的科學獲得，對於人類年代的計算似乎佔有以始日供給歷史的特權。多數紀元中，那布那撒紀元(Ere de Nabonassar)至少時常記載於日用的曆書中，依照此種紀元，俗曆一九三〇年，即二千六百七十七年。

不達米亞的人民不但以七與十二區分他們的時間——這從月與星期中

可以看出——而且還認識十的計算，所以人們普通歸功於亞刺伯人的十進法，也是他們創始的。亞刺伯人只是該法的傳播者。學術復興期的一個考據家婆爾薩尼 (Valerians Bolsani) 保存一個十進計算器，其中的記號和尼尼微與巴比倫碑銘上楔形的記號相似；故我們應視牠為真正加爾底亞的遺物，人們而且還可自問，古岱亞 (Gudea) (古岱亞是四十三世紀以前的古雕像，國王一手執尺，一手執規) 膝上的方板是否即古人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遺產：十進法的古算盤？至於我們的撇也是未變的楔形記號。

## 十一 商業

予「江河之國」以那樣多好處的環境的優越條件，還使巴比倫尼亞在舊世界很廣的幅員上成爲各民族的中心市場。我們從哈模拉比的法令，知道當時

商業都在富有資本家的掌握中，這些資本家（一切都如今日的一樣）高高地指揮商業的競爭，委託「買辦」管理瑣細的買賣。商人從極遠處，從人們須行數月甚或數年路程的地方趕來。就其全體言，這樣的貿易只能藉出產地與消費地間的往復來完成。所以只要司法觀點上有了某種保障，交換制度定能在這些語言各異的人們中自行發展。總一句話說，加爾底亞人知道信用的組織。一般專門家立出會社與婚姻的契約，他們實行抵押與保證，利用金屬為交易的方法，知道以運輸中少有被竊可能的憑票代替金錢，所謂憑票即上面註明錢數與日期，然後放在爐邊烘硬的「西伯得」(Siparte)或泥版。

## 十一 書籍與文字

這一切交換的方法因文字的發明，更加便利，文字是思想直接的物質化與

交換思想的工具。「都蘭化」的蘇馬連阿卡德人，即不達米亞最初諸城的建造者，在距今六十世紀之前即已蝕刻他們的碑銘。洪水的故事可以證明巴比倫人在歷史發軔時期對於書籍，即已表示敬重。希伯來紀載中，只述到保存動物種類所必需的預防，而巴比倫之神，當其推測大禍將至的時候，對齊蘇得羅斯的第一句囑咐就是把一切載有文字之物的前部，中部與末部埋藏在「太陽城」的西伯爾（Sippar）。此外，就是創造的神話也說到書籍的產生對於人類的出世是必要的；埃里杜的創造即有富裕的佈置，換言之，該城在「人類種子未被播種」之前，即有觀象台與書版的彙集。在歷史未呈確定形式之前，科學發展的時期即已那樣久長，故我們不能臆想書籍以前是否另有時期存在。各城皆倨傲地競爭文學的中心。加爾底亞的烏魯克（Uruk）或瓦爾加（即聖經的伊勒克（Ereka），希臘地理學家的奧爾哥埃（Orchoe））也如西伯爾一樣，是一個「書籍之城」；薩爾喜那曾在尼布爾（Nippur）建造一座圖書館；亞述辦尼泊就在這裏要人抄錄大多數準備編

韓尼尼微宮殿史的文章，文章的數量，若以近代四開本的書籍計算，每本裝五百面，能裝五百餘本。

愈向遼遠的過去追溯，文獻指出文字起源的時期亦愈古，一般學者都安心地等着不達米亞古代的圖書館終有一日會被人們充分地搜掘，充分地檢閱，使我們能詳細細明明白白地認識這些地方五世紀以前的歷史，如我們認識米底亞戰爭以前的希臘史與西比阿（Scipion）以前的羅馬史一樣。

印在或刻在加爾底亞各圖書館所保存史料上的最初記號的形式同象形的文字頗相似，是一種物品的意象表現。這種書寫的樣式若專在語言相同的國人間作為表現思想的工具，似乎感不到變更牠的需要；但當民族與民族接觸，塞姆人與阿卡德人接觸，彼此以不同語言表現形象意義的時候，困難就發生了，——專有名詞的翻譯尤其是不可可能，所以，象形之外須加補充的記號以示字音或字母，須以新的，完全發音的形象代替舊的寫法。這些變更在蘇馬連阿卡德文

明之後數世紀，巴比倫，亞述，波斯等統治的時代，連續地產生於加爾底亞的文字中。

用作書版的材料與書寫的方式也於時代過程中漸次改變了；有一時期，人們於新鮮的陶土上刻字，而羅弗都斯（Loftus）從烏魯克搜掘中發現到兩塊載着同樣紀述的書版，上面的文字一塊是印成的，另一塊是刻成的。後者終於戰勝前者，那時期一切文獻的文字幾乎都如釘的形式一般，深深地刻在硬磚之上。原料決定書寫的方式：巴比倫的文字所以有奇怪的形態，因為磚是人們隨手可得的唯一便利的物品，因為在磚上蝕刻曲線是一件困難的事；最容易實行的是硬的，突然終止的直線。

一般學者如格羅得芬（Grotefend）勞林遜（Rawlinson）等終於能詮釋阿卡德人與亞述人，米底亞人與波斯人的楔形字的碑銘，他們的研究的確是神妙而不可思議的，當尼布甲尼撒與大流士之世，一般文書官要找古憲的意義已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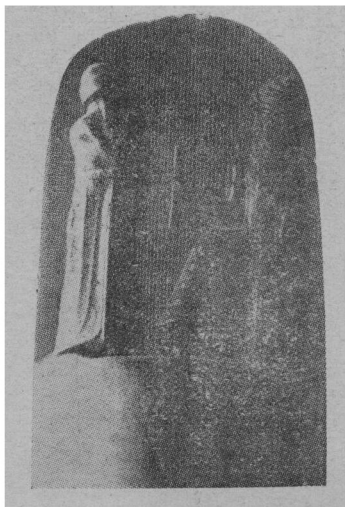
十分困難，與我們同時的學者，居然能說明難解的文字，他們的功績不是更大麼？歷幾千年的長時間，民族已改變了語言，敵族的朝代連續於同一帝座上，如果沒有服務於圖書館的編輯者以近代塞姆文的形式細心翻譯，原始的記載，將成爲完全不可解的廢物，雖然他們須於此處彼處依然保留着宗教性質的暗語。然而，未曾翻譯的文獻及僧侶以俗人所不懂之文字寫成的書籍，在君主的宮殿中積成那樣多的分量，以致宮殿都有被塞的危險。爲着詮釋古文，必須創起一大批文法，字彙與表格：這一類的著作佔去亞述文學的一半。

戶籍的統計，對耕地面積與其出產，牲畜每年狀況以及其他有關於稅則等所作的詳細報告，在這些書堆中也有很多的數目，牠們在宮殿中所佔的位置較宮殿中居住所佔的尤大。嗜好難懂之公文的奇癖在希臘侵略未開始之前數世紀，已蝕壞了巴比倫的國家。

## 十二 哈模拉比律

哈模拉比的律例使我們能明瞭加爾底亞的社會情形。是的，其中的刑律的確很嚴：牠還沿用「報復法」，以死刑對付平常的冒犯，以斷肢科罰特別的犯罪；以冷水的神意裁判法（Ordeal）決定有罪或無罪。然而，牠若與其他的法制（即近代的也一樣）比較，倒像是

四千年前哈模拉比律的卷首畫



人道的：四千年前，希伯來奴隸的生活較善於「南北戰爭」以前的黑奴。婦人的受保護也為今日許多國度所不及，她的獨立，



於很多的場合上，是得有保證的；她結婚時的嫁妝是她拋棄父親遺產的代價；她在作業上，與男子站在平等的地位；同樣工作，同樣工資。關於商業的犯法，此種加爾底亞的律例科罰店東重於店夥兩倍；遇有相打與損傷的時候，給手工匠的賠償高於法律許給貴族的賠償。醫生、建築師、船戶以及『未隱修女教士』等的職務都有規定。最後，哈模拉比律書中是沒有神學位置的，與幾百年以後，受到巴比倫法影響的猶太法完全不同。

這些法律在沒有頒佈之前，一定存在於風俗中，因此使我們假定該地以前早有很多定居的人民，這些人民也習用文字，即建築與航海的技術也已有重要的發展，最後，農業也已進入以組織良善之灌溉法為基礎的時期。

#### 十四 巴比倫的優勢

在這些土地肥沃的區域，從已知的「史初史」發軔的時期以來大帝國的紀元即已開始。尼布爾一個神殿有一個很古的碑銘告訴我們：『宇宙之王，睦里爾（Milil）給盧格爾（Lugal）以治理天下之權……自日出至日入，自波斯灣至火球下去休息的大海皆爲他的領土。』茫茫大海中，塞浦路斯島也成爲這浩大帝國的行省，盧格爾在這裏『權力及於一切事物，使一切民族皆生活於和平中』。我們不知道這所謂盧格爾的帝國，究竟是宗教上簡單的神話，或是真有其事，但可靠的是哈模拉比帝國之前，在耶穌紀元前第四千年的時候，即有大國的形成。尼布爾，烏爾（Ur），烏魯克，埃里杜與西伯爾諸城皆彼此隣近地成立於平原的南部，各城皆有其男身的或女身的神明。每一神明又如國王一樣離隣近一切神明而獨立；後來，文化的中心漸漸自南而北，終於在兩河水流最接近，運河最交錯的地方，找到牠鞏固的根據點。

這裏就是建造巴別（Babel）塔的場所，牠的最可倨傲的紀念物，奇妙的有

層次的波爾西巴(Borsippa)之塔即傳說中的「語言塔」當亞述(Assur)帝國誕生的時候，或差不多三十二世紀以前，早就成爲廢墟了。阿卡德語的讚美歌這樣說：『七光的神殿由最古的國王建造起來，可是他沒有豎上屋脊……暴風烈雨使建築碎爲泥阜草萊，外層的磚石也被剝蝕，巍然的大廈終於坍爲丘陵。』當尼布甲尼撒從事修理的時候，此塔倒壞的程度已更深了……修理之後，又重新傾覆，雖然牠直至今日仍留爲古代文明不可思議的佐證。

巴比倫即使失掉京都的位置，於許多世紀中，仍繼續保持着爲工商業要城的優越勢力。當軍事勢力的中心移向底格里斯河與大柴勃河會流之處的時候，美索不達米亞的中心城市仍對諸民族與諸帝王施行其吸引的權威。亞述有些君主以此爲帝國的首都，許多革命的行動——有的戰勝，有的被壓服——也往往以半神的傳說人物，納姆羅特(Nemrod)所造的雙重城爲依據。當居魯士的軍隊改變了幼發拉的河水流的方向，經過河床，如經過大路一般地進入巴比倫的

時候，該城爲一個獨立王國的京都，即侵略的波斯人也不剝奪被征服城市的重要，以牠與拍西波里斯及蘇薩平等，同爲帝國的首府。後來，亞歷山大成爲已知世界的主人時，也選這個地方爲他權力的中心與一切文明民族的會合點。實在的，不久以後，當君主駐在地移至附近新城塞琉西的時候，巴比倫已開始衰落了；可是，此種移動只有一種局部的重要，至於美索不達米亞與附近隸屬於此的一切區域的地理中心，直至今日，仍留於冲積層土地的中部，雙生河交錯的地方，「巴比倫」一名統御着全境，在象徵的觀點上，牠指一切繁盛的有數百萬人居住，同時有求知之熱望和罪惡之傳染的城市而言。

## 十五 亞述帝國

爲亞述帝國發生地的文明中心，若與美索不達米亞本部的中心比較，幾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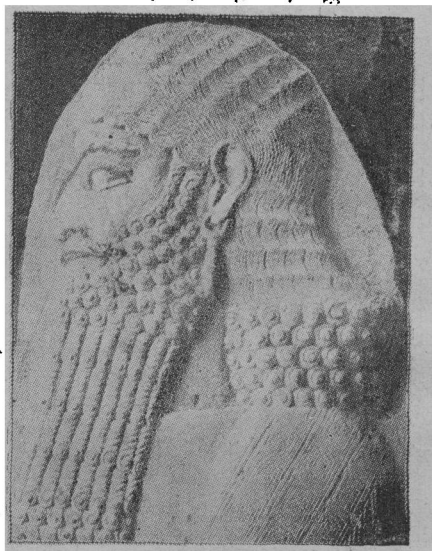
完全沒有特出的性質，因為牠的文字，工業，藝術與科學，一切都從南方輸入。惟其君主制的權力組織得那樣可怕，以致亞述的「薩爾」(Sarr)●成爲專制王權的特著代表，降自四圍谿谷的山居部落一遇可乘的機會，即準備去作劫掠的勾當；匪羣的首領於此容易找到很多殺人的兇徒，跟他去遠略；君主也能於此徵集大批無恥的傭兵，因爲這裏有的是壯健的男子。亞述諸王就以這些分子組成殘酷的，預備去殺人放火的軍隊。並且，一個軍閥在這尼尼微的區域，不但有四周每一山谷所供給的肉與骨的戰料，而且能運用一切來自南方的科學與工業的富源；不論怎樣，亞述人對於來自加爾底亞的發現的寶庫似乎沒有多大的增補。

亞述諸王的建築除戰爭的追求或滿足他們個人的虛榮外，別無目的；至於科學與宗教的企圖只佔極小的部分。普拉斯與西比埃(Chirpiaz)所重擬的薩爾

蘇第二(Sargon II)的宮殿圖樣指出當時人民所完成的工程大得不可思議，他們真替他們的主人建造城市似的宮殿，牠的內部足容許多軍隊與臣僕，牠如亞述其他的宮殿一樣，簡直是極大的堡壘。平台的寬廣，階梯的壯麗，門戶的尊嚴，城樓的高險都能使外面的人對於這些宮殿中的無上住戶，生起神聖的，雜着恐怖敬仰，另外，守住進口的雕像，其形狀的可怕，更增此種印象的深度。爲雕塑這些可怖的怪物，亞述的藝術家有附近山上的白雲石(Albâtres)與玄武石(Basaltes)爲材料，他們因此使他們的作品，卽在被戰爭推倒或被時間化灰的無限大的磚堆中，也有永續的保障。亞述宮殿的藝術家與裝飾家且有經久的顏料，供給他們畫圖，在考古學家沒有搜掘尼尼微的土地之前，人們都以爲鉛鹽與銅鹽(plomb et de cuivre)是新近的發現品。

十六 亞述 加拉克 尼尼微

亞述帝國的中心大概由自然指定，正在下流大船須停止航行，上流木筏須卸去貨物與分析木材的地方。楔形字的碑銘指出另一較古的城市的存在，這就是亞述 (Assur ou Achour)，在底格里斯河右岸，該河與大柴勃河會流之處的下游。這個城市，當波斯民族進入歷史的時期，幾乎完全被人忘掉了；牠大概是亞西利亞 (即亞述) 境內巴比倫文化最初的中心，後來以牠之名為名的國家以牠為首都。再後，貿易的中心纔向稍北的地點，即底格里斯河與大柴勃河的「半島」中移動。這裏即帝國第二都城加拉克 (Kalach) 城所在地，加拉克的建造如兩河大部的廢墟一樣，皆被傳說歸功於納姆羅特 (Nimrud ou Nemrod)，但薩爾馬那柴爾 (Salmassar) 與亞述 辦尼泊却是牠最著名的主人。加拉克衰落之後，牠的位置漸漸由尼尼微奪去，尼尼微的遺址即在近代的摩蘇爾城對面；然而，每一君主因欲保持自己的神聖，都愛建造真正屬於自己的住所，故距我們二十六世紀以前，薩爾恭第二於稍北二十公里之處，建築他的奇異的宮殿，杜爾·薩盧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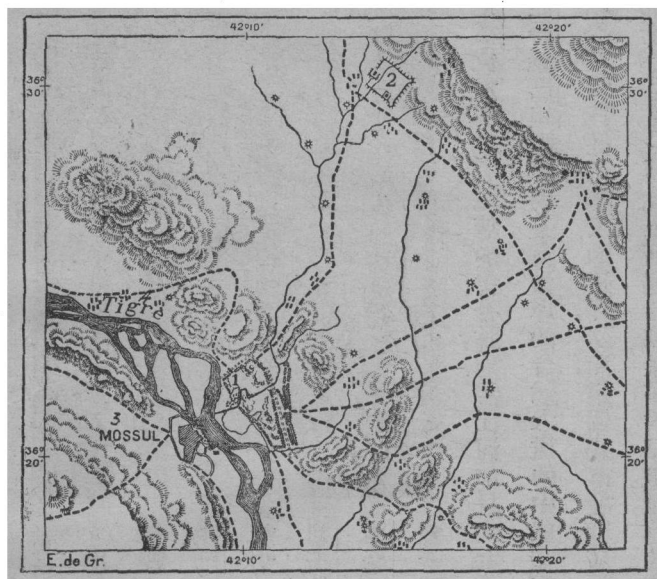


(Dur-Charrukin) 一名令人回想到創造者的名字；比較常用的名稱是可爾撒巴 (Khorsabad) 起源於十二世紀以後，波斯的朔斯拉夫 (Chosra v) 王朝。西拏基立纔恢復尼尼微為帝國的中心。

尼尼微位於兩重要流域的會合點，地當江河卸貨的場所，且居亞歷山大勒達灣至亞得羅巴坦高野，與裏海沿岸的自然大道的中部，在商業上極易成爲市場與商品過站，因此獲得極大的重要；然而，這個城市廢墟所佔的面積確不足以包容約那斯 (Jonas) 傳說上所述的那樣多的羣衆。亞述的京都雖然是工商業



地圖十三 尼尼微與可爾撒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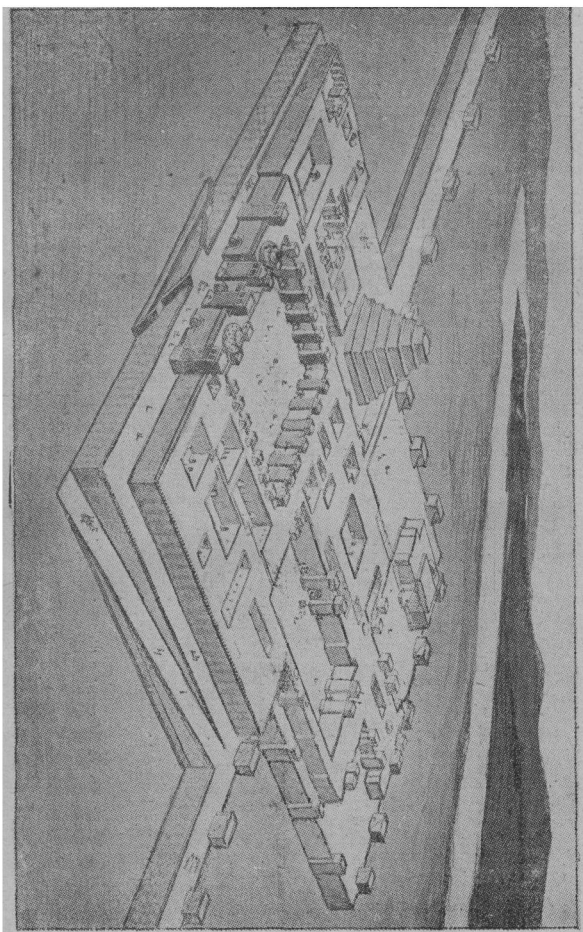


1. 尼尼微；土耳其人名城牆西北小崗為枯永悽克 (Kujundchik) 上面有西孛基立 (Sennacherib) 宮殿的墟址。
2. 杜爾薩盧金 (Dur-Charrukin) 或可爾撒巴 (Khorsabad) 薩爾恭宮殿
3. 摩蘇爾
4. 底格里斯河

繁盛之區，但牠的帝王却特別使牠成爲『獅的巢穴，好殺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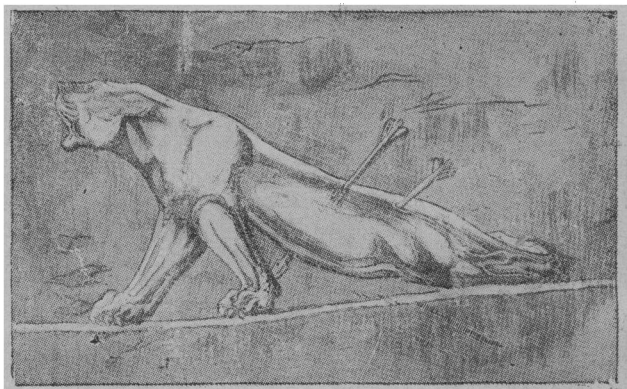
北方的主人不是如南方最初諸王——例如『父親般的奧爾克汗（Pere Orkham）——一樣是和平良善的人物，特別『爲其臣民的幸福而深究江河的底蘊；』他們自誇是可怕的，殘忍的，他們的神厄爾伊龍（El-Ilon）意義卽「強者」或「使人恐怖者」；他們以單純的倨傲，很安心地如盡義務似的敘述他們的殘暴；另外，他們所敬的神又與他們那樣相似，以致人們可以否認他們有宗教的存在；他們不建神殿；他們的住所卽是真正的神殿，他們對神的讚頌詞並不是以衆人所不懂之語言，與音樂之神祕吟誦的遠古殘遺品，而是非常明晰的宣示：『我以衝擊取得許多城市——西拏基立喊道——我使牠們成爲灰堆……我掃除該地如掃除灰塵一樣，我使牠們變爲荒漠。』所謂「戴勞爾圓管」（Cylindre de Talor）的古蹟對我們又怎樣說呢？『我的戰車壓斃人類與牲畜，研碎敵人的身體。我以截去兩端的屍堆豎立戰利紀念物。』亞述辦尼泊也慶祝他的欣悅的兇暴：

薩爾恭第二宮殿的重擬圖



根據普拉斯 (Place) 的著作

## 獅 母 的 傷 受



影浮的克樓永枯 (Kujundelik) 的

「他活時落在我的手中，我即令人活活地剝去他的皮。我令人挖去他的兒子的眼睛，我並不把他投給狗吃，我把他塞在尼尼微太陽門的牆內。」然而這些偉業仍不足以壓亞述侍奉者的慾望；另外，還要戰敗的帝王駕車，要他們在「偉大之神」的祭台前，拖引他們，藉以感謝神的降福。「薩爾」的瘋狂行爲甚至及於死人：「我取去他們的骸骨——亞述辦尼泊說到以欄諸王時這樣說，——我要他們的幽靈不安，我除

去他們的祭酒，』並要禁錮於尼尼微鐵籠中的失敗帝王去焚燬他們祖先的骸骨，以博無知者的歡心。

我們要自問，亞述藝術家對於垂死生物的表現，有公認的特長，是否應歸功於流血的習慣，尼尼微藝術的傑作是受傷的母獅，其身體的後部雖然癱敗與直硬地拖在地上，而其前足與口却仍在抵抗。

尼尼微畢竟逃不了淒涼的日子；第一次被米底亞人圍住，因塞種人的大侵入而得救，可是，以先受他壓迫的舊敵此時已重露頭角；巴比倫已恢復其獨立的地位，牠的國王與米底亞人同盟；二千五百三十六年前，尼尼微畢竟失敗於他們聯合的力量之下，「獅的巢穴」終於完全被毀壞了。被毀壞之後，人們幾乎即刻忘掉牠；二百年後，經過其廢墟附近的色諾芬，雖然說到發生於城牆巨大遺址與金字塔中間的拉里撒 (Larissa) 與美斯比拉 (Mespila) 諸城，却沒有提及牠的名字；尼尼微廢墟的一個丘陵竟被人指為薩爾達那泊爾 (Sardanapal) 的墳墓。

## 十七 古代文明的殘跡

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的河的這些區域，昔時那樣繁盛，牠們的歷史被埋於地中，爲後人所不知，今日終於從地中復活起來。到搜掘遺物的時候，人們纔見到古代諸神的莊嚴形像，顯露出來。磚的廢墟替我們保存着數千有文字的泥版，使近代的考據家能從其中慢慢地詮釋古代的神話，發現已沒的文字的歷史與我們的科學的起源。然而，宮殿貴重的內容雖然依舊存在，但遮護牠們的建築則已毀壞了。這些以生磚或熟磚構成的大廈，不論其容積如何廣大，終於不能如埃及以大石砌成的紀念物一樣，賦有永續的性質；牠們終於如比爾納姆羅特（Birs Nimrud）小丘●與無數散佈於巴比倫尼亞與蘇西亞納平原上的「貝爾」（Bell）一樣，倒坍而堆成小山；所賸下的只少許建築的零星；亞述連續的京都，與較古

的阿卡地亞 (Akkadie) 諸城市只是簡單的灰色土的低崗罷了；時間在戰爭與火災之後，很容易地消滅了牠們的存在。

連續於三千年中，先爲以欄首都，次爲阿克米尼朝京城的新舊兩蘇薩只有容積很小的物件，如硬石碗，青銅碗，塗釉的藍、白、綠、黃諸色的陶器，印字的磚等留給我們；但是大火與倒塌時所積成的熟土堆那樣高大，單一「衛城」 (Acropole) 還是三丘中最小的一個——卽已形成二十五公尺高的小山，據德·毛爾根計算的結果，牠的立方體爲一百五十萬公尺，牠的容積略小於齊才 (Gisch) 的大金字塔。

● 卽巴別塔遺址，——譯者。

● 意卽丘陵，——譯者。

● 卽阿卡德人的國土，——譯者。

可是，人類的意想總不願承認生命的終止。住過幾百萬人口的大城市以他們看來，好像時常是活的，即無活人，幽魂與精靈也未始不可為居民。我們之所以尊重今日已成荒漠而昔時為無數人足所踏過的土地就是這個道理呀！許多昔時為成羣結隊的移民所趨向的城市現在都已變成墳場，只有死屍現在還繼續着昔時活人的道路。以前，當巴比倫初生的時候，牠的先輩「書籍之城」烏魯克早已被認為墳墓的聖地，此種光榮後來仍為此城所有。古城舊址的四圍都為向遠處擴展的墳墓所佔。古時幼發拉的河上流的人民將他們的屍體擲於幼發拉的河的聖水中，待屍體浮至烏魯克的時候，虔敬鬼神的人們纔將牠們從水中撈起，安葬於神聖的土地中：這正如我們中古時代的情形一樣，那時，人們也把死者丟在倫尼河中，讓牠浮至亞爾人（Arléniens）的網中，然後被埋於亞利斯剛普（Aliscamps）或「死者樂園」（Champs-Élysées）或最後安息地的附近。如烏魯克的例子一樣，美索不達米亞不知有多少保有神聖紀念的城市變成墳園，因此而為今



日回教徒世界所崇拜的參禮  
之地呀！

